

德·席勒著

華倫斯太

郭沫若譯



九·五〇元
三三三三三

康 文 界 世

太 斯 倫 華

譯 若 沫 郭 著 勒 席 · 德



店 書 活 生

華倫斯太

WALLENSTEIN

版權所有·三十六年四月勝利後第一版·(102) S. 0001-1500

著者 F. Schiller

譯者 郭沫若

發行人 徐伯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發行所 生活書店
重慶·星加坡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 費運郵加酌準外★角伍圓玖幣國假定本基·



席 勒 像

Friedrich von Schiller

(A. Graff 作)

目次

- 第一部 華倫斯太之陣營……………一
- 第二部 皮柯樂米尼父子……………三九
- 第三部 華倫斯太之死……………一〇五
- * 譯完了華倫斯太之後……………二一五

序 曲

一七九八年十月於隈馬劇場再開時所表白。

諧謔而莊嚴的優孟衣冠，
諸公愛假以如意的耳和眼，
愛授以愷悌和易的性靈，
又從新把我們聚集此間。
看呵！此堂的輪奐重新，
藝術飾之成肅爽的廟宇，
更有和諧而崇高的精神，
從這華貴的柱列間傳語，
使我們的心地感覺莊矜。

但這依然是往日的舞台，
數多年少的力量之搖籃，
數多日新的材能之馳道。

我們也依然是舊人，曾以熱情和摯意在當場獻伎。有一高超的大師曾此登台，發揮其創造的天才，在其藝術的極致中使人陶醉。呵！願這座重新輪奐，把超等的名優導引了來，使我們多年所懷的祈願，能够實現到充分的美滿，產出偉大的典型喚起追隨，對於批評給以更高的軌範。就這樣讓這圓場，這新的梨園，爲完成了的才能作爲左券。在這兒有精粹的觀客滿場，對於藝術之魅力異常敏感，以敏捷的心把握着神髓，於其最最縹緲的表現之間，除此外尙有何處更好用武。

● 此指十八世紀的名優伊其朋德 (Inhard)，1796年與1798年曾出演於隈島劇場云。

更好使往日的令譽重見新鮮？

雕刻刀之造像，詩人之辭令，
雖過千秋萬紀也依然如生，
而優孟登場，這靈妙的演技，
却於一瞬之間便縵無蹤影。
在這兒妙技隨演員而長逝，
俄頃的迅速的創造消失得
如耳鼓中所輟滅了的聲響，
而其令聞也毫無持續之方。
這演技是難，而其報酬易散，
對於演技者後世不贈以花環；
因此他必須顧惜着他的目前，
他所有的這一瞬間要毫不虛費，
他必須把並世的人堅牢地把握，
要在至高與至善者的心境中
建築起一座有生命的紀念碑——
那樣他便保障了他的聲名之不墜。
因為凡於當代盡了至善的人，
他是千秋不滅而萬古常新。

它列雅●的藝術在本場今日開演，
這個新的紀元也要使詩人勇敢，
拋棄了舊有的陳套，把諸位觀客
從那市井生活的狹隘的塵寰
引來領略着更加崇高的狀觀。
我們努力着在此呈獻着技能，
和這時會之高華的一瞬相趁。
因為只有偉大的現實纔能够
掀翻得人性之深部澈底連根；
在狹隘的環境中使精神狹隘，
人要有更大的目的纔能大成。

目前在這嚴重的世紀之末葉，
在這兒連實事也成爲了創造，
在這兒我們明白地親眼看見
更強力的男子們在爭一個錦標，●

● Thalia, 司戲劇的女神, 繆士女神之一。

● 指法蘭西大革命。

在爲着人類之偉大的問題，
在爲着支配與自由之能得到——
今日的藝術在她的幻境舞台
也要嘗試更高的飛翔，而且必要，
不然，她會落得人生的舞台見笑。

我們在這些時日間親眼看來，
那古來的堅牢的形式是在崩壞，
那形式曾給予了歐羅巴的諸國，
以一百五十年間的歡娛的和平，
是多難的卅年戰爭之高價的結果。
詩人的幻想要把那暗淡時代
爲當座的諸公重新帶來，
在目前我們要痛定思痛，
在未來要見到希望的花開。

我們的詩人如今要把諸位安放
在那戰役之中。荒廢，奪掠，
悲慘之十六年已經經過，
世界在淒涼的民衆中依然擾攘，

平和之希望沒現出絲毫的微光。
全國都是悲笳刁斗的戰場，
都市蕭條，城堡化為灰燼，
職業和工藝區域掃地無存，
人民無事可爲，萬般只有武弁，
沒忌憚的厚顏無恥嘲笑義廉，
無賴之徒屯集在駐兵之地，
於長久的爭戰中已荒謬得滔天。

在這暗淡的時代背境上描畫着
一件有勇無謀的暴舉，

和一位旁若無人的武人。

你們是知道他的——這點起狼煙者，
這戰陣之神，這國士之鞭荆，
這位皇帝之干城而又其憂忠，
這位幸運之冒險的兒子，
他乘着風雲之際會而抬頭，
迅速地登上了榮譽之最高的階級，
而不知滿足地得隴望蜀，
終竟成爲了難馴的野望之犧牲。

爲黨派之愛憎所淆亂着
他的性格在歷史上苦無定準；
但現在藝術要在諸公之眼前，
也要在諸公之心上，把他活現。
因爲藝術是裁成一切的，
任何絕端她都返之自然，
她是在世運之強迫中看人，
她把他的罪惡之一大半
歸之於不幸的星躔。

今天在本舞台上將要出現的，
也並不是他。但在他的命令所駕御，
他的精神所貫注的，勇猛的軍勢中，
他的面影將要與諸公相遇，
直到慎重的詩神不再躊躇
要把他活現在諸公的眼前；
因爲把他迷惘了的是他的武力，
他的陣營正好闡明他的罪愆。

因此要請寬恕詩人，縱使他

不會火速地一步昇天，

把這大題材只於一聯的畫卷
展開來供諸諸公的賞鑒。

今日的演劇要得到諸公的心
和耳，爲這未曾慣習的調音，
它將要把你們引回那個時代，
引到那座異樣的戰爭的舞台，
我們的主人公將以其行狀
瞬即把那舞台充滿起來。

假如今日的詩神繆士●

舞蹈與唱歌之自由的女神，

又要謙沖地主張她的

舊時德意志的權利韻文——

請諸公別要加以責懲！

實則多謝吧，她把模糊的事影

● Muse 希臘神話中職司藝術、文學、科學之女神，共九人。此處所指者 Clio (司敘事詩) Euterpe (司音樂) Melpomene (司悲

劇) Terpsichore (司舞蹈) 諸神。

申演進藝術之歡娛的樂邦，
把自己所造成的虛幻又適當地
自行破除，而不肯換柱改椽——
欺瞞地讓真實被其虛影換上；
人生是嚴肅，藝術是瀟爽。

人物

排長

號手

砲手

迭爾次克的銃騎兵聯隊所屬

狙擊兵數人

霍爾克軍的獵騎兵二人

布屈勒軍的龍騎兵

枝銃兵數人 梯芬巴赫聯隊所屬

鎧騎兵 華龍

鎧騎兵 隆巴德

聯隊所屬

克羅斯特兵數人

槍騎兵數人

新兵

市民

農民

農童

克普欣派的牧師

隊上教師

酒店主婦、

女酒保、

隊上青年數人、

吹荷波（木笛）者數人、

在培門國皮爾仁市外。

第一場

酒店的天幕，在其前有雜貨店與古物店。各種服色和徽章的兵士們簇擁着，食桌都是坐滿了的。克羅亞特兵與槍騎兵各數人圍着炭火烤食物，主婦送着酒，隊上青年數人在一隻軍鼓上擲骰子，天幕中有人唱歌。

農民一人及其子登場。

農童 爹爹，那會弄糟糕的啦，我們不要去惹那些丘八老。他們是難纏的家伙啦；他們要不傷害我們才好。

農夫 什麼呵！他們總不會把我們吃了，就算他們要稍稍動點武。你不曉得嗎？有新來的人在裏面混着，是才從熱爾河與埋茵河來的，帶了捕獲品來，都是頂頂稀奇的東道！我們只要弄得狡猾一點，那便是我們的了。別人家殺死了的一位隊長，他給我留下了一對滿好的骰子。這東西我今天要嘗試一下，看它們還有沒往常的利市。你呢總要裝得個怪可憐的樣子，那他們於你是會滿愜意而隨便來些。他們是高興慷慨而樂得褒獎，有錢到手便揮霍如流。他們取我們的用升，我們取還時是用斗。他們假如亂來要用劍斫，那我們就要高興一點給他們一躲閃。

（天幕中有歌聲和笑聲）

隔得真是受人受！東西都是從我們老百姓身上取來，這一羣人在我們的屋子和馬房裏已經鬧了八個月之久，周圍鄰近的四鄉四野，都再找不着一隻飛禽，一條走獸，我們是餓殍得來要咬自己的骨頭。就是撒克遜人稱霸的時代，都沒有過這樣的慘苦。

媽的，這還是皇家的隊伍！

農童 爹爹，廚房裏有兩三個人走來，好像也沒有多的東西。

農民 都是些老鄉，到地的培門拐子，迭爾次克的銃騎兵聯隊，在這兒已經劊了很久的日子。最壞的要算是裝模做樣，挺起一個胸膛，和我們老百姓也像要來對飲一樣。但是那邊我看見有三位狙擊兵，在左手圍着炭火坐着，那看來是鉄羅爾人。奄默里，宵！你來！我們去張羅他們一下，都是些愛講話的樂天家，穿着既漂亮而且也有幾個大。

（走向天幕去。）

第二場

前人。排長。號手。槍騎兵。

號手 種莊稼的人到這兒做麼者？髒頭髒腦的，滾開！

農民 慷慨的副爺，給點飲食來！今天我們還沒見過熱食。

號手 什麼，總是要吃要喝？

槍騎兵（舉起一杯酒） 還沒吃早飯嗎？你這亡八蛋！

（把農夫引向天幕去；餘二人走向前方來。）

排長（對着號手） 你覺得怎樣，今天會毫無理由地給了我們雙餉，只是讓我們在這兒鬧嚷？

號手 今天公爵夫人到了，帶着小姐同來。

排長 那只是表面上的藉口。從別的地方集中到皮爾仁的軍隊，我們立刻要用好酒和好菜來籠牢，那樣他們便立地滿足起來，緊緊地和我們聯在一道。

號手 那樣說來，又在頑什麼圈套！

排長 各位將軍和各位的指揮官——

號手 我覺得，這事情是決不通沉。

排長 那樣密實地聚集在這兒——

號手 不會是專門來鬧頑意。

排長 而且又開祕密會，來往也很頻繁——

號手 是呀！是呀！

排長 還有從維也納來的那位老髮鬚，昨天來便在這兒徘徊，帶着恩賜的金鎖鍊搖擺，我敢打賭，他這來一定是有什麼意義。

號手 那家伙是須得注意，他總是在嗅着我們的爵爺。

排長 你懂到了嗎？他們是不相信我們的符理都朗德^①的行家面孔，他們害怕。他在他們看來是墮得太高，總要想方設法把他降下。

號手 然而我們是維護着我們的爵爺，我們一般人都是，猶如我和你！

排長 我們的一聯隊和其他的四聯隊，爵爺的弟弟迭爾次克所領帶，是我們的隊伍裏面的決死隊，都是崇拜着爵爺而心悅誠服，他把我們親手提拔了起來，全體的幹部都是他的心腹，我們都是捨命捐軀，赴湯蹈火而不辭。

第三場

① 指軍事顧問官李士登普，見第二幕。

② 華倫斯太的姓氏。

克羅亞特兵，帶着頸飾。狙擊兵跟着。餘人同前。

狙擊兵 克羅亞特，那頸飾你是從那兒偷來的？你把來給我吧，你拿着是沒中用的。我把一對手鎗來和你掉換。

克羅亞特 不幹，不幹！你這家伙要騙我啦，狙擊老板。

狙擊兵 囉！我再給你這頂藍帽子，這是剛才抽籤才得到的。你不懂嗎？這是最上等的貨色。

克羅亞特（把頸練在日光裏玩弄） 但這是真珠而且寶貝的石榴石。你看啦，在太陽光裏閃出了這毫光萬道！

狙擊兵（把頸練接過手來） 我連這水罐也把給你吧（看着頸練）這在我只是取其好看吧了。

號手 看吧，在和克羅亞特弄手法利益均沾啦，狙擊老板，我要保守着沉默。

克羅亞特（把帽子戴上） 你這帽子我高興。

狙擊兵（向號手使眼色） 我們實物成交這兩位都是我們的見證。

第四場

前人。砲手。

砲手（走向排長） 怎的啦，老兄？敵人在陣地忙着調遣，我們要懷着手等到那天？

排長 你那樣着急嗎？砲手老板目前的情形還不好就幹。

砲手 我倒沒什麼。我坐在這兒多悠閑；只是有飛急火報來了，報着雷根斯堡已經被攻陷。

號手 哦，是那樣說，我們快要出馬。

排長 滿像啦！我們出馬去替巴威侯保障國家替那和我們的爵爺太不講交誼的他？我們倒還不會熱得那樣發瘋。

● 克羅亞特是無訓練而好掠奪的兵。

● 背叛帝室的佩馬侯 Bernhard 攻陷了巴威的雷根徐堡。

砲手 你那樣說——萬事你都是精通。

第五場

前人獵騎兵二人。其次酒店主婦，隊上青年，教師，女酒保。

獵騎兵甲 囉囉！那兒有一批好朋友。

號手 那綠褂子是什麼？來得真是好身手。

排長 那是霍爾克的獵騎兵；那套銀鑲滾，不是買自萊普奇邪的年市。

主婦（送酒出） 各位副爺駕到，恭喜恭喜！

獵騎兵甲 哦，哈東西呵哈，布拉惹威慈的孤斯特爾。

主婦 是啦，副爺，你一點也不錯，你不是伊澤荷的長幹子比得麼？把你老爹的家財和着我們隊伍上的弟兄，在葛呂克市上——

夜便蕩得精光——

獵騎兵甲 於是乎筆桿才換成了錢銃。

主婦 唉！我們本來是老冤家！

獵騎兵甲 在這兒堵門地方相逢。

主婦 老表，你今日東來明日西——就像一個戰爭的猛浪從這兒又蕩到那兒；我自從那時起也在四處漂流渡世。

獵騎兵甲 你這話倒還可信！那是合乎人情。

主婦 我跟着轎重車趕到過迭美斯瓦，我是跟追着的曼斯費德軍。在胥屈拉葺德附近我們和符理都朗德一道宿營，在那兒我把錢用得一個乾淨。其後跟着援兵到了曼圖亞，又隨着費里亞軍從那兒出來，跟着西班牙的一聯隊，我又竄到了耿特。現在我

● 主婦的姓名。

在這培門想來嘗試一回，想來了結我舊時的冤債——看我們的爵爺可不給我些金錢的恩惠。那邊便是我所開設的酒廠店。

獵騎兵甲 哦，大家都集在你的跟前。但是你往年拖着漂泊的那位蘇格蘭人，你把他安在什麼地方去了？

主婦 那亡八羔子！他把我騙得真好。他已經老早滾掉。凡我粉身碎骨地節省下來的東西，他都一股腦捲帶而逃。除掉一個頑皮小把戲，什麼也沒有留下。

隊上少年（跑着竄來） 媽！你在講我的爸爸？

獵騎兵甲 好的，好的！這孩子應該由皇帝撫育，軍隊反正是要人補足。

隊上教師（上） 上學去啦！前進，孩子們！

獵騎兵甲 那孩子很想逃學！

女酒保（上） 老板娘，他們要走了。

主婦 就來！就來！

獵騎兵甲 喂，那位小妮子是誰？

主婦 是我姐姐的女兒——生在皇帝的御領地。

獵騎兵甲 那嗎，也就是好乖乖的姪女兒？

（主婦下。）

獵騎兵乙（捉着那姑娘） 好乖乖，你來給我們甘在一塊。

女酒保 那邊還有客人，人手不够分開。（脫身下。）

獵騎兵甲 那個小姑娘倒是好行貨！還有那位太孃媽的！旅上的副爺們把那小乖乖一定纏得囉唆——誰個會不嘗盡辛酸，光陰快得似箭。——我今後也定會折磨萬遍（對着排長與號手）兩位副爺，我祝你們的康健——讓我在這兒鏢一個邊。

獵騎兵。排長。號手。

排長 多謝你。滿腔的高興。我們該讓席。在這培門歡迎。

獵騎兵甲 兩位在這兒是熟手。我們在敵人的土地上，在這期間真是受够了艱難。

號手 在外表上看不出啦，你們滿漂亮。

排長 對了，對了，在熱爾地方，在買森附近，你們的風聲有點不大好聽。

獵騎兵乙 請閉着你的尊牙！那兒來那樣的話？克羅亞特幹得真是拔萃，替我們只是剩下些落穗。

號手 袖子上的鑲邊滿瀟灑，褲子也真合式！襯衫又別緻，羽帽又當時！萬般都很利市！運氣只和年青人碰頭，那樣的好處我們是一回也沒有。

排長 然而我們是屬於符理都朗德旅，別人總尊敬我們，把我們看得起。

獵騎兵甲 你那樣顯示你們的威光，其實我們也和你們的名聲一樣。

排長 是啦，你們也是屬於整個的聯軍。

獵騎兵甲 你們看來總像有些身分？你們穿的軍裝完全兩樣，我真是也想拿來穿上。

排長 獵騎老板，我却替你過意不了，你們在外邊只是和鄉下老一道；有品格的氣度和有禮節的辭令，是只有在大將的麾下才能學好。

獵騎兵甲 那樣的學習於你反是糟糕。他怎樣咯嗽，怎樣吐痰，你是學得滿像；但他的天才，我是說他的精神，不能出現在模倣之上。

獵騎兵乙 說那裏話！噌們的事情請你去打聽打聽，噌們是符理都朗德的急先鋒，對於這聲名沒鬧過一次的污損——噌們在敵軍的和友軍的地皮上縱橫，在青嫩的苗田，在金黃的麥地，馳騁——霍爾克的獵騎喇叭你該早已聞名——在一瞬之間忽往忽來，和諾哇的大洪水一樣飛快——噌們就像黑夜中的火花一闖進都還在睡覺的人家——擋也沒人敢擋，逃也沒人能逃，秩序和廉恥一股腦給他媽拉倒——有什麼客氣——打仗不講慈悲——姑娘在噌們脈絡稜稜的手腕裏——你打聽下

子啦。俺並沒吹牛皮；在拜樂衣特，在沃格特蘭，在韋斯特發倫，那些地方我們只是通過一陣——百年，兩百年之後，父傳子，子傳孫，都還在傳說着霍爾克大帥和他的大兵。

排長 你公然那樣的吹，難道造成軍隊的，是縱橫和搗鬼？軍人的精神是要有良心，有規律，有理解，有意識，有仔細的觀察。

獵騎兵甲 你真是酸不溜鳩，軍人的精神呵是自由！我不便同你鬧謔——我拋棄了課本和學堂，難道跑到這陣營裏來，又是課堂宣講，對着粉板和土牆——我要活得隨便而舒暢，天天都像在過新年，我只圖眼前的快活，不管過去，也不管明天——我替我們皇上捐軀，就為的是不想再有憂慮。你儘管把我拉進火裏，把我拉過那又急又深的萊茵，三個人有一個要在裏面丟命，我也不躊躇，不遲頓——然而此外的事情，要請原諒一下，沒再讓我操心。

排長 唔，唔，以外的你就不操心。那且收藏着暫時不問。

獵騎兵甲 在那瑞典的，叫人要命的古斯它甫麾下，真是受了沒大的煎熬！他把營盤弄成了教堂，一大清早便要做祈禱，起床的刁斗便是法號。有好些回我們只要略略開心，他便騎在馬上向着我們說教。

排長 對啦，那真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大將。

獵騎兵甲 娘兒們，他是不肯鬆放，他一定要把她們拉進教堂。因此我才逃走了出來，那是不能夠再行忍耐。

排長 現今好像也變了那邊的情形。

獵騎兵 因此我就去參加了里迦的舊教軍，他們剛好要圍攻馬格德堡。唉，在那兒是完全不同，萬般都是豪爽，派道，嗑酒，賭錢，姑娘們真是不少，真的，萬事真是開心，因為迭理殿下知道擺佈，他很高明。他自己是持身謹嚴，而對於兵士却很隨便，只要不是叫他出錢，他的格言是各討方便。但是運氣在他不是常有——自從萊普奇那的災難以後，便隨處都不再運頭。弄得萬事都不順手；我們一跑去找他，有所請求，他不肯見面，閉門不受。我們不得已也竄過好些地方，但舊時的威風已經沒有影響。——因此我們便從撒克遜軍領到餉銀，打算着我們到那兒去走運。

排長 對啦，你們真的走了運，得以分到屠門的捕品。

獵騎兵甲 事情沒有弄成。那兒要守嚴格的軍紀，不可取着敵人的行徑，皇上的城池須得保衛，要講許多禮儀和節文，說到戰火。

簡直就同兒戲，幹一件事總是二意三心，誰也不想得罪別人，一句話歸總，在那兒是得不到名聲，假如在那時符理都朗德沒有在四街招兵買馬，我會一定耐不慣，跑回家去講起我的生意經。

排長 你在這兒又打算支持得好久？

獵騎兵甲 洛講笑話啦！只要他在支配着的時候，我是絕對不想走。還有那兒更把我們兵士看得起呢？——這兒萬事都照着戰爭的規矩，萬事都來得豪爽。全軍中活着的精神，連最下級的騎兵都強烈地引導着，就和疾風一樣。在這兒我揚揚地踏着大步，勇敢地在全市頭上踏走，就像我們的大將踏着諸侯的頭。在這兒並和古代不差，凡事全憑武藝說話；在這兒只有取巧地違反命令，才是唯一的罪行不在禁例的都可以幹；你信什麼教，誰也不管。在這兒一般地就只有兩樣東西：是本軍，還是敵人；我只對於軍旗負着責任。

排長 獵騎老板，你真使我高興！你的話頗有符理都朗德的騎士口吻。

獵騎兵甲 他在指揮而司令。但不像一個官僚，不像皇帝所安置的權臣忠君不是他的職分，他幾曾為皇帝經營？他帶領着他的大兵，幾曾為國家盡過保護的責任？他是要建立一個武人王國，向世界放火焚燒，萬事都旁若無人。

號手 靜，誰個敢吐這樣的言論！

獵騎兵甲 我心裏想甚，便可說甚。言論是自由，這是將軍的教訓。

排長 他曾那樣說過，我大約聽過兩三遍，我是站在旁邊。『言論是自由，行動是沉默，服從是瞎眼，』這的確是他的名言。

獵騎兵甲 是否真是他的話，我不得而知；不過事實正和他的話頭一致。

獵騎兵乙 他的威風是永不會倒塌，不像別人一樣時刻便明日黃花。迷理殿下已經喪失了威名，但在符理都朗德的麾下却是百戰百勝。他把戰運細綁着了，戰運只好聽從他的命令。凡是在他的旗幟之下打仗的人，是有特殊的威力幫襯。因為全世界的入都是知道，符理都朗德是從地獄裏把魔王請來了。

排長 對啦，他是銅筋鐵骨，那一點也不錯，因為在呂村的血戰上，他在槍林砲雨中馳騁，異常的鎮靜。他的帽子被鎗彈打穿了一個洞，馬靴和胸衣也被彈子打穿，彈痕是斑斑可見；但他連皮子都沒有擦傷，因為有魔膏護在他的皮上。

獵騎兵甲 你要那樣說得神乎其神！他穿的是藥皮胸衣，那東西槍彈打不進。
排長 不是的，那是仙草的脂膏，是唱着咒文煎好。

號手 那總有點異乎常道！

排長 聽人說他也通曉天文，能知未來的吉凶遠近；但我更明白，那是怎樣的情形。有一個灰色的矮人每在子夜時分，愛通過上了鎖的門戶向他走去，門衛每每問他的口令，只要這灰色的矮人一出現，總得有什麼重大的事情。

獵騎兵乙 總之，他已經委身於惡魔，因而嚼們的生活也就很好過。

第七場

前人。新兵一人。市民一人。龍騎兵。

新兵（由天幕中出，頭上戴盔，手持酒瓶） 致意父親，並致意伯叔爸爸！我已經當了軍人，以後永不回家。

獵騎兵甲 看呀，那兒帶來了一位新鬼！

市民 哦，佛朗慈，你要三思！你將來會失悔。

新兵（唱） 戰鼓與軍號

威風的響！

徘徊而闊步

踏破四方。

烈馬在響，

有桓其曲，

長劍在吾腰，

向遠方馳逐，

矯健而輕飄

自由如鳥

在叢林灌木，

在碧落天郊！

豪哉，我在符理都將軍旗下！

獵騎兵乙 看啦，那是一位勇敢的家伙（向新兵致禮）

市民 哦，沒關照他是良民的小哥。

獵騎兵甲 咱們倒也並不是乞丐。

市民 我說的啦，他是有些資財。請你們摩一下他那褂子上的上等衣料。

號手 皇上的號衣便是最上等的招牌。

市民 他是承繼着一家小的帽子廠。

獵騎兵乙 一個人的主張，那便是他的紅運。

市民 從祖母他可有小舖面的繼承。

獵騎兵甲 呸，誰個替你賣燈草心！

市民 而且由他的乾爹又可得一家酒店，酒窖裏有葡萄酒二十大罈。

號手 那他好拿來同伙伴均分。

獵騎兵乙 喂，弟兄，咱們還是進天幕去痛飲。

市民 他丟下他的未婚妻坐在家裏流淚悲傷。

獵騎兵甲 正好，要那樣才足見鐵石心腸。

市民 祖母也痛心得快丟命。

獵騎兵乙 那更好，遺產立刻就可承當。

排長（裝模做樣地走到新兵面前，以手置其盔上）小老板，你當然是自有酌量。你是從新變了一個人，這頂鐵盔和這柄寶劍使你結交了我們豪傑一羣。現在須得有高貴的精神向你輸入——

獵騎兵甲 特別是金錢不可節省。

排長 你是開始搭上了司運女神之船，世界展開在你的面前，凡是沒有勇氣的人，他便沒有希望。市井的生活，遲鈍而骯髒，就像染房的驢子只是繞着染缸。軍人是萬般的根本，因為人世的救濟目前專賴戰爭。你看我啦，我穿着這軍裝，要知道我就是皇上的司令長。全世界的統制，你定然明白，都須得從這司令長出發。皇帝手中的王笏，其實也不過是一條棒，誰個把它先帶到集團，那他便站在達到最高權力的階梯之上，就是你也可以幹到這步田地。

獵騎兵甲 不過你只要曉得讀書和識字。

排長 我現在立刻向你舉一個例，我是才不久得之自己的經歷。獵騎兵聯隊的隊長布屈勒，三十年前在萊茵河畔的奎倫市，和我是一樣的貨色，現在別人都稱他為大將軍。那是他會攪幹使自己的戰功四遠馳名，然而我的功勞呢，却埋沒着無臭無聲。是的，就是符理都朗德爵爺，我們的首袖兼最高的長官，他現在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在初也不過僅僅是一名小臣，因為他自行獻身於軍神，所以便成就了他那樣的大，他是在皇帝之次坐着第二把交椅的人，誰能量定他將來還要幹啥，（狡猾地）因為太陽還未曾從山坡落下。

獵騎兵甲 是的，他開始是小而眼前是大，他在阿爾特朵爾夫，還穿着學生服的時候，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是有點亂來而橫霸。他幾乎打死了自己的書童。因此女倫堡的議員諸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把他投進獄中；那剛好是新脩成的監禁，誰先進去便要拿他的名字來命名。但他是怎幹起了呢？他真聰明，他却先把一條狗趕進。於是直到今天那牢獄是用着狗名，凡是聰明的人都應該在這兒學乖。在我們主子的一切豐功偉業之中，這場小事最使我愛。

（女酒保在這期間是在旁服侍着的；獵騎兵乙在調弄着她。）

獵騎兵（走去參加）夥計，你沒亂動手。

獵騎兵乙 誰呀，亡八！你要來制肘！

龍騎兵 我只要告訴你，這娘子是我的冤家。

獵騎兵甲 你公然想一個人獨霸！你的頭腦是清醒的嗎，龍騎老板！

獵騎兵乙 在陣營裏公然也想壟斷。小冤家的美貌就像天上的太陽，誰都要沾點光！（接吻她）

龍騎兵（把她拉開） 我可不允許我再向你說一趟。

獵騎兵甲 高興！高興！樂隊登場。

獵騎兵乙 你要挑釁嗎？我也不肯讓手。

排長 沒鬧，好漢們！親嘴原是自由！

第八場

礦工樂隊登場，奏着瓦爾池舞曲，起初是徐緩，接着是愈奏愈快。獵騎兵甲與女酒保跳舞，主婦與新兵跳舞，女酒保逃脫，獵騎兵隨後追趕，一納頭捉着了剛登場的克普欣派的牧師。

牧師 萬歲，萬歲！東董洞銅退！這兒真是開心。我也來搗鬼，這是耶穌的軍隊？我們是土耳其人？是邪教？就在禮拜日也這樣胡鬧，就像全能的神中了風，不能再懲戒汝曹。現在是該修禳，該痛醉，汝曹真乃何為？你們為甚袖着手？戰火已經在多腦河畔開幕，巴威的城堡已經陷落，雷根斯堡已落在敵人掌中，軍隊還在這兒培門快樂，大家圍着口腹毫不關心，所關心的不是戰事，寧是酒瓶，所磨的不是刀劍，寧是嘴唇，高興向着娘子追跟，不去吞奧克森胥體倫（敵將名）倒在吞着「奧克森」（牡牛）信徒們在流淚禱告，兵士們只實腰包。現今正是苦難悲慘的時代，在天上已經災異出現，上帝從那血紅的雲端，把戰袍垂罩着下邊。他從天窗中伸出一條彗星，就像是威駭下民的一條馬鞭，全世界成了一座喪家，血泊裏浮着教會的箱船，羅馬帝國——真是可憐！現今是可以稱為羅馬泥濘，萊茵河成爲賣淫河，僧院成爲超等的魔殿，方丈領地成爲了荒涼領地，教區和僧房成爲了盜區和匪莊，德意志的繁榮的諸國，到處都在悲傷——此况緣何而來，我向諸位致告：這些都是你們的報應因果，是來自你們

將官和兵士們所過送着的慘無人道的生活。因為罪惡便是磁石，把鐵氣引進了國土。一有不正便有災難相尋，一遇球蔽便要迸出淚珠，「悔」之後所來的必定是「苦」，這順序猶如「辰巳午」。悔慢上天，何來勝利乎？你們彌散也不做，宣講也不聽，只是囑在旗亭你們怎樣能够打勝福音書裏面的婦人又找着了她遺失了的小錢，騷爾又找着了她父親的驛牲，約塞夫找着了他的潔白的兄弟；但是誰要在軍隊中找尋信神之念，找尋廉潔方正，找尋羞惡之心，不怕他就要點着一百盞明燈，他也找不出好幾個人。我們在福音書上唸過，兵士們向荒野中的說教者跑來，做着懺悔，請受洗禮，問他道：我當何為？要怎樣我才能回到阿伯拉罕的膝下去？他道：勿施暴行於人，勿加人以詆諆，須得安分知足，禁忌一切不好的習慣。還有一個教條：汝不可妄將聖名虛讚。然而比這兒符理都朗德的陣營，還有什麼地方更要誣神蔑聖？你們用你們的舌尖隨便放出一些雷電，要為此而四處鳴鐘祈禱，做法事的彌散僧會累死乾淨。從你們那不淨的口中隨時吐着褻瀆的神咒，假如一次要為你們拔去一根頭毛，一夜間便會成爲一個光頭，不怕頭毛就有百日鬢那樣地厚。約書亞也曾當過兵，大衛德殺過哥連提，但在聖經上何處寫過他們吐出的罵詆？據我想，人的口很少叫着「我的天」而多多嚷着「造你娘」！然而要曉得容器要充滿了，然後才溢出水漿。

又還有一個教條：汝不可偷盜。是的，你們是很會遵照，因為你們對於一切都是公開的要；在你們的虎爪和狼拳之前，在你們的老練和姦計之前，有錢不好放進錢包，小牛兒在娘肚裏也難逃，你們拿雞蛋和着母雞一道。說教者說的什麼？他說：你們要安分知足。然而也不好只是責備下人，惡孽本是上行下效！有那樣的手足，是因為有那樣的頭腦！他在想着誰，誰也不知道！

獵騎兵甲 教會老板！我們兵士們你可以亂罵，但說到我們的大將，你是不好多話。

牧師 汝毋護我畜牲！他是阿哈布和葉羅賓，把人民從真實的教訓引去崇拜着偶像妖神。

號手與新兵 這話不准你再說第二聲。

牧師 你是亂放大砲，亂吹牛，說是任何堅固的城池他都可以弄到手。他瞎吹着用他那欺神瀆聖的口，他說他一定要取得都市

胥屈勒葺特，不怕就是用着鐵鍊，鎖在天上頭。然而大砲空剩着火烟臭。

號手 沒人去制止着他的狗口？

牧師 他是魔術師，是騷爾王，是突胡與荷洛方，就像比得拒絕着自己的師傅，他連鷄叫都聽不見響——

騎兵甲乙 這句話要你的命來抵當！

牧師 他是赫羅德斯那狡猾的狐狸——

號手與獵

騎兵甲乙 (向牧師衝去) 住口！我們要叫你死。

克羅特兵們(從中擋隔) 你沒走，好師傅，你不要害怕，請唸着你的真言，我們好招架。

牧師(叫得更大聲) 他是傲慢的涅布克奈次人，是元惡大對，他的名就是華命斯太，真的他是我們一般的跌跌崖，皇帝總要讓這符理都朗德來支配，在這期中，平和決不會來。

(他高聲地說着最後的幾句話時，逐漸往後退，在這時克羅亞特兵們替他抵禦着其它的兵士。)

第九場

前人，除去了牧師。

獵騎兵甲(對排長) 請告訴我，那是什麼意竅，他說大將聽不見鷄叫，那想一定不是好話？

排長 我對你講啦，那倒也不全盤假！大將生來有點古怪，特別是一隻耳朵簡直真壞，貓叫鷄叫他都不高興聽，聽了便要發起抖來。

獵騎兵甲 那和獅子正是一派。

排長 他的周圍不准有點響聲，全部的衛兵都受了命令，因為他打的主意實在太深。

天幕中的人聲(叫出) 捉着他，那亡八打打！

農人的聲音 救命啦！饑我呀！

其它的一些聲音 不准作聲！肅靜！

獵騎兵甲 媽的，真是在打。

獵騎兵乙 那俺一定要參加！(跑進天幕)

主婦(走出) 全是惡黨和強盜！

號手 老板娘，啥事體使你那樣牢騷？

主婦 流氓，強盜，破落戶！把我的天幕鬧得不亦樂乎！對於官長爺爺們真沒面目。

排長 大嫂，究竟幹了什麼？

主婦 有什麼好幹呢？他們捉着了一位老頭子，那老頭子拿着騙人的假骰子。

號手 你把他帶到這兒來連同他的兒子。

第十場

兵士們把農夫拖着出場。

獵騎兵甲 這家伙須得吊打！

狙擊兵與龍騎兵 往軍法處！往軍法處拉！

排長 那張告示是才出不久。

主婦 不上一點鐘怕會絞首！

排長 惡因自然會得惡果。

枝銃兵甲(對乙) 這是出於自暴自棄之過。你看啦，起初是讓他們零落無告，那自然便流而為竊盜。

號手 什麼什麼？你對他公然在說那樣的話為那狗東西，你難道是着了魔法？

枝銃兵甲 農夫也還是人啦——說得簡捷一點。

獵騎兵甲(對號手) 你讓他去吧！那是梯芬巴哈隊的神仙，大約是些手套匠人和裁縫大哥！他們癱在布里曷的駐屯所裏，戰場上的習慣真是曉得多。

第十一場

前人。鎧騎兵數人。

鎧騎兵甲 沒鬧！那老百姓是怎的？

狙擊兵甲 那是亡八，他賭錢玩詐騙！

鎧騎兵甲 他連你都詐騙了嗎？

狙擊兵甲 是呀，已經弄得我沒名一錢。

鎧騎兵甲 什麼？你是符理都朗德的人，竟公然要自行作賤，和老百姓賭個輸贏？你跑吧，放盡你的力氣跑。

（農夫逃脫了，其它的人聚集了攏來。）

枝銃兵甲 真是片言折獄，簡單明瞭，那於這樣的人民倒還好。他到底是什麼？他不是培門的人。

主婦 他是華龍人！值得尊敬！是拔彭海辛隊的鎧騎兵。

龍騎兵甲（走來） 年青的皮柯樂米尼！現在做着隊長，因為拔彭海辛在呂池奈戰役上陣亡，弟兄們便自由地把他推爲了隊長。

枝銃兵甲 他們竟那樣地自由行動？

龍騎兵甲 那個隊伍是有點出衆，他們每逢戰役都是打着頭陣，他們的自治是准許施行，符理都朗德也特別愛寵。

鎧騎兵甲（對乙） 那可是真的？誰個帶來的消息？

鎧騎兵乙 是隊長親口對我說的。

鎧騎兵甲 丟那媽！我們不是他們的犬馬。

●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本劇的副主人公。

獵騎兵甲 他們在說什麼？冒火連天價。

獵騎兵乙 喂，伙計！你們談的是不和我們也有關？

鎧騎兵甲 那消息是誰個也不會喜歡。（兵士們走攏了來）他們要把我們借給荷蘭；安鎧騎兵，獵騎兵，狙擊騎兵八千人一道去幹。

主婦 什麼？什麼？我們不是又要漂蕩？我們是昨天才從佛朗黨回鄉。

鎧騎兵乙（對龍騎兵） 你們布屈勒部下也須得同行。

而且特別是我們華龍人。

主婦 真的，這是頂頂出色的騎兵！

鎧騎兵甲 要我們去護送那從邁蘭德出來的人。

獵騎兵甲 送那孺子！真是奇聞！

獵騎兵乙 送那大僧正！真是要命！

鎧騎兵甲 要我們離開符理都朗德，這和我們兵士同甘苦的人，要去同西班牙人一同上陣，我們所恨殺的慳吝。那怎麼能行！我們要出奔。

號手 丟那媽！我們要去見鬼嗎？我們是為我們的皇帝捐軀，不是為那日斯班利亞的紅帽子。

獵騎兵乙 只是靠着符理都朗德的約束和信用，我們才接受了騎兵職務來告奮勇；假如沒有這股對於華命斯太的愛，就是費

爾丁南德皇帝也把我們招募不來。

龍騎兵甲 豈不是符理都朗德把我們編製成了軍？他的運便是我們的運。

排長 讓我向你們說明，你們請聽。東說西說一陣，萬事也不成。我的眼光比你們都看得遠，這兒的後面是有點圈套在焉。

獵騎兵甲 請聽這位命令簿子說話。請大家肅靜！

排長 狐斯特爾大嫂，請先把梅爾涅克的葡萄酒滿的一樽，潤潤我的五臟神，然後我才好來講出下文。

主婦（斟酒） 好的啦，排長老板！你使我有點擔心。黑幕裏希望沒有什麼壞事情！

排長 各位，大家都想着目前的事情，那當然是正分；不過我們的大將說得却好，人們應作全局的籌畫。我們大家都說我們是屬於符理都朗德的麾下。市民讓我們在家裏紮營，服侍我們，替我們熬煮清羹。農民呢便該提供牲口替我馳運輜重，他就要訴苦也是無用。假使有一名上等兵帶領着七個人，老遠便有消息進村，他在那兒便是上人，可以自由如意地指揮命令。然而要命他們並不喜歡我們，看見我們的黃色軍裝，倒不如看見魔鬼的高興。那嗎他們爲什麼不把我們逐出國境？媽的！他們的人數又超過我們，我們有短刀，他們有長棍。爲什麼我們能够笑殺他們？那是因爲我們聚結成了一個結晶！

獵騎兵甲 是的，是的，一個結晶，這兒便是力量！符理都朗德很是擅場，八九年前他替皇上招集大軍時便是榜樣。他起初是只受命招集一萬二千，他說，「這樣我不能給養；但我要招集六萬，我知道他們不會因饑餓而死亡。」於是乎我們便成爲了華命斯太黨。

排長 舉個例吧，在這兒我有着五個指頭，有人來切掉了我右手的小指。你難道取去的只是我那個小指？不然，斷斷不然，我是失掉了我的一隻手！那只是一截殘樁，什麼價值也沒有。現在，我們這八千人馬，要被派遣到佛朗登，在全軍上，不過是小指一根。把他們丟掉了，你難道就可寬懷，以爲只是五分之一並不妨礙？真是恭喜發財！全軍的崩潰也就很快。畏敬掃地，忌憚去矣，百姓們又抬起頭來，維也納替我們開出陳年賬，要我們的宿費膳費，於是我們又成爲當年的窮鬼。而且，情形並不能支持好久，接着是大將也會被人拿走——宮庭裏的人對於他並不懷好意，於是乎萬事也就休矣！那個還在金錢上來替我們照拂？那個還肯來操心，嚴守信約？那個有那樣的精力，頭腦，敏捷的機智，堅毅的手腕，把這一盤散沙的軍隊融合成爲一團？譬如說吧，龍騎老板：那一國是你的鄉關？

龍騎兵甲 我是遠遠地來從西伯尼。

排長（對兩位鎧騎兵） 你們呢？我知道一位是華龍人，一位是意大利。聽你們的聲音便可以推知。

鎧騎兵甲 我是誰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在幼年時便被人拐跑。

排長 還有你的家鄉也不會近。

枝銃兵甲 我是費德湖畔的布宵人。

排長 還有你呢，隣座？

枝銃兵乙 我來自瑞士國。

排長（對獵騎兵乙） 你又是那兒的本國人呢，獵騎老板？

獵騎兵乙 隈馬爾後邊有俺父母的家園。

排長（向號手指示着） 這位和我是奕曷爾同鄉。好我們是由東西南北掃集起來，看見我們的誰個會這樣作想？我們看起來不是就像木板一張？我們抵抗着敵人不是堅固得就像鐵壁銅牆？我們只要號令一聲，眼睛一瞬，不就敏捷得就像磨房？到底是誰把我們凝成了這樣，使你我永遠不能分張？除了華命斯太還有誰像！

獵騎兵甲 這事情我一輩子也沒想到，我們是凝集得這樣的好；我平常只是隨便地過了。

鎧騎兵甲 排長的話我是不得不贊成。他們總是不高興軍部的存在；總要想把軍人壓倒，讓他們獨自稱尊。這分明是排擠，是陰謀。

主婦 排擠我的天神！副爺們不是不會再有錢進？

排長 還消說得簡直完全破產。有好多將軍，有好多大官，他們破着自己的腰包，要把軍隊維持好，不怕就高築債台，也以爲有洪福會到。待我們的首領，我們的爵爺一倒，金錢便全部陰消。

主婦 呵！要命呀！真是糟糕！一半的隊伍就是背着賬。伯爵伊索郎尼爲人最不老靠，他一個人也欠了我二百「它勞」。

鎧騎兵甲 伙計們，究竟該怎麼攪？我看救濟我們的路是只有一條：我們圍集着他們，便沒可如何，我們大眾的心集合成爲一個。

讓他們就派下使臣，發來命令，我們總不離開培門，我們也不退，我們也不進，我們戰士現在要爲我們的名譽而爭。

獵騎兵乙 咱們並不是沒根的浮萍！他們儘管來，來就知道好歹！

枝銃兵甲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應該三思而行，是皇上的意旨，皇上的命令，號手，皇上，算他媽個誑賬。

枝銃兵甲 這樣的話，我看你敢開第二聲腔。

號手 然而皇上依然還是誑賬。

獵騎兵甲 是呀，是呀，我聽見別人常在講，符理都朗德，在這兒是唯一的霸王。

排長 也正是那樣，那是他的條件，也是約章。你們要知道，他是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宣戰，可以作平和的締結，他可以任命官吏和隊長，他可以沒收金錢和產業，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切的榮名。那是他親自從皇上得來的。

枝銃兵甲 爵爺誠有權力而且聰明，但不管好歹，他依然和我們一樣，我們大家都是皇上之臣。

排長 不是和我們一樣呀！你說得太差。全國的諸侯中，獨主而自由的，就只有他和巴威侯兩個。我豈不是親眼看見以前我在布朗德士站崗，皇上親自允許了他，把侯冠戴在了他的頭上？

枝銃兵甲 那是爲的美克侖堡領地，皇上把給他做了抵當。

獵騎兵甲（對排長） 什麼？你是在皇帝面前，那真是稀奇，真是罕見！

排長（摸着腰包） 你假如要不信我的話，就請你用手來把握一下。（搜出一個銀錢來）看這上邊的是那個的尊面？

主婦 你把給我看，唉，那是華侖斯太錢！

排長 嗚！你有了這個，難道更還要啥？他是一位諸侯，難道是假？他不是和費爾丁南德一樣，鑄造金錢？他不是有他自己的人民和地面？他是儘有資格稱爲殿下，因此他也儘可以有他的人馬。

枝銃兵甲 那個誰也沒有否認，然而我們是皇上的臣民，給我們以糧餉的，是我們的國君。

號手 我却要當面給你一個反證，你聽，不給我們以糧餉的，是我們的國君！已經四個禮拜以來說要發餉，然而一直不都是空文？枝銃兵甲 說啥話！錢是已經交給了可靠的人。

獵騎兵甲 老兄們，少說幾句吧，難道一定要弄到打架？皇帝是我們的命令者。有問題嗎？正因爲是皇上的精銳的鐵騎，

我們才不願意做別人的牛馬，不願意被一些僧侶和廷臣，任便東拉西扯，接木移花。說吧！戰士要稍稍高貴其身，這難道於君王還有虧損？除掉騎士而外，誰個使得君王成爲了至高無上的權能？誰個使得他在這信仰基督教的世界上，能發出最有力量的言論？那些靠着他的恩惠陪食的近臣，在金殿中和他同桌的妃嬪，讓他們去替他担負責任。我們呢，我們並沒有沾到他絲毫的光輝，只是受着苦和痛，和自己心中的一點兒自信。

獵騎兵乙 一切的皇帝和大暴君都是這樣幹而且更要聰明。他們雖然把其他的人都在玩弄，但他們把軍人却不肯看輕。

獵騎兵甲 軍人必須明白自己的身分。凡是舉動不高華的人，頂好不要走來當兵。說着便要叫我們去丟命，但必須有比生命更貴重的事情。不然我就會像那克羅亞特兵，讓自已被人侮辱，——自己弄得不成。

獵騎兵甲乙 是的，比生命貴重的還有榮名。

獵騎兵甲 寶劍不是鋤頭，不是犁鋤，誰個想把它弄來耕田，那是聰明不够。禾麥不要我們栽，五穀不要我們收，軍人沒有故鄉，在地球上東奔西走，他不好在自家的灶上溫手，城市上的繁華不好久守，鄉村中的快活青翠的田疇，葡萄祭，秋收時的社酒，他只好在路過時遠遠一蹶。請說吧，假如軍人不自尊重，那他還有什麼價值，有什麼用？他自己總得要有些操守，要不然便成爲殺人放火的一流。

枝銃兵甲 真是不錯，這真是難過的生活！

獵騎兵甲 不過要想改行也是不可。你聽吧，我在世界上是走了不少的地方，什麼經驗我都有過。我曾經臣事過西班牙的國王，我也奉仕過維納底邪國與拿坡里王國，但是運氣四處都不開泰。我當過商人，幹過騎賽，做過職工，充過突蘇特敦派，然而沒有一件袍褂和我合身，除開這架鐵甲而外。

枝銃兵甲 我的意見却是有點不同。

獵騎兵甲 一個人要想在這世界上站上風，他該去傷心，該來苦痛，一個人要想立身揚名，他該負荷些金碧的担子沉重，他要想嘗嘗含飴的滋味，有兒孫繞前，他該安分地去開座正經的商店。我是沒有那樣的趣味。我想自由地過活，也自由地死，也不掠奪人，也不承繼誰。我要騎在馬上俯瞰着塵世的擾攘勞瘁。

獵騎兵甲 真是對這正合我的胃口。

伎銃兵甲 從別人的頭上飛過，想來一定更要快活。

獵騎兵甲 伙計，時代有點艱難，劍不再和秤作伴；但誰也不要把我誤解，以為我是向劍偏袒。但我一上戰場總要勇敢，不讓別人把我譏彈。

銃兵甲 然而從事生業的人民之所以塗炭，這責任豈不是該我們軍人承擔？慘苦的戰爭和流離和苦難，到如今已經繼續了一十六年。

獵騎兵甲 弟兄，其實就是天上的大神，也不見得能使萬人都一樣地高興。東家在望太陽，西家却在苦旱；某甲在渴求雨露，某乙又在希望乾。在你只見災難流離的地方，在我却看成光輝燦爛。在市民和農民頭上走過本是真情，他們是值得憐憫；然而我不能夠改變我的路程——你聽吧，在這兒就恰好像在衝鋒陷陣，戰馬嘶着風，我們在馬背上坐定，在路上儘管有任何人橫陳，不怕就是弟兄，不怕就是兒子嫡親，他的哀號就貫澈我的魂靈，但我也得從他的身子上踏過，不能夠去把他移動一分。

獵騎兵甲 哼，那個有工夫會管上別人！

獵騎兵甲 總之目前正是我們軍人的天下，讓我們伸出兩手來抓拿，這情形恐怕不會是長久的吧。說不定明天便會太平，軍隊便告終正寢；軍人放馬歸牛，百姓深耕易耨，在人還未覺察之前，天下已平安如舊。現今我們還聚集在陣頭，實權還在我們的手；假如我們一分散了，會連麵包也不能糊口。

獵騎兵甲 那裏，那樣的事情永遠不會有弟兄們來吧，我們團結着不要放鬆手。

獵騎兵乙 對呀，讓咱們從長來討究！

枝銃兵甲（拿出革製錢包向主婦顯示着） 老板娘，替我算賬！

主婦 哎，你真是大方（算賬）

號手 那倒好，你們能趕快的走開，你們只是弄得我們不自在。

（枝銃兵二人退場）

獵騎兵甲 家伙們真是天命！往常其實也還行。

獵騎兵甲 但是想法總像一個俗人。

獵騎兵乙 現在好了，已經沒有外人，對於這次的陰謀該怎樣來打破？

號手 我們不去便了事，誰能奈何？

鎧騎兵甲 弟兄們，軍規是不可違背！你們現在應該各歸各隊，把消息傳給你們的同僚，要他們都明白，知曉。要曉得我們是不可

分開。我們隊上的華龍人我敢担保，他們的想法和我是一道理。

排長 迭爾次克聯隊的無論騎兵、步兵，對於這個決議都一致贊成。

鎧騎兵乙（走向甲） 隆巴德決不離開華龍人。

獵騎兵甲 自由是獵騎兵的精神。

獵騎兵乙 自由只和權力加在一塊，我生死都跟着華侖斯太。

狙擊兵甲 只要開心，只要沒氣受，我們羅特林曷人總是大股兒一道流。

龍騎兵 愛爾蘭人是跟着運氣走。

狙擊兵乙 鐵洛爾人只奉仕自己的君侯。

鎧騎兵甲 那嗎我們各隊的兄弟，各繕寫出一通盟誓：我們要團結在一起，不讓任何權力，任何奸計，把我們從符理都朗德分離。

他是我們的軍爹。寫好了便恭敬地交給皮柯樂米尼——我說的是那位兒子——他很明白這樣的形勢，在符理都朗德跟前

萬事都能處理，就是皇帝陛下也很把他重視。

獵騎兵乙 好啦！大計已定！我們團結在一道！皮柯樂米尼便是我們的代表。

號手，龍騎兵，獵騎兵甲，鎧騎兵甲（同時叫出） 皮柯樂米尼是我們的代表。（打算要走）

排長 弟兄們，我們來先乾一杯（飲酒）我們的皮柯樂米尼萬歲！

主婦（攜酒瓶來） 這瓶酒我並不上賬。各位的爺們請賞光。爺們的成功，我十分希望。

鎧騎兵 軍人階級萬歲！

兩獵騎兵 生民階級萬歲！

龍騎兵與狙擊兵 軍隊光榮不引！

號手與排長 符理都朗德永遠做着領袖！

鎧騎兵甲（唱）

起來吧，弟兄們，上馬，上馬！

走上疆場去，血向自由酒！

在這疆場上，男兒還值價，

到此才知誰的胆量大。

真正的貨色不能變作假，

一個人是啥呀他便是啥。

（在天幕中飲酒的兵士們，聞歌聲，走出，大家合唱。）

合唱 真正的貨色不能變作假，

一個人是啥呀他便是啥。

龍騎兵（唱）

自由已經從世界上消亡，

只看見主人和奴才兩樣，

有詭詐在人的頭上稱王，

卑劣的徒輩以陰謀逞強，

我們有視死如歸的胆量，

合唱
只有我們軍人才是自由黨。
我們有視死如歸的胆量，

只有我們軍人才是自由黨。

獵騎兵甲（唱）

生活的不安拋下了雙肩，

再沒什麼怕懼，什麼熬煎，

騎在馬上去和運命見面，

活得過今天，又還有明天。

假使死在明天，就讓今天

再痛飲一杯生命的醴泉。

合唱

假使死在明天，就讓今天

再痛飲一杯生命的醴泉。

（酒又從新斟滿，彼此碰杯乾杯）

排長（唱）

人的好運是從上天下降，

用不着酬費力氣來捫攬，

世間上有那種傻瓜工匠

想從地皮下挖掘出寶藏。

他在挖，他在掘，把命送葬，

結果是替自己挖掘墓場。

合唱 他在挖，他在掘，把命送葬，
結果是替自己挖掘墓場。

獵騎兵甲（唱）

騎兵與同他神速的駿馬，
他們是威風赫赫的冤家，
合歡的第邸中燈燭光華，
他是不速之客前來枉駕。
不消用金錢，不用多說話，
一陣衝鋒，他便得到嬌娃。
不消用金錢，不用多說話，
一陣衝鋒，他便得到嬌娃。

合唱

鏗騎兵乙（唱）

姑娘爲甚哭，爲甚價悲傷？
讓他去吧，讓他去吧，沒攔！
他在世上沒一定的家鄉，
要守愛的至誠，他不好講。
迅速的運命不讓他安詳，
他的安詳沒放置的地方。
迅速的運命不讓他安詳，
他的安詳沒放置的地方。

合唱

迅速的運命不讓他安詳，
他的安詳沒放置的地方。

獵騎兵甲（執着身旁的兩人的手，其餘的人也跟着倣效；全體構成一個大的半圓形）

來吧，弟兄們，把黑馬加鞭，

讓胸部在戰場呼吸新鮮！

青春在發酵，生命在打漩，

振作起來！趁這精神猶健。

不把你的生命拿去冒險，

你的生命是不值一文錢。

合唱

不把你的生命拿去冒險，

你的生命是不值一文錢。

（在合唱未完之前幕下。）

人 物

華侖斯太、符理都朗德公爵、三十年戰役的皇帝軍總帥。

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中將。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其子鎧騎兵聯隊之附屬上校。

迭爾次克伯爵、華侖斯太之妹弟幾個聯隊的總隊長。

伊羅、元帥、華侖斯太之腹心。

伊索朗尼、克羅亞特軍之將軍。

布屈勒、龍騎兵聯隊的旅長。

梯芬巴赫、

東·馬拉達士、

桂慈、

華侖斯太麾下的將軍。

可拉爾安、

騎兵上尉諾突曼、迭爾次克的副官。

軍事樞密官奎士登普、欽差。

巴普諦斯特·惹尼、占星家。

符理都朗德公爵夫人、華侖斯太之妻。

特克拉、符理都朗德的公主、公爵夫人之女。

迭爾次克伯爵夫人、公爵夫人之妹。

旗手、

迭爾次克伯爵之跟班頭、

符理都朗德的小臣與用人等、

迭爾次克的小臣與木笛吹奏者、

多數的隊長與將軍、

第一幕

皮爾仁議事堂的一座舊的俄提格式的廣廳，有軍旗及其它武器裝飾着。

第一場

伊羅，帶着布屈勒與伊索朗尼登場。

伊羅 你們來得太遲——然而也來了！伊索朗伯爵，路太遠，當然會有點遲延。

伊索朗尼 我們來的却不是空手，在多惱維特聽見人說，瑞典的輜軍有六百台車在轉運的途上走——克羅亞特兵把這補獲了來，我帶到了。

伊羅 到這兒來參加盛讌，正來得恰好。

布屈勒 我看，這兒已經很是熱鬧。

伊索朗尼 是的，是的，連教會堂都被士兵坐滿了（環顧）就在這議事堂上，我看也佈置得很好——啦啦！我們軍人總當有隨便過活的本事！

伊羅 有三大個聯隊的隊長已經集齊，在這兒你可以碰着迭爾次克、梯芬巴、赫柯拉爾安、馬拉達士、欣內爾參，也可以遇着皮柯

樂米尼父子——你是要會着些老朋友的。只是格勒司和阿屈林還沒有出席。

布屈勒 格勒司是用不着等的。

伊羅（吃驚） 何故呢？你何以——

伊索朗尼（插斷他） 馬克尼·皮柯樂米尼也在這兒嗎？請把我引去。現在已經隔了十年，我們在德騷和曼斯費爾德血戰的時候，他縱着黑馬跳下橋去，救助他遭着危難的父親，在突爾貝河的激流中混戰的光景，依然還在我的眼前。在那時他的額下僅僅有點薄髮，現在我聽說他已經成爲了堂堂的戰士。

伊羅 今天你也可以和他見面。他要從克倫吞把符理都朗德公爵夫人和公主引來，他們在午前會到。

伊索朗尼 那是更好。我除掉來聽進兵與作戰的計議，而外是什麼也沒有期待；我們的爵爺真是善於酬酢，他使我們還可以飽受眼福。

伊羅（慎重地走向布屈勒，把他引到一邊去） 你怎麼曉得格勒司伯爵是不會來？

布屈勒（有含蓄地） 因爲他連我來都在勸阻。

伊羅（親熱地） 而你是持着了啦？（握手）勇敢的布屈勒！

布屈勒 爵爺才不久給與了我以殊遇——

伊羅 是啦，少將爵爺！我恭賀你！

伊索朗尼 爵爺給了他一個聯隊，你在恭賀他，可不是嗎？而且我還聽說，他是那聯隊的騎兵出身。老資格的有功勳的戰士立身成名，對於全軍的人真是很好的鼓勵，很好的儀型。

布屈勒 我好不好受你們的恭賀，我有點悼感——因爲皇帝還沒有裁可。

伊索朗尼 拉緊拉緊拉着那牽引你的手，他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把你支持，皇帝和大臣都不足掛齒。

伊羅 實在我們大家都應該作如是想，皇帝什麼也沒有給我們，我們所希望的東西，都是爵爺所賞。

伊索朗尼（對伊羅） 老兄！我不知道已經對你說過沒有？爵爺打算把我的債務償還，以後甚至要做我的財主，要把我造成爲

一個無可非難的人物。這對我是第三次了，你想以他那樣有王者氣概的人總想把我從破落救起，收回名譽。

伊羅 希望他能够如意地做去，他對於士兵也要分封人民和土地。然而維也納的人們總要掣他的肘，盡力地折他的翅！——你

看啦！這次又來了一項滿不在乎的提議，由奎士登齋送到了這兒。

布屈勒 皇上的要求我也打聽了來——可我希望我們的爵爺不要絲毫退讓。

伊羅 他的權利的確是不好退讓，除非是啦——

布屈勒（吃驚） 有什麼隱情嗎？你使我驚惑。

伊索朗尼（同時） 然則我們是全體倒滅！

伊羅 肅靜！我們說的人已經來了和皮柯樂米尼中將一路。

布屈勒（懷疑地搖着頭） 我恐怕我們離開這兒，不會像我們來時。

第二場

前入 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奎士登普。

奧克它佛（還在遠處） 怎麼？還有客來？你覺得怎樣啦，朋友！在一座陣營裏招集這許多有名的領袖，悲慘的戰爭不久將會有。

奎士登普 想要非難戰爭的人，不好到這符理都朗德的陣頭。我也幾乎忘記了戰爭的慘禍，戰爭雖然要破壞世界，然而引起戰爭來的那種崇高的紀律精神顯示了給我，戰爭所造出的偉大，呈在了我的眼窩。

奧克它佛 哦！你看這兒一對好漢，加入到這羣英會真是堂皇！上校布屈勒與伯爵伊索郎——真好啦，我們在眼前立地看見了

整個的鞏綱。（介紹着布屈勒與伊索朗尼）朋友，這位是倔強，這位是敏捷。

奎士登普（對奧克它佛） 在二者之間是運籌帷幄的樞密。

奧克它佛（介紹着奎士登普） 這是侍御兼軍事樞密官奎士登普，是欽差大臣，是軍人的大擁護者和恩人，我們對於這位顯客當十分尊敬。（全體均靜默着）

伊羅（走近奎士登普） 欽差大人你光降到我們這陣營這回不是第一次

奎士登普 以前我已經來拜望過這面軍旗。

伊羅 那是什麼地方，你記得嗎？是在慈乃牟，你代表着皇帝而來，向爵爺懇求着接收士兵。

奎士登普 懇求嗎，軍門？我覺得，我的指令，我的熱情，都和懇求相隔得遙遙。

伊羅 好的！只要你高興，我可以說是強要。我是記得很清楚——伯爵鐵爾離是在列邪，打破了腦蓋——巴威是裸呈在敵人之

前——敵人一直要衝進奧大利的心臟，可以抵擋的什麼也沒有一點。那時候你和維爾登普來到我們爵爺面前，你猛烈地向他祈願，你看到爵爺對於禍難有點冷淡，你便以皇上的生祭來威脅過他幾遍。

伊索朗尼（參加進來） 不錯，不錯！那是可以了解的啦，欽差大人，你爲什麼在你這一次的指令上不高興記起前回的指令。

奎士登普 我那裏不高興！兩者之間也並沒有矛盾！前回的是把陪門從敵人手中奪取，今回的是把陪門由其朋友與保衛者的手中解脫羈縻。

伊羅 真個滿好的一項差事！我們用我們的血，把這陪門，從撒克遜人手中奪了回來，給我們的謝禮才是把我們逐出這土地之外。

奎士登普 假如以暴易暴就可了事，那例沒有什麼，這可憐的地方，無論從友從敵，都應該免受苛虐。

伊羅 什麼！今年是豐年，百姓已經又能夠上糧。

奎士登普 是的，軍門，如說到牲畜和牧場——

伊索朗尼 戰爭供養着戰爭，農民雖然流離，但皇上却得到更多的士兵。

奎士登普 而臣民便愈見貧困！

伊索朗尼 嚇！我們全部都是陛下的臣民！

奎士登普 伯爵，不過有一個差別是這樣！一邊是幹着有用的事，充滿着錢囊，另一邊是只曉得把錢囊攪得精光。劍把皇上已經攪窮了；只有靠着鋤頭來，再把皇上增強。

布屈勒 皇上假如不會讓那許多螞蝗吸盡民脂民膏，他也不會窮到這樣。

伊索朗尼 其實倒還沒有壞到那樣。據我看來（在這時走上前去看著欽差的服裝）金塊鑄錢要鑄光，時期還有相當的長。

奎士登普 萬分感戴呀！幸好還有點東西逃掉——從克羅亞特兵的指縫中。

伊羅 好啦！斯拉瓦達與馬契尼慈，皇上加以十分的恩寵，一般善良的陪門人都憤怒難容。他們趁火打劫，霸佔了逃難去了的市民的財產。他們從一般的腐敗中蕃息，靠着公家的不幸而獨自營私，以王者的豪奢嘲笑地方的艱難。他們和他們的儕類對於這破壞的戰爭應該負責，本來是他們把這戰事激發。

布屈勒 還有這些國家的寄生蟲，倚仗着有皇帝做靠背，見利則貪，見財心醉，軍人們在敵前陣亡，他們也要勒扣他們的糧餉。

伊索朗尼 有件事情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呀，在七年前我到維也納，去為我們的聯隊請求補充軍馬，我被人從東號候事房被拖到西號候事房，和一些佞臣們挾在一道鬧了幾個鐘頭的晨光，就像我是去向人討求麵包一樣。後來——他們給我送了一名僧侶來，我還以為，怕是要為我贖罪然而不然，這位大師正是我當向請馬的高貴。結果仍然是不得要領。我在維也納呆了三十天都沒有弄成，後來爵爺只在三天工夫中便配備齊整。

奎士登普 是，是那費用是記在賬上的，我知道，我們是該得補償。

伊羅 戰爭縱橫是不講禮的事情，要講禮，便萬事不能通亨。你要在維也納等，從二十四種災難中選取其最輕，不知道要等多多少時辰——最好還是去碰命碰命，總還有點聲影——一般地說來，人是最會彌縫，最會敷衍，愈其去苦心選擇，倒最好是冒一點險。

奎士登普 是的，真是不錯！那選擇，爵爺替我們把它省減。

伊羅 爵爺對於我們的隊伍有父親般的操心，我們知道，皇上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我們。

● 皇帝差遣到培門來的兩位執政官，1528年的貴族叛亂之際，由卜拉格城的堞孔被拋出城外。城高八十尺，墜地却未至死。（第四幕諾奕曼的表白參照。）

奎士登普 皇帝對於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他不能把一個階級來作別個階級的犧牲。

伊索朗尼 因此他把我們趕到曠野去供養虎豹，爲的是要保護他的珍貴的羊羔。

奎士登普（嘲弄着） 伯爵提出這個警語的是你——不是我。

伊羅 然而照着朝廷的意旨，是把自由給與我們，實最危險不過。

奎士登普（莊重地） 自由，不是給予，是被人奪盡，因此才不得不勒着韁繩。

伊羅 世間上原來是有悍馬。

奎士登普 會騎馬的終能駕御它。

伊羅 不是調馬者，馬不讓他騎上背。

奎士登普 調馴了便是小兒也可以指揮。

伊羅 我明白的，是已經有了那樣的小兒。

奎士登普 問題是義務，不是名義。

布屈勒（一直和皮柯樂米尼站在一邊，但明明是聽着這番對話的，挨近身來） 欽差大人在德意志國中，皇帝是有堂皇的軍隊，在國內屯駐的大約有三萬，在敘列西亞有一萬三千；在維塞爾萊因，埋因河畔有十個聯隊；在叙瓦本有六千，在巴威有一萬二千的精銳抵抗着瑞典。還有在國境上堅守着要塞的重鎮。這全部的大衆都服從着符理都朗德這個首領。指揮他們的人物，都是受着同一的教訓，吸着同一的奶，大家只有一個心。他們對於地盤是全不過問，軍務對於他們便是家庭。他們並不是爲着祖國而熱心，因爲多數的人都和我一樣是外國所生。假使是爲了皇帝，恐怕有一半的人都不會拋棄外國的職業來將就我們。旗幟儘管是鸞鷲，是獅子，是百合，都漠不關心。然而只有一個人能够駕御這全體，由公平的愛和畏敬把大家結成了一羣。他的命令向四方馳騁，猶如電閃之迅速地正確地通過避雷針，北自貝爾特海濱的砂丘上傾聽着海潮的哨房，南至突羅河中俯

● 鸞鷲乃德意志皇帝之旗徽，獅子乃瑞典的，百合乃法蘭西的。

瞰着沃澗的營舍，以至於御林軍在皇城所安置下的警衛。

奎士登普 請問你這段長談的要領？

布屈勒 便是使我們心悅誠服於符理都朗德的敬意，愛情，信任，不能夠移植在朝廷從維也納所送來的隨便的人。指揮落在了符理都朗德的手裏，我們是還緊記在心。到底是皇帝陛下授與了既成的軍隊給他，是皇帝陛下僅找了領導者給自己的人馬？——事實上是完全沒有軍隊。符理都朗德不得不來自行編製，皇帝沒有軍隊給他，他倒把軍隊給了皇帝。我們把華侖斯太頂戴爲元帥，並不是從皇上得來。那可不是，可決不是！我們得奉皇帝爲君，其實是由華侖斯太，是他，只是他，把我結合了在國旗之下。

奧克它佛（插進中間來） 軍機大臣，請你要記着，你是來到了陣營，周圍都是戰士——勇敢和自由造作軍人——行動勇敢的人，說話也得勇敢，你該容忍？——一和二總是相跟——這位堂皇的將官（指示着布屈勒）之勇敢，目前是有點不大對症，但在當年守備隊叛變時，就全靠他的勇敢保障了皇帝的卜拉格都城。

（軍樂之聲遠聞。）

伊羅 他們到了門衛在立正——那信號的通知，是到了公爵夫人。

奧克它佛（對奎士登普） 豚兒麥克司也同路而歸。他從克侖吞領來了公爵夫人。

伊索朗尼（對伊羅） 我們好不同上前去接待？

伊羅 好的！讓我們去，布屈勒上校，你來（對奧克它佛）你請記着，我們要在午前和這位大員在爵爺面前再會。

第三場

奧克它佛與奎士登普殘留。

奎士登普（帶着驚訝的神氣） 中將，這些話真是駭人毫無掩飾的反抗！澈底的誤解！假使這種精神是通乎全軍——奧克它佛 全軍的四分之中要佔三成。

奎士登普 糟糕啦！何處去找第二項軍隊來監視這一批！——這位伊羅，我看他的心頭比他的口上還要厲害。就是這布屈勒也不能夠掩藏着自己的心懷。

奧克它佛 是興奮——是虛驕——別的沒有什麼！——這位布屈勒我還不肯放手；我明白怎樣去封鎖這猛惡的想頭。

奎士登普（完全不安地走上走下） 唉嚇！簡直沒有想到是壞到這樣，我們在維也納沒有存到有這樣壞的夢想。我們宮廷中的眼光是爲玉座的光輝所炫，大將是怎樣的威風我們還不會看見，他在陣營中簡直是萬能。這兒的情形完全兩樣！這兒是沒有皇帝。公爺便是人君！我跟着你在這陣營中隨喜了一遍，我的希望現在已經消沉。

奧克它佛 你現在自己見到了，你由宮廷帶來的是怎樣危險的使命——在這兒串演着的人物是怎樣惡心。將軍的一絲一忽的懷疑，都會奪取我的自由和生命，只是把他那陰謀促其速成。

奎士登普 想起來真是太無遠慮，把太阿授與了這樣的狂人，使這樣的手握着了這樣的權柄！對於這邪惡的心，誘惑是過分地強，就是更好的人遇着這樣的誘惑可也難當！他是違抗聖旨的，我對你講。——他能那樣而且他將那樣。——他的橫肆的傲慢會公然地嘲笑我們的銀樣蠟槍。

奧克它佛 並且你還得着想，在我們正在備戰的辰光，他把夫人小姐引到了陣地來，難道是白相那是把他的最後的忠誠之質，由皇上的領土取出，是道說着他的造反不久便要開場。

奎士登普 糟糕啦！這從四方八面威脅來的狂風雨怎樣抵擋外敵緊逼着邊疆，敵將已經離開了多瑙河，愈見在把勢力膨脹——在內部又有叛變的警鐘丁當，農民要抗糧——一切的階級都在動盪——而我們所倚賴着的軍隊又遭了誘惑，意見荒唐，忘却了一切的紀律——擺脫了國家和皇上，兵也譁張，將也譁張，危險的工具落在最狂妄者的手裏，真是爲虎作倀。

奧克它佛 老兄，我們也不必太早地便作悲觀，口說素來是比行爲勇敢，在盲目地熱狂中看來像是要去走絕端，一搗破了叛逆的名目來，有多數的人不期然地又要另外發現一副心肝。而且——我們也並不是全無防範。阿屈林葛伯爵與格勒司，你是知道的，兵馬雖少而深明大義——兵勢也逐日在加增。——你要知道，他是不能夠襲擊我們，我在他的周圍佈置了間諜，他的一舉一動我都立地分明——甚至我們可得自他自己的口吻。

奎士登普 他於自己身邊的敵人都全不注意；真是不可思議。

奧克它佛 你不要以為我是用着巧言令色騙得了他的信心，我不單是靠着我的才氣，同時也是靠着我對於國家與皇上的忠誠，我在他的面前雖然把真心隱閉了，但我也並不會用虛偽的心來把他詐欺。

奎士登普 這可明明白白地是天之攝理。

奧克它佛 我和我的兒子對於他怎有這樣的魅力，理由實在是不不得而知。我們永遠是朋友，是戰場上的兄弟，習慣和共同的冒險老早已把我們結合在一起——然而我還記得他突然把他的胸襟向我開陳了的那個日期。那是呂慈奈會戰那天的清早——我去尋他，由於一場惡夢的指示，我勸他上陣時另外換匹馬騎。遠遠和天幕離開，我找到他在一株大樹下睡覺。我便把他搖醒來，把我的憂慮向他說了，他凝着眼睛看了我好一陣；繼後他突然抱着了我的頸，表示了那樣小小的殷勤所值不得的動心。自從那一天起，他對於我的信賴和我對於他的不信，便取着了等速的行程。

奎士登普 你對於你的令郎揭開了這祕密？

奧克它佛 決不會！

奎士登普 怎的難道你不提防他，萬一被人誘引？

奧克它佛 我須得信賴着他的天真。純潔的心和欺騙不相應，只有無知無覺才可以使他心地安寧，這也堅定着侯爵的信任。

奎士登普（担心地） 尊兄！我對於皮柯樂米尼上校有最切的關心——我怕的是——萬一——

奧克它佛 就萬一也不要緊——他已經來了，你沒作聲！

第四場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奎士登普。

麥克司 他自己立刻就會來的。哦，爹爹，歡迎！（擁抱其父。待一回顧看到奎士登普，不覺掃興而後退）像有什麼貴幹啦？我來攪擾了你們。

奧克它佛 怎的，麥克司？你把這位貴客好生認認。這位老朋友值得你的當心；而且是欽差大臣也該恭敬。

麥克司（沒精采地） 奎士登普閣下，如有好事送到了本營，我們自然歡迎。

奎士登普（握他的手） 請不要離開我這手，皮柯樂米尼伯爵，我握着你不單是爲我自己，我也不想趁此說些通套的閑文。（把

兩父子的手捉着）奧克它佛——麥克司·皮柯樂米尼真是獲天佑的，滿有意義的姓名！有你兩位這樣的瑞星在軍隊上高

高照映，真是利國福民。

麥克司 大臣，你擺脫了你自己的使命，我曉得你並不是來嘉獎，你是被派遣來苛責我們——比別人得到更好的待遇，我並不高興。

奧克它佛（對麥克司） 欽差是從朝廷派來，對於爵爺的感情，朝廷和這兒不一樣愉快。

麥克司 究竟有什麼事情要從新把他責怪？只有他自己明白的事情，他要獨裁獨斷，難道不該好的！他的事情並沒做壞，而且他也不會改。——要和別人妥協的事，他永遠做不來，那是違反他的天性，他不能。他秉賦着支配者的精神，故爾他在萬人頭上司令。這正是我們的萬幸！能够理性地運用理性的，世間上實沒有幾個人——而且也是萬人的深幸，找到這樣的一個人做爲中心，作幾千人的寄頓；——豎立爲一株擎天的大柱，人羣仰仗着都懷着樂意與安心。華侖斯太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別的人雖更善於奉仕宮廷——而軍隊則非他不行。

奎士登普 軍隊是非他不行！

麥克司 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凡是到他周圍的人他都使他覺醒，矯健，清新。凡是走到了他的隣近，任何力量都和盤托出，任何天稟都立地更加光明！他把各人所固有的天性引導出來，使它發育，使它保守其素質而完成，他自己只是使人各得其所；因此他也就善於使萬衆成爲自己的人。

奎士登普 他有知人用士之明，誰也不會否認！他處在支配者的地位只是完全忘記了他是人臣，就好像他是天性生成。

麥克司 難道還不是天性生成？而且他具有着一切的力，他盡着他的力實行着自己的天性不爽毫分，征服了支配者的位置以適配他支配者的才能。

奎士登普 那樣說，我們究竟成爲怎樣，結果是要看他的雅量。

麥克司 非常的人要有非常的信任。請給他些餘裕，正鵠他自將建成。

奎士登普 有例可證。

麥克司 是的！是有例證。尋常的人見着深刻的什麼便要吃驚；除非是平凡的地方，他們總不安穩。

奧克它佛（對奎士登普） 朋友，請你不要見驚，你和他辯論起來會沒有盡境。

麥克司 在危難的時候總期待着偉人，待他一出現了，又立地震驚。非凡的人就把最高的事業都看成家常茶飯。在戰場上，現象是緊湊紛繁——須得以人格來支配，以自己的眼睛來看。將軍須得有偉大的天性，在天性的偉大中生活，人們是應該許諸將軍。他常叩問着他內部的神啟，活的神啟——不是死了的書籍，舊了的法紀，發了霉的古文。

奧克它佛 哦，孩子！你不可把那舊了的狹隘的法紀看輕！那是高貴的無價之寶，使被壓迫的人把壓迫者的橫暴意志加以束縛；因爲放縱始終是可怕——秩序之路走起來雖有曲折，而其實並不迂曲。電閃的路是直，砲彈的路是直，檢着最捷近的路，迅速地達到，爲破壞而破壞地逢山開道。孩子！人所走着的大道，有天佑在上面逍遙，沿着河流，跟着礮谷的自由迂繞，尊重着私有地的測定的境界，迴避着麥地與葡萄——就這樣大道雖緩，而更正確地達到目標。

奎士登普 哦！請聽你令尊的高論——你聽他所說的，是英雄也是一位凡人。

奧克它佛 孩子，從軍陣中生長的小兒在你心頭說話，十五年間的戰爭把你撫育成了人——你是從不會見過和平！孩子，世間上還有比戰爭更高貴的東西；就是戰爭本身，其目的也不是戰爭。這強大的迅速的力的行爲，這可驚愕的瞬間的奇蹟，是不能够造出幸福，造出那綿延，平靜而穩定。軍隊在百忙之間用帆布便造出了簡易的都市，會有暫時的騷攘使市口繁榮，街道，河川，都在運着行李，商業也就因而盛興。但一朝突然見到了天幕倒塌，軍隊已經更往前進，死滅得儼如一片荒塚，田地裏只剩下些殘株斷梗，這一年於是乎又沒有收成。

麥克司 哦！父親，請你把平和去向皇上勸進！爲着三月裏替我們帶來的紫羅蘭，那年青化了的大地之馥郁的押款，我高興地丟去這血腥的月桂冠。

奧克它佛 你怎的怎麼一下就這樣傷感？

麥克司 你說我永不會見過和平？——我見過的呢，我年老的父親，我是剛剛來自和平之境——我經過了好些地方，那兒沒有

見過戰爭——哦！那生活呀，父親，直有魅力，為我所不會認識。——我們就好像一羣飄泊的海盜，只在這美好的生命之荒原上騷擾，押在陰森逼窄的船裏，逼着粗魯的習慣，以荒海為家，對於大陸除掉一些盜窟的灣港之外，不知有啥。大陸上所隱閉着的深谷中的可寶貴的風光，哦！關於那——關於那，在我們的荒野的航海上從不會想像。

奧克它佛（注意了起來） 在這次的旅行中你見到了這樣的光景？

麥克司 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閉靜。請告訴我，這工作的目標和報償究竟是甚？這樣痛苦的工作使我的青春已經石化，我的心境亂麻，我的沒為教養所洗練過的精神如一片流沙。這軍營的騷擾，軍馬的嘶風，軍號的轟鳴，軍務的死板，軍器的操縱，軍操的號令——對於我這焦渴着的心，什麼也沒用。在這殺風景的事務中沒有靈魂，世間上有別種的幸福，別種的歡欣。

奧克它佛 孩子，在這次短短的行程你學了不少的見識！

麥克司 哦，希望有那美好的一天！在那時軍人終竟回返到人生，快活的首途上，軍旗招展，整起和緩的步武，回轉鄉關，大家的小帽和軍盔都飾插着碧綠的嫩枝，是最後的啟發，偷自農園都市的門自行開放，用不着再用炸彈去毀傷；多數的居民環繞着城牆，太平的寒暄在微風中蕩漾，歡愉的鐘聲在各處的塔頂嘹亮，宣告着流血的時期已經收場。各處的鄉村，各處的城廂，有歡喜的人羣湧出，熱心地擁擁着，阻礙了進行的武裝——老年人喜歡他的殘生還未送葬，握着了兒子的手，喜氣洋洋。兒子像一位異鄉人踏進了久別的家鄉，去時僅和麥穗一樣阿難的小樹，在他歸來已經亭亭如車蓋地把枝葉展放，先前還未離奶的幼女，已成爲含羞地出來迎接着的姑娘。哦，在那時房門開張，優婉的兩臂作柔和的擁抱，真是天堂。

奎士登普（被感動着） 哦，你所期待的那是很遠，很遠，決不是明天，或者今天。

麥克司（激動地轉向着他） 不是你們維也納的諸公誰負責任？——奎士登普先生，我向你坦白地說明，當我剛纔看見你在那兒時，我的心頭便萬分吃緊——阻礙着平和的就是你們，你們非把平和奪回不可的是我們戰士。你們使爵爺的生活不得安寧，你們事事掣肘，把他誣毀得要命——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的關心多放在歐羅巴的全體的祝福，而不在乎奧大利的國土增

減得一寸兩寸——你們總要把他逼反，天曉得，他以後還要怎幹，因為他把撒克遜人容赦了，在敵方中打算喚起聯歡，然而這却是走向平和的唯一的路；於爭戰中得止爭戰古來所無，試問平和究竟從那兒來——你請走開，走開！我好善的心和你憎恨的心恰恰相等——在這兒我可以向你指日盟心，在你們高興着慶祝華侖斯太的沒落之前我要爲他澆盡我最後的一點血，最後的一點（退場）

第五場

李士登普。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

李士登普 哦，掃興才成了這樣的情形（焦促而有忿意）老兄，你何以讓你的令郎那樣地狂妄？你何以不立地把他喚轉來，開開他的眼光？

奧克它佛（沉思了一會）他現在開開了我的眼光，我看到更多的情形叫我不好鬆放。

李士登普 你說什麼，朋友？

奧克它佛 我詛咒這次的旅行！

李士登普 究竟怎的是爲甚？

奧克它佛 你來！我非立地去追索這不幸的蹤跡不行，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你來——（要引他走去）

李士登普 究竟爲甚要往那兒？

奧克它佛（急促）去找伊！

李士登普 去——

奧克它佛（改口）去找爵爺我們去。哦！我是担心到底。我看他是投了羅網，他不會再回我這兒來，如像往時。

李士登普 請你告訴我個——

奧克它佛 我怎麼未能見機事前不會中止這次的行旅？我爲何不會向他說明底細？——你的話真是在理，我在前是應該向他

通知——現在是已經太遲。

奎士登普 什麼事太遲請當心一下啦，朋友，你竟直在向我說謎。

奧克它佛（稍沉着） 我們去找爵爺去。你來，規定的謁見時刻已經逼近。你來——詛咒呀，詛咒，第三個詛咒的是這次的旅行！
（二人退場，幕下。）

第二幕

符理都朗德侯爵之廣廳。

第一場

侍僕在安放坐椅。敷陳地毯。不一會占星家惹尼出場，服裝黑色而有些古怪，頗像意大利的醫生。他走到廣廳的中央，手中拿着一個小的粉板，以之指示天之方位。

侍僕甲（拿着香爐在東竄西竄） 趕快啦！趕快奔停當！門衛已經在舉槍！爵爺立地便要到場。

侍僕乙 那座紅色的角房爲甚麼不用，那不是十分明亮？

侍僕甲 你該去問那位大師。他說，那兒不祥。

侍僕乙 吊爾郎當別人說這是亂講。房子便是房子，地點怎會有多大的意義？

惹尼（莊重地） 孩子！世間上的東西沒一樣沒有意義。在這塵世的萬物之中居首要的便是地與時。

侍僕內 拏它納爾，你沒和他論議，連爵爺自己都要聽從他的意思。

惹尼（計數坐椅） 十一把！這是不吉祥的數字。請安成十二把，以合乎黃道星宮之十二次吉祥的數五與七，都是包含在十二裏。

侍僕乙 爲什麼不贊成十一？要麼說個道理。

惹尼 十一是罪惡。十一超過了十誠。

侍僕乙 是那樣的嗎？說五是吉祥的數又爲何來？

惹尼 五是人的靈魂。人之性，善惡混，五是奇數與偶數之第一個混成。

侍僕甲 真蠢！

侍僕丙 可我是高興聽。他說話總有不少的回味。

侍僕乙 走開，爵爺來了！來了！快向側門退。

（三人促速下場，惹尼悠悠地跟着。）

第二場

華命斯太。其夫人。

華命斯太 喂，夫人，你到維也納，是不同匈牙利王妃見過面？

夫人 連皇后也會謁見。我於兩位陛下的手也接吻了一遍。

華命斯太 我在這冬天把夫人和女兒召到戰場，一般的人是作怎樣的想？

夫人 我是照着了你的吩咐說明，你是爲着了我們的女兒的婚姻，你希望在出征之前把她未來的夫婿選定。

華命斯太 我要選定誰，有沒有人推想？

夫人 他們希望不要選異鄉人，和新教徒來做新郎。

華命斯太 突麗沙，白你的希望呢？

夫人 你是曉得，我萬事都是依照你。

華命斯太（有間） 唉——宮廷中的應對，其他的是怎樣？（夫人俯視而沉默）沒用隱藏——可對我細講。

夫人 哦！爵爺——萬事都不像從前——情形有了改變。

華侖斯太 怎的人們沒表示往年的敬意？

夫人 敬意是有敬意。應對都有嚴重的禮儀——但非敷衍的相親的謙和而是徒講拘謹的形式。呵！他們所表示的娓娓的慰勞，不再是柔情而是憐憫。唉！我公爵亞伯列希特之夫人，伯爵哈拉哈之令女，是不會身受過那樣的看承！

華侖斯太 他們對於我最近的行爲一定在非難？

夫人 唉，他們如在非難倒還好辦！——我替你辯護，替你說服激昂了的人心，是素所習慣——無如，他們誰也不肯非難——大家都諱莫如深地不發一言。唉！那斷乎不是通常的誤解，斷乎不是一時的感情——是有什麼不幸的無可挽救的事情已經出現——往常那匈牙利王妃是愛叫我爲親愛的姆媽，訣別時愛和我擁抱。

華侖斯太 這回是沒有那樣辦嗎？

夫人（揩去眼淚，有間） 她是擁抱了，但是在我訣了別已經走到了門，她才匆忙地跑來，就像忽然想起了的那麼快，她把我的胸口抱着，與其是溫存寧是痛心。

華侖斯太（握着她的手） 你請鎮靜——突根堡，里邪吞斯太，和其它的舊友們又是如何？

夫人（搖着頭） 誰都沒有見過。

華侖斯太 西班牙的伯爵公使呢？他平常是很熱心替我辯護。

夫人 他的舌頭已經不再幫你。

華侖斯太 太陽如已經不再照耀我們，以後便只好用自己的火光來照耀起去。

夫人 呵，爵爺，你說的是，宮廷上的人們所私語，國內所放言，拉摩爾曼所示意——

華侖斯太（迅速） 拉摩爾曼！他說過什麼？

夫人 他們說你蹂躪了欽差全權，侮蔑了最高的皇上的御旨。西班牙人，巴威的高傲的侯爵們，都控告了你——在你的頭上有暴風雨將臨，比前次在雷根斯堡陷害了你的那回還要甚。他們說，他說——呵！我是說不出唇——

華侖斯太（緊張） 說什麼？

夫人 說有第二次的——（停頓着）

華侖斯太 第二次的——

夫人 更沒名譽的——懲罰。

華侖斯太 他們說（激昂地在室內踱着）哦！他們在逼我，栽陷我，逆乎我的本心。

夫人（哀願地接近他的身邊）哦！爵爺，假如還有點辰光——假如還來得及表示服從和退讓——請你就退讓吧——把你那矜持的心收勒着沒放，你所讓步的，是你的君主，你的王。哦！陰險的惡意用有毒的生憎的解釋蒙蔽了你的善良的心，你不要再是那樣。我們的好朋友實在少數。你是曉得的！我們的太速的成名惹起了別人的嫉妬——假如皇帝的惠眷也離開了我們，我們便沒有出路！

第三場

迭爾次克伯爵夫人，領着公主特克拉登場。

伯爵夫人 姐姐，你怎的爵爺還沒有喜興地和公主對面，便談起了家常的事情，而且談的似乎不吉慶？快樂是只有須臾。符理都朗德爵爺，這是你的公主！

（特克拉羞怯地走向她的父親，打算弓着身去接吻他的手；他把她抱着，凝視了好一會。）

華侖斯太 是呀！我的希望已經開花。我作為更大的幸福之保證而領受着她。

夫人 當你領着大軍去勤王的時分，女兒還是嬌小的孩子。後來你由蓬美侖的戰地回家，女兒進了修道院裏，一直到現在都是住在那兒。

華侖斯太 我們在這戰地替她關心，關心着怎樣把她養成，怎樣能使她獲得着最崇高的地上的光榮，而自然母親在靜默的僧院中已經盡了她的責任，對於這可愛的女兒由寬宏的恩惠中給予了神聖的贈品，把她美好地裝飾着達成我的希望和她的使命晶瑩。

夫人（對公主）孩子，你怕不認識了你的父親？你最後看見他的時候，是僅僅八歲的年齡。

特克拉 但是呢，媽媽，我一眼便認出了——爹爹一點也沒有老——和我思想中的父親是一模一樣，他現在立在我的面前這
樣放光。

華倫斯太（對夫人）好謙和的孩子！注意又精細，說話有分寸！你聽吧，我對於我的命宮曾經懷恨，因為我沒有兒子，沒人能承繼

我的榮名，沒人能把這驟將消滅的存在綿延為萬世一系傳到永恒。我這懷恨是大不應該。我現在要把我這戰士生活的榮冠在這如花的姑娘頭上冠戴；假如有一日我把這變成爲王冠，加在這美好的額上，我的努力也不算枉。

（他擁抱着她，在此時皮柯樂米尼登場。）

第四場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接着是伯爵迭爾次克向前人們走來。

伯爵夫人 那兒來了保衛我們的御林騎士。

華倫斯太 哦，歡迎呀，麥克司。你時常總是把美滿的快樂替我送來的人，你把我的生命太陽送了來，猶如那清晨的喜慶的明星。

麥克司 將軍——

華倫斯太 以前是皇帝經過我的手向你報酬。今天你使我這幸福的做父親的人感戴，我符理都朗德應該自己來償還這項負債。

麥克司 爵爺！你償還得太快。我是抱着慚愧，甚至難過，而來；因為當我一達到了這兒，我把夫人和公主送到了你的手裏，你立刻便從你的馬房，給我一駕豪華的輕車轡上盛裝，作爲我的效勞的獎賞。真的，真的，獎賞得太快。僅是一點效勞，一點當辦的差！我蒼黃地接受着這差事向你滿心感謝了的，不是爲要得這賞賜——唉，我也並不會想到，我的差事會給予我以最美的福祉！

（迭爾次克走來，遞一封信給華倫斯太，渠即迅速開封。）

伯爵夫人（對麥克司）他犒賞了你的勞嗎？他的快樂是多虧了你。和你真是相趁，你那樣謙虛；但我姐夫總揮霍得像個王侯

長者，也合乎他的脾氣。

特克拉 是那樣我也不好不懷疑我父親的愛，因為父親的心還未向說明之前，他的手已經把我裝飾了起來。

麥克司 是的，爵爺總是宏惠而令人歡快！他握着公爵夫人的手，逐漸熱情地——我沒有一件事情不向感謝——哦！在這尊貴的大名符理都朗德之下我是萬事皈依！我一生都要為這個大名之伴據——每項幸福，每朵美好的希望之花都要開在這兒——我的運命和這個大名，緊緊地締結着如像一個魔輪。

伯爵夫人（一直是關心着華侖斯太的，她看見他見信後有點焦慮的神氣） 姐文想不要受人打擾。讓我們迴避。

華侖斯太（迅速轉過身來，鎮靜着，快活地對其夫人說） 夫人，我再說一遍，你來到戰場真是歡迎你是這宮廷的主人。——你，

麥克司，仍然承繼着你的舊差，在這時我有點公事不能分身。

（麥克司呈出手去讓公爵夫人挽着，伯爵夫人挽着公主，同下。）

迭爾次克（在背後招呼着麥克司） 你沒忘記出席開會的事情。

第五場

華侖斯太。迭爾次克。

華侖斯太（沉思着自語） 她見到的全不錯。——和其它的情報也相符合。——維也納已經下了最後的決議，連我的後繼者都

已定妥。那是匈牙利王費丁南德皇帝的兒子，他現在是他們的救世主，新出的明星，一顆對待我們的辦法，他們是已經決定，就如逝世者已經有了繼承。因此，不可失掉一刻的時辰（在這時迴過身來看見迭爾次克，把一封信遞給他）阿屈林曷伯爵在信中辯解，格勒司也決定不來——這使我不愉快。

迭爾次克 假如你再要躊躇，他們離去一股又是二股。

華侖斯太 阿屈林曷在扼守着鐵牢，爾道路，我須得派遣一個人前去，要他抵拒着由邁朗德而來的西班牙兵的侵入。——是啦！那位老軍使惹新才不久又來見過。他從圖倫伯爵替我們帶來了甚麼？

迭爾次克 伯爵致意你，說他去訪問過瑞典國的宰相，在赫爾胥它達，今次會議的地方；但是那宰相說他是疲倦了，和你的交際的繼續他已不再想。

華倫斯太 這又怎講？

迭爾次克 是說你說話不負責任，你只是在愚弄瑞典國人，你和撒克遜人聯結同他們對抗，結局你是破一點小費便和他分張。
華倫斯太 是那樣的！難道他要叫我送一片德意志的大好土地給他，聽他劫掠，終至於弄到我們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稱王？他們要滾，便滾蛋，滾蛋那樣的隣人我們並不稀罕。

迭爾次克 你給他們一片小小的土地吧，縱橫並不是割到你的地面！你何用關照呢，只要決定勝負，管誰來還錢。

華倫斯太 讓他們滾，滾——你是不明白。他們是要我把德意志帝國瓜分，讓我負一個賣國奴的罪名，我才不是那樣的亡八。我當得被人尊仰為祖國的砥柱，顯示着我是一位直屬的諸侯，我要堂皇地列入諸侯的行班。在祖國中不能讓外來的勢力把根盤，而以果特人為最混蛋，這些餓鬼妬視着我們德意志國的蕃榮，我的計畫雖讓他們來參加，但我決不讓他們來得到一份。

迭爾次克 然而同撒克遜人的交涉你不想更加誠實一星？你走着這樣迂曲的路，他們會失掉忍耐——你說吧！這一切的面具究竟有什麼用處來？朋友們都生了疑心，都把你摸不準——奧克森胥體命，阿命海卒，都於你的躊躇找不出話來說。結局是我成了騙子，凡事都由我提出，我不曾得到過你一次的親筆。

華倫斯太 我不會把親筆給誰，你是知道的。

迭爾次克 但是言而不行，究竟叫人怎樣來認你的誠實？你自己想想吧，你一向和敵人所有的交涉，似乎也都是恰到好處。雖是除掉翻弄敵人之外你並無它圖。

華倫斯太（暫時沉默了一下，凝視着他） 你到底根據什麼曉得我不真實地在翻弄敵人？曉得我也不會在翻弄你們？你把我認識得那樣明白？我並不記得會把我的內心向你傳達過——皇帝真的是苛刻着我——我如高興，我能充分地向他報復。你們認識得我的力量，這使我歡喜；但我把這力量實際地發揮與否，我曉得，你是和別人一樣，同等的無知。

迭爾次克 你總是那樣使我摸不着底細。

第六場

伊羅出場。

華侖斯太 外邊怎樣了？大家是否在準備？

伊羅 他們都一致遵照着你的意思。皇帝的要求他們都知道，也在鬧嚷。

華侖斯太 伊索郎講的話是怎樣？

伊羅 他的身與心都是你的，自從你替他把負債賠償。

華侖斯太 可拉爾妥又是怎樣？德沃達特和梯芬巴赫對你怎講？

伊羅 皮柯樂米尼怎樣，他們就怎樣。

華侖斯太 你是以爲，我可以和他們大攪？

伊羅 —— 只要你覺得皮柯樂米尼父子可靠。

華侖斯太 那是和我自己一樣。他們不會和我離開。

迭爾次克 然而我想，那老狐狸的奧克它佛，你是不好過於信賴。

華侖斯太 你公然要教我以知人之明。我和那老頭子上過十六次的陣，——而且——我調查過他的命星，我們是屬於同一的

星辰——總之——（神妙地）這是有點特別的情形。其它的人假如你也能替我保證——

伊羅 萬衆都是一個聲音：都望你不要把指揮權拋棄。我聽說，他們要派代表來見你。

華侖斯太 假如我對於他們要負責，那他們應該同樣地對我。

伊羅 那是無庸說。

華侖斯太 他們該給我一通證文，要發誓，要立盟，無條件地對於我的事業甘願獻身。

伊羅 有何不可？

迭爾次克 無條件麼？對於皇上的奉公，對於奧大利的義務，他們總要保留。

華倫斯太（搖首） 我總得要他們無條件。任何的保留都不能有！

伊羅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來——迭爾次克伯爵你今晚是不開一次晚餐會？

迭爾次克 是的，一切的將軍我都已經招待。

伊羅（對華倫斯太） 怎樣，你能不讓我發揮自由的手腕？我要把將軍的誓辭弄來，如你的心願。

華倫斯太 你去把他們的親筆替我弄來。怎樣弄法，全憑你的心裁。

伊羅 假如我替你弄了來，黑字寫在白紙上，當場的武將都盲目地服從你的主張。——你是不真有決心，以快意之舉而干天命？

華倫斯太 總之你給我去弄那證文！

伊羅 你的行動要過細想想！假如你不把兵力減少——不讓幾個旅團和西班牙兵合併，不想從手中永遠放掉兵柄——你不能夠滿足皇上的慾望。還有一層也請放在心上，你假如在形式上不想同宮廷斷緣，皇上的御旨和嚴重的勅令你不能夠侮蔑，不能夠拖延，不能夠再徘徊觀望。請決定你的心腸！你不想用決斷的舉動以制機先？還是要依然躊躇，以等待非常大變？

華倫斯太 在非常大變未決定之前，這樣做是最為妥便。

伊羅 哦！請把時期捉着，它是一去不返。一生之中真正重大的機會之來是十分稀罕。應該要下決斷的地方，須得有各種情形妥適地相逢相攢——機會這種幸運的經緯總是零碎地散在，只要在生涯中湊集於一點，便形成堅實的果團。你看吧！現今聚集在你周圍的人是怎樣的堅絕，怎樣的定命——最優秀最卓越的軍隊首領，聚集在你這位王者般的領導者的周圍，只等着你的一瞬。——哦！不要讓他們又各自分散！在這戰爭的全經過中，想再有一次這樣的結合為事甚難。高潮到了，請趕快把重船離岸。——在這大眾的宏流中，各個人的精神漲寬。現在正好幹，還好幹，還好幹，爭傾刻會把他們分散，或西或東，或北或南，共同的精神分散於小己的利害憂患。在目前為大勢所捲而一切不顧，一朝獨處則感慨空如，只覺得自己的無力，而迅速地轉回到通常的義務之路，只求在衙門下棲遲自娛。

華倫斯太 時機尚未到。

送爾次克 你總是那樣的口調。究竟要等到幾時？

華命斯太 等到我的通知。

伊羅 哦！你總要等到土煞星從你離開，等到財喜星的到來！我告訴你，你的運命星其實是在你自己的心懷。請你把你自己的信賴，果斷便是你的金星危害你的唯一的罪魁便是疑忌。

華命斯太 你說的只是你所理解。我對你已不知說了多少回！——在你誕生時光明之神的歲星已降；你在神祕中看不出風光。只有在地中你能暗黑地翻掘，你是盲目地如同冥府的王，他照着你的一生以淡淡的鉛色的光。你只能看點地上的東西，普通的東西，把隣接的和隣接的巧於搭上；在這兒我能够相信你的主張。然而在自然之深部含着幽遠的意義所織就的文章，——由這塵世建達到天界的靈梯，有無數的橫樑，天上的威力發揮着作用從那兒一下上——大圈包着小圈，逐漸縮小着環繞着那中心的太陽——這層就只有那生性豁達的神子，他那無垢的眼睛才能够觀賞。（在廣廳中步了一轉之後，停止着又繼續着說）天上的星宿不是僅僅造出晝夜，造出四季——不是僅僅對於農民示以耕種與收穫的時期。人的行爲也是宿命的播種，播在未來的黑暗的土壤，一切都付與玄機。故爾有知道播種時季的必要，有選擇正當的黃道吉日之必要，要留心觀察那天上的十二宮，看是否有妨害成長與發展的煞氣藏在何處作用。因此且讓我猶豫須臾。在這期間你們去做你們的分內事。現在我還不能說出，我想做麼子。放棄我是不能放棄。我不能放棄！他們也不能免我的官——你們請放心做去。

內侍者（上） 將官們到了。

華命斯太 把他引到這兒。

送爾次克 一切的隊長你都想引見？

華命斯太 用不着。只要皮柯樂米尼父子，馬拉達士，布屈勒，佛爾格齊，德沃達特，客拉伐，伊索朗尼。

（送爾次克帶着內侍者下。）

華命斯太（對伊羅） 你監視過那位奎士登普嗎？他私自會和什麼人說話？

伊羅 我把他嚴密地監視過。他不會同誰說話，只同奧克它佛。

前人奎士登普、皮柯樂米尼父子，布屈勒、伊索朗尼、馬拉達士和其它三位將軍登場。由華侖斯太的指揮奎士登普就坐於正對面，其餘的人依着官階就位。有一瞬間的沉默支配着。

華侖斯太 我已經拜聽了你奉來的御旨的內容，奎士登普閣下，我已三加思索，放下了決心，再也不能動。但這些將軍們應該親自聽聽皇上的御旨從你的口中——望你在這高貴的頭目人們之前宣佈出聖旨以昭鄭重。

奎士登普 謹遵台命，但我誠惶誠恐十分當心，是天子的大權與威稜使我發言，不是出於我的大膽。

華侖斯太 客氣話請少談。

奎士登普 皇帝陛下於其勇敢的大軍用符理都朗德此人置為有榮冠與戰功的首領，希圖迅速地轉禍為福，轉敗為勝，皇帝是有充分的自信。一開始便真的適合御心，陪門被把撒克遜人掃盡，阻遏了瑞典的常勝軍——地方上又才得新的安寧，這些都多虧得符理都朗德公爵把散在的敵軍從德意志的一切流域中誘引，把萊茵、白侖、哈德、那納、奧克森胥體命更連那位無敵王都引誘到了一個集中陣，最後是在這兒女倫堡前面一場大血戰決了誰輸誰贏。

華侖斯太 請說出話的要領。

奎士登普 一種新的精神立地表現着新的將軍。不再是盲目的怒氣和盲目的祭氣鬥很，而是明確的對立戰，堅實和剛勇對陣，智略使勇敢投誠。要誘將軍出戰徒是枉然，他深而又深地只在陣中掘坎，就像要在那兒造一座坎山。最後那無敵王失望地要來突貫，他把他的人馬趕進了屠欄，飢餓與瘟疫的猛威徐徐地使陣營為屍首堆滿。敵陣中遍地都是鹿柴，無數的管道中有死神埋伏，無敵王猛勇衝鋒在這鹿柴中馳突。攻擊和抗戰迸出火花，人不會得到過這樣的眼福。無敵王退下戰場，人馬終被衝斷，未得到尺寸的土地，弄得屍體如山。

華侖斯太 我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戰慄，請不必從報章上摘下來向我們誇談。

奎士登普 我的差事要加我以非難，但我的心是始終想發着讚嘆。瑞典王於女倫堡陣失掉英名——於呂村平原失掉生命。然

而符理都朗德公爵的行徑真是驚人，他在這偉大的一日之後，却像敗兵之將向陪門逃奔，由戰場上消去了身影，在那時年青的隈馬英雄無阻地侵入了佛郎經，長驅直達多惱河濱，突然在雷根斯堡之前立着使一切善良的天主教徒都吃了一驚。在那野忠義的巴突命的侯爵火急地求着救兵，——皇上便遣了七名使臣向符理都朗德侯爵以此哀懇，雖然皇上是施令的人君，然而不行，在這時候公爵只記着往日的仇恨，犧牲了一般的安寧，對於舊敵逼着復仇的快心。於是乎雷根斯堡便陷於敵人！

華侖斯太 麥克司，這說的是何時的事？我是一點也沒有記憶。

麥克司 他說的似乎是我們在叙列幾亞之時。

華侖斯太 是是是！但我們是爲什麼到了那兒？

麥克司 是長驅着瑞典兵和撒克遜人。

華侖斯太 不錯！他是說得太詳盡，使我忘記了全部的戰情——（對奎士登普）請再往下說明。

奎士登普 在多惱河畔失掉了的名譽，在奧德爾河畔或許可以恢復。符理都朗德親自出陣，好對手的孤士達夫——正面遇着

圖倫與阿侖海牟，大家都期待着這場戰陣可以飽人眼福。事實上兩軍也的確是十分接近，然而而是爲的聯歡，爲的寅賓。全德意志在戰禍之下哀哭，而華侖斯太的營中却是天下太平。

華侖斯太 好些血戰每是戰出無名，因爲年青的將軍需要戰勝。有名望的大將之一過人處，是他不必爲顯示自己的身手而戰爭。利用一個阿侖海牟以開自己的武運，在我是有所不能；假如我把那撒克遜與瑞典之間的聯衡，那可恨的聯衡，解消，我的控兵不進於德意志會是更好。

奎士登普 然而那聯衡未得解消，血戰又從新起來。在這兒侯爵終又恢復了舊時的名譽。在胥太堯的戰場上把瑞典軍降服了，未及交綏——在這兒天公的正義算把那叛逆的渠魁，這番戰役的點火者，馬斯亞司·圖倫之輩，交到了復仇者的手裏——然而他是落到了寬大的手，不是受刑罰，而是受了報酬，公爵豐富地賞賜了他，釋放了天子的寇讎。

華侖斯太（發笑）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在維也納已經把臨街的窗廊租好，好看他坐在囚車裏過街。——我是該挨罵的，假

如我是打敗。然而少送了一種熱鬧給他們看，那些維也納人也要見怪。

奎士登普 叙列幾亞得到了解放，把公爵迎到危急存亡的巴突命是萬民所望。侯爵也果然開動了隊伍——他悠悠然通過培門走着最大的轉路；然而在他未看到敵人之前，一大轉彎又佈起了冬陣，以天子的大軍壓迫着天子的御領。

華倫斯太 那大軍委實是可憐，一切的給養衣被都不周全——而且到了冬天。天子把自己的軍隊是看成了什麼？難道我們不是人？不是遇着寒氣濕氣，遇着任何的困厄都可以丟命該死的？真是我們軍人，我們走到那兒，人們便逃個乾淨——我們要從那兒退出，又是載道的怨聲！沒有人給糧，自然便不得不搶，對於任何人都搶，因而在任何人看來都像魔王。這兒立着我的將軍們。客拉伐德沃達特伯爵！布屈勒！請對欽差說明，看糧餉究竟欠到了好久？

布屈勒 不發餉已經有一年左右。

華倫斯太 士兵應該要餉，這是當然的正狀。

奎士登普 這和八九年前符理都朗德侯爵所說的話完全兩樣。

華倫斯太 是，那是我的責任，我很知道，我自己使皇上把我看成了那樣的材料。是的，在九年前丹麥戰爭的時候，我替皇上招募了四五萬人的軍隊從他的國庫使他一個銅板也不會虧。——那時的一些戰鬼，通過了撒克遜的界限，直達於波羅迭海岸樹起了他的聲威。那時候時勢還好。在全帝國內我的名望是唯一的崇高，他們說我阿伯列希特·華倫斯太是王冠上的第三個珍寶。●然而在雷根斯堡的王侯會上，事情破了。我的經費是取自誰個的錢袋，公開了出來。我以一介忠誠的公僕，背着國民的詛咒——把這只是使皇帝增加其偉大的戰爭，歸其責任於諸侯而所得的是怎樣的報酬？怎樣的報酬呢？我是成爲了他們的不平的犧牲——我遭了譴貶。

奎士登普 閣下你是知道的，在那不幸的會議上，陛下的自由是怎樣的有限。

● 珍寶原文爲 Edelstein (寶石)，在華倫斯太之前，尚有 Lichtenstein 與 Dietschsteinstein 二人，stein 在德文爲石，與寶石之

石相切，故華倫斯太被人稱爲第三個寶石。

華侖斯太 鬼話連天！使皇上自由的東西，當時是握在我手——你的話和實際相謬！犧牲了國家，竭忠於陛下，而我才弄得那樣傻，我嗣後對於國土也就學到了完全不同的想法。我這手中的元帥杖誠是皇上所贈，但我作為國家的元帥要運用它以謀大衆的安寧，以謀全體的幸運，而不再是只圖增大一人——請說出要領來吧。究竟你要我做甚？

奎士登普 第一是皇帝陛下的指令，希望軍隊速行退出培門。

華侖斯太 就在這目前究竟要叫我們開向那一邊？

奎士登普 開向敵人所在的地點。因為陛下希望雷根斯堡在復活祭之前把敵人驅走，使新教徒不再佔領着寺院——不使異端的亂行玷污了這祭典的清焰。

華侖斯太 這可辦得到嗎，諸位將軍？

伊羅 那是不可能。

布屈勒 絕對的不可能。

奎士登普 皇上也會經給了塞司上校的命令，叫他開拔向巴突命。

華侖斯太 塞司要幹甚？

奎士登普 幹他所應盡的責任。他已在進軍。

華侖斯太 他在進軍！我是元帥，給了他明確的命令，叫他不要移動我的指揮權原是耳邊風在我的部下應該對我服從，沒有服從怎能言陷陣衝鋒？諸位，我的諸位將軍，請你們裁判看這位背盟不守命令的官長，該受怎樣的懲辦？

伊羅 他是該死！

華侖斯太（看見其他的人遲疑着不語，更厲聲一番）皮柯萊米尼伯爵，他該受怎樣的懲辦？

麥克司（沉默了好一會）依據法文——是該死！

伊索朗尼 該死！

布屈勒 依據軍法該死無疑！

(李士登普立起來。華命斯太也跟着起立，全體都起立。)

華命斯太 軍法要處死他，並不是我自己。如果我赦了他，那是我對於皇上的應有的敬意。

李士登普 像這樣的情形，我是無話可言。

華命斯太 我接受這司令權是有條件，第一是，凡為我利的人，任何人，不怕就是皇上，關於軍隊都不能發言。我是以名譽和首領來期其進行，關於這事我非做主人不行。是什麼使孤士達夫成爲了蓋世無雙？那是因爲他是他的大軍中之王！但是，王是什麼？王是除由他的同類而外不能打敗——但請說出要領吧。精粹的還沒有來。

李士登普 皇儲在今春要從邁朗德出發，有一批西班牙兵通過德意志送往荷蘭。爲求他的沿路的安全，皇帝希望從這兒挑出八個聯隊馬上作伴。

華命斯太 曉得了，曉得了——八個聯隊——真好！拉摩爾曼教父想得真好，假如沒想得這樣的狡猾，我們真想由衷地罵他幾聲胡鬧。八千的騎兵，哼，那是準定，我已經看見動身。

李士登普 並無其他的別意。聰明盡其忠告，緊迫促其施行。

華命斯太 欽差大人，何必如此？人們是已經看厭，不高興與太阿在我手中堅持，你怕我不能夠推知人們正高興尋着這個口實，使用西班牙的名字，減少我的勢力，向國中輸入一批新的軍隊來，不歸我的管理。要我立刻就表示投降，我還沒有弱到那樣。凡是皇軍都該向我服從，凡是在講着德意志語的地方，我的契約上是在這樣講。但是從西班牙要來軍隊和嗣王，作爲國賓要從國內通過，這條沒有寫在契約上。——要那樣靜悄悄地便改換約章，且請先把我弄弱，其次送葬，這並不要費怎麼大的手腕。——欽差大人，你何必走那樣的轉彎？直說吧！皇帝和他的約束已經使他感着壓迫。他有意思要我滾蛋。我要幹點事情來使他喜歡。這是在你未來之前，已經決定了的事件。(將校們中起出動搖勢子逐漸增進。)對於我的將校們真是遺憾，我還不知道，他們墊出的錢和應該領的糧究竟怎樣還。新的統制要提出新的人物，往日的功勞立地變爲陳飯。在軍中有多數外國的同僚，只要他們是勇敢而有才能，我不會問過他的出身，也不會問過他的籍貫。這在將來自然要變現在——我可不能再照管。(就座。)

麥克司 非走到那步不可，真是難解！——整個的軍隊會極端鼓噪起來——皇帝是被人濫用，那是不該。

伊索朗尼 那是不該，整個都歸破壞。

華侖斯太 忠實的伊索郎啲，正是那樣。我們慎重地所建築的東西都要歸諸破壞。然而却會有一位將軍出馬，待到戰鼓一響響時，戰士們又齊集在皇帝的轎下。

麥克司（匆忙地，焦促地從甲走到乙，解勸着他們）聽我說吧，我的元帥聽我說吧，各位將台爵爺，我誠意地哀懇！在我們開會討論，向你提出意見之前，切沒下出結論——來吧，弟兄們！我覺萬事都還有恢復之望。

迭爾次克 來，來！我們在候事房和其它的人相商。（下）

布屈勒（對奎士登普）假如你肯聽我的逆耳的忠告，暫時間你最好沒露色相，就是你胸上的黃金的胸章，也不能作為對於暴行的保障。（外面有騷然的動作）

華侖斯太 這忠告是至當——奧克它佛，你好生替我保障顯客的安全。奎士登普閣下，請好避免危險！（奎士登普欲發言）關於這不高興的問題沒用講，毫沒用講！你盡你的責任是理所應當。人和職務之分我還能弄得清爽。

（在這時奎士登普借奧克它佛將下，桂慈，梯芬巴赫，可拉爾安都闖進來，背後尚有多數指揮官跟隨。）

桂慈 他在那兒，他要把我們的將軍——

梯芬巴赫（同時）我們公然聽說，你要把我們——

可拉爾安（同時）我們要同你一道生，同你一道死。

華侖斯太（莊重地指示着伊羅）這兒的這位元帥知道我的意思。（下）

第三幕

伊羅與迭爾次克。

迭爾次克 請對我講！今晚在議會上你對於將領們的辦法究竟怎樣？

伊羅 你聽吧！我們造成盟誓一章，我們要聯名給公爵獻上，要把身體和生命都獻給公爵，並不剩下一滴血漿；然而對於皇上盟誓過的義務是並立無妨。這很要緊！我們把這作為獨立的保留而明白地除外，以舒緩大家的良心。你聽啦！這樣寫好了的文章要在食前向他們提出，沒一人會發異論。——請你再往下聽啦！在食後，精神已為酒亂，心情鬆泛，眼睛不睜，在那時便暗地另換一張，其中沒有保留的條款，便叫大家簽名。

迭爾次克 什麼？你以為由詐騙所弄成的盟誓，可以有束縛的效能？

伊羅 總之我們是把他們網定。——他們隨後對於這詭計不平，也就讓他們去不平。儘管他們要怎樣去辯白，朝廷總以為他們是簽了名。一朝成了叛逆便只好甘於叛逆，大家要轉禍為福，置之死地而後生。

迭爾次克 唉，我倒是什麼都好，總要幹起來才有味道。

伊羅 其實——那事情倒也無關緊要，將領們的態度用不着過問，我們只消把誓約送給我們的首領，使他相信他們都是他的人，他因此便振作而認真，儼如是有他們做背境。那樣他也就執掌着他們，拖着了他們前進。

迭爾次克 我覺得我們的首領也有好些不行。他把自己的耳朵借給仇敵，叫我給圖侖和阿侖海牟寫信，對於惹新他以大膽的話語自由地言明，把計畫上的事情和我們作長時間的討論，我現在以為把他拿定了，但他一溜又溜過身，就好像他只想固守其地位，並不想做什麼事情。

伊羅 難道他把他舊有的計畫拋棄了不成！我對你說吧，他是睡着醒着都沒想到別的事體，他是每天每日都在占問天星——迭爾次克 是呀，聽說在今天夜裏，他和那天文博士要籠居在天文塔裏，觀看天上的奇異。聽說今夜是重大的一夜，將有偉大的持續的什麼現象在空中現起。

伊羅 希望那種現象是現在地下。將領們現在是異常的熱中，只要不除掉他們的領袖，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參加。看吧！我們於反抗朝廷的緊密的結束，已經把基礎面就。名義固然不甚堂皇，只在固定着爵爺的司令的職守。然而要曉得，形勢一熱烈地進展，人們瞬即要忘記是怎樣起頭，我已打定主意去籌畫，要使爵爺覺得他們都已入彀——相信他們是可以赴湯蹈火。機會要誘引着他。只要他走下了這第一大步則可，對於維也納的朝廷不肯聽命，事件的必然性便一步一步地把他往前導引。於他為難的是目前的選擇；只要弄到非做不行，那便會顯出他的財力，他的聰明。

迭爾次克 敵人也只在等着那個機會，調遣他的大兵。

伊羅 你來！我們要在這幾天之中比這幾年來所幹的，更把事情促進。——你要曉得，總要人事先有幾層，然後才現出天應！去找將領們去吧。打鐵要趁熱纜行。

迭爾次克 你去吧，伊羅。我須得在這兒等我的夫人。總之，我們是絲毫不笨——假如一條線索斷了，另外已準備下了一根。

伊羅 是的，你的尊夫人笑得十分機巧。你有什麼事？

迭爾次克 是神妙沒說話！她已經來了！

(伊羅下。)

第二場

伯爵與伯爵夫人迭爾次克，夫人由小房中走出，其次侍者出。其後伊羅登場。

迭爾次克 公主來了嗎？我沒法把他再留。

伯爵夫人 她立刻就來了。只請他出頭。

迭爾次克 不過我倒不明白，我們這樣幹，公爵是不喜歡，關於這一點，你是知道，爵爺決不會談。是你勸我幹我才來幹，但可以幹到什麼程度你應該有個畫算。

伯爵夫人 那我一手承擔（自語）這事情是用不委任。——姐夫就不說話，我們也看得分明。——他為甚麼要叫那小姐來，他為

甚麼恰恰選着他去接待，你怕我不會猜，因為和全無名望的女婿定了婚，這一傳出，實在不大好聽。我是把你看透了，不過幹着這樣的玩意兒，是不合你的身分。真是不行！這一切該讓我來經營好。——你的真相騙不過你妻妹的眼睛。

侍者(上) 將軍們來了！(下)

迭爾次克(對伯爵夫人) 你請用心，要把他的頭腦弄昏，想着些什麼事情——等到他就席時，不費什麼躊躇便立地簽名。

伯爵夫人 你去關照你的客人，你去把他送來。

迭爾次克 因為他的簽名關係着整個的利害。

伯爵夫人 去關照你的客人啦！你去。

伊羅(轉來) 迭爾次克，怎麼還在捱？一屋子都坐滿了，大家都在等待。

迭爾次克 就來就來(對伯爵夫人) 還要不可太覺時——他的老頭子已經在多心——

伯爵夫人 誰要你這樣叮嚀！

(迭爾次克與伊羅下。)

第三場

伯爵夫人 迭爾次克·麥克司·皮柯樂米尼。

麥克司(小心地窺進) 迭爾次克姑母，不妨嗎？(走入室的正中，不安地四望) 她不在，她在那兒呀？

伯爵夫人 你好生看啦，在那個角落上，或許是在窗帷背後隱藏——

麥克司 那兒有她的手套！想趕快去取手套，伯爵夫人却先拿去了。你不通方的姑母，你不通竅——我總愛把我苦惱。

伯爵夫人 這話就是你的酬勞！

麥克司 哦，請你推察呀，我的心地——自從我們到了這兒——我一言一視都不敢苟且，這事情我素來不慣。

伯爵夫人 小大哥，你將來要習慣多端！我要澈底主張着你的順從的試驗，我萬事都可效勞，就要有這個條件。

麥克司 她究竟在那兒？爲什麼她不來呢？

伯爵夫人 你須得完全委託於我。於你更有好意的是有誰個！我並不讓任何人知道，就是你的父親，我也決不！

麥克司 那層是用不着擔心。我這焦灼的靈魂是怎樣騷動，我可以向他告白的，這兒沒有一人——哦，迭爾次克！姑母！是這兒的萬般都已改變，還是變的只是我？我覺得我好像到了異鄉。不再有絲毫的以前的希望和快樂。那一切都往那兒去了？我以前住在這同一的世界裏沒有什麼不滿足。如今一切都十分地平庸，十分地齷齪！同僚們在我都不能忍耐，連自己的父親，都沒法向他把口開，軍務，武器，在我都成了百無聊賴。昇了天的靈魂，從那永樂的天鄉返歸到他兒時的遊戲，職業，愛憎，友情，整個可憐的人性，大約是就有我這樣的心情。

伯爵夫人 但我倒不能不要求你，對於庸俗不堪的世界還要顧慮，在這兒正起着有重大的事情。

麥克司 有什麼事情在我們的周圍，看這異常騷擾的情形便可明瞭；事情一決定了時，大約也會向我傳到。姑母，你猜想我是到過什麼地方？但請不要嘲笑！這陣中的混雜，不講禮的朋友們的擾攘，無聊的笑話，亂談的喉嚨，使我不能安詳，這於我太逼仄，我只好跑去，爲這鬱塞的心找尋沉默，爲我的幸福找尋清淨的地方。伯爵夫人，請你沒笑！我是跑進了一座教堂，這兒有座僧房叫着天門院，我走進那兒去，和我的孤影成雙。在祭壇上掛着一幅聖母的像，油畫本奇醜，但正是我在這一瞬間所找求的朋友。燦爛的聖像，崇拜者的虔誠，我以前看得不少，但沒一次使我動心，但這一回却使我的懷疑和我的愛突然光明。

伯爵夫人 你領略着你的幸福。沒忘記環繞着你的世界。友情在這期間替你操心，事事都在替你安排。但在人們把幸福的路向你指示了時，你却不要扭扭。

麥克司 然而路在那塊——哦！旅行是黃金時代，在那時我們每天都聚在一處，只有入夜又才分開！在那時沒有砂錶投影，沒有鐘聲報時。時辰於我們一對幸福者在其永遠的進行中似乎停頓。哦！須得念着時辰轉換的人，是已經由天國墮落！鐘錶對於幸福者是不動不鳴。

伯爵夫人 你自己表示了你的心，已經有好一陣？

麥克司 我大膽地把第一句話說出了的是今天清晨。

伯爵夫人 怎的二十天中你才在今晨？

麥克司 那是在那獵區在這兒和涅坡母克之間，你趕上了來的便是那個地點，是全路程的最終驛站。在一座角樓上我們並立着，沉默着眺望荒野，在我們眼前有龍騎兵在驅馳，是公爵派來迎迓。別離的不安使我苦痛，我最後戰慄着才勉強說出了這樣的話：「公主，這一切都，在警告我，說我今天便不得不和我的幸福分襟。你在幾點鐘內便要遇着你的令尊，你周圍會環繞着些新的友人，而我便消失到羣衆裏，於你成爲陌生。」——「請你和我的姨母迭爾次克談談！」她迅速地插斷了我的話，聲音顫着，美好的頰上汎起了紅霞，她的眼光徐徐地由地上舉起來和我相遇，我已經不能再行支持——（公主現在門口，停留着，爲伯爵夫人所見，但未爲麥克司所見）——我勇敢地把她抱在了我的懷裏，我的嘴觸着了她的——而隣室中起了響響，打散了我們。——那原來就是你以後的情節，你所分明。

伯爵夫人（息了一下，偷看着特克拉） 是你客氣還是不甚好奇，你竟也沒有問問我的秘密？

麥克司 你的祕密？

伯爵夫人 是呢！我怎的直接跟着你走進了房去，我怎的找着了我的姨姪女，在她驚心的最初的一瞬時——

麥克司（快活地） 敢問其次？

第四場

前人 特克拉迅速出場。

特克拉 姨母請你不要費力。他最好是來問我自己。

麥克司（後退） 我的小姐！——迭爾次克媽媽，你使我說出了那樣的話！

特克拉（對伯爵夫人） 他到這兒很久了嗎？

伯爵夫人 正是，而且他的時間也快要過去。你在那兒就擱得這久？

特克拉 媽媽又在哭。我看她真是憂愁——而我的幸福是依然如舊。

麥克司（看得她失神）我現在又得到了勇氣來看你。今早我沒辦到。你穿戴着的寶石的光，在我眼中把愛人隱掉了。

特克拉 那樣看我的只是你的眼，並非你的心。

麥克司 哦！今天早晨，我在你的眷屬中，你令尊的腕中看見了你的時分，我看到我在這團圓中是一個他人——我的心在那一瞬間是怎樣地吃緊，我想去抱着他的頸子，喊他一聲父親！然而他那嚴烈的眼睛命令了這激湧着的感情沉默，那像星子的花環一樣環繞着你的鑽石也使我吃緊。爲什麼他一迎接到你便在你周圍築了一道圍牆，把這天使裝飾了起來就和裝飾犧牲一樣，投下了門第的可悲的重荷，在快活的心上！不用說愛是可以去尋求愛，但只有帝王纔能和那樣的璀璨接近得來。

特克拉 哦！還在談那番的假裝。你看，那重擔已經迅速地拋光。（對伯爵夫人）他是不快活。爲什麼他成了那樣？姨母，你替我太過

於把他叨難。他在旅途中是完全兩樣！他那樣的靜朗，那樣的開心見腸，我希望永遠看見你是那樣而不是別樣。

麥克司 你入了你父親的尊懷，你入了新的世界，這世界向你獻着殷勤，只有些新奇的物什刺激着你的眼睛。

特克拉 是的！這兒有好多東西刺激着我，我並不否認，多樣的戰士的舞台刺激着我，使我加倍地重新想起一幅可愛的光景。在前曾經是只現爲美好的夢境的，現在是卸結着真實和人生。

麥克司 那却把我的現實的幸福化成了夢境。我這最近的幾天是住居在太空中的一座浮島上；這島子却已經墜到了地平，把我帶回到往日生活的這道橋，把我從我的天空引分。

特克拉 只要在心中有確切的珍寶懷藏，人生的遊戲看起來更是快樂，只要我能够超越得它，回到自己的更好的所有來更堪欣賞。——（話頭一轉，帶着諧謔的聲調。）我在這短短的期間看見了好些新的東西是聞所未聞！但於這座城池所深藏着的

那個玄妙都要稍遜。

伯爵夫人（思索）是甚麼呢？這座城池的各個角落我都知道。

特克拉（微笑）到那兒去的路是神所護，有兩位老人在那門口站哨。

伯爵夫人（笑）是那呀！那座天文塔呀！那座奧妙平日警衛得甚嚴，何以你才來幾點鐘便被你發現？

特克拉 一位矮小的老人，有着白髮和慈祥的臉，他立地便把門開了，很通方圓。

麥克司 那是爵爺的天官，惹尼。

特克拉 他問了我好些事體，問我是何時生，何日，何月，是產在白天，還是夜刻——

伯爵夫人 他是推算你的命星。

特克拉 他也看了我的手，懷疑地搖着頭，我的手紋他似乎不甚高興。

伯爵夫人 那室中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常常進去總是跑馬觀花。

特克拉 我起初從白晝的明光突然進去，我真是不勝驚訝，因為一片昏暗的夜景突然把我包圍，由稀薄的光亮幽幽地照下。在我的周遭有六七個宏大的王像圍成半規，手中拿着王笏，頭上各頂着一個星徽，塔中的一切的光似乎就是從那些星徽而降。

引導者對我說，這些都是星王，支配着人的宿命，故爾呈顯着王者的容裝。那最外邊的一個陰晦的老人，頂着有暗黃色的星，那是塞土奴司土王[♄]；在反對一邊的那位吐着紅光，身上穿着武裝，那是馬爾司火王[♃]，這兩位星宿給我們人以不祥。但那位美

貌的女子在他的身旁，在頭上閃着柔和的光，那是維奴司金星[♀]，歡喜的女王。在她的左手有着翼的水王星麥玖里[♆]，在正中

那位爽快的男子，放着銀白色的光，頭上頂着星冠輝耀，那是木王星幽披特太歲[♂]，星之父王。日與月是在他的兩旁。

麥克司 哦！我對於爵爺的信仰天星，信仰靈力，我決不非難。不懂人的誇耀以精靈和神玄的力把這空間充滿，這平凡的自然對

於愛也實在不寬，更深的意義不在生活所教授的真實，而是在我童年時的童話之間。對於感激的心給與答辭，把永恆的殿堂

們向我開啟，向我伸出一千枝的極枝，陶醉了的精靈在其上搖曳，只有那朗豁的神玄世界而已。寓言是愛的老家，它喜歡棲

息在妖精與護符之下，它高興着去信仰神，因為它自己便帶着神韻。那古時的神話世界已經不存，那美妙的種族已經飄蕩盡

然而心趣需要一種言辭，舊式的衝動索回舊式的名，曾經親謁地在人世逍遙過的名號，現在已經歸了天星。他們從那兒向着

相愛者目瞬，就在今日帶來一切偉大者的是木星，帶來一切美妙者的是金星。

特克拉 假如那就是占星術，我也高興向這種快活的信仰皈依。在那高不可測的天空，在我們生下地時，已經用閃爍的天星，替

♄ Saturnus 土星 ♃ Mars 火星 ♀ Venus 金星 ☿ Merkur 水星 ♃ Jupiter 木星 (中國古稱為歲星)

我們把愛的花環編定，真真是又優婉又親切的心思。

伯爵夫人 天上也有刺，不單只薔薇，好生當心！莫讓刺把你的花環掛碎。幸運的女王維奴司所束成的花環，不幸的煞星馬爾司迅速地來催毀。

麥克司 軍神馬奴司的陰慘的國不久便會式微！伯爵爺的真摯的熱誠望得天幸，他要把橄欖的極枝編入月桂冠，於欣欣的世界廣實以和平。其次他那偉大的心不會再有什麼祈願，他已經十足地立功成名，如今他可以潔身退隱，樂叙天倫。他要回到他的領地，有一座華美的公館在宜清，來享優符理都朗德城也几淨窗明——直達到里仁山麓有獵圍的森林。在那時他可以毫無拘束地一任自己的偉大的衝動，高華的創造的本能。在那時他可以王者般地獎勵一切的藝術，保護一切的殊勝的經營——他可以建築，植樹，觀察天文——唉，假如那奔放的力仍然不能安靜，他可以和天然的元素鬥爭，他可以導河，可以移山易嶺，為人民的樂業使道路底平。在那時我們的戰爭的故事會供作漫漫冬夜的談心——

伯爵夫人 因此我便要向你忠告，老表，你沒趕早地便放下屠刀。因為像這樣的一位新娘，是值得用寶劍來奪取錦標。

麥克司 哦！她如果能用武器來奪到！

伯爵夫人 那是什麼？你們毫沒聽見嗎？——我似乎聽見了宴會室裏有劇烈的爭論和喧嘩。（退場）

第五場

特克拉與麥克司·皮柯樂米尼。

特克拉（待伯爵夫人一離開，立即迅速而悄靜地走向麥克司） 你不要相信他們。他們都在作怪。

麥克司 他們嗎——

特克拉 除我而外沒相信誰來。我立地看透了，他們是有企圖。

麥克司 企圖？可是那樣？難道他們會把我們的希望——

特克拉 詳細我不得而知。但要使我們幸福，把我們撮合，確非他們的誠意。

麥克司 這迭爾次克夫婦也一樣嗎？我們不是還有你的母親？真的，她是好個母親，值得我們孩提般地去信任。

特克拉 她愛你，並器重你，在任何人之上，但她總沒有那樣的勇氣，在我父親面前明講。爲得她的安靜，她不得不沉默無聲。

麥克司 爲什麼總要保守祕密？我的志趣，你該是知情？我投身在你父親的脚下，他當把我的幸運栽成，他是真摯，不僞，而厭恨曲枉，他是十分善良，十分高尚——

特克拉 要 you 才是那樣！

麥克司 你是今天才認識他。但我已經活了十年在他的眼下。他之出奇，且出乎望外，並不是今日才開始。他和神明一樣出人意表，於他正覺相宜，他總是要使人感嘆而驚異。恐怕他在這一瞬間不在等着我的告白，而是只等你的，只要你去請求，我們便成連理。——你沉默着？你疑惑地看着我？你對你的父親有甚不滿麼？

特克拉 我毫無不滿。——我只覺得他太忙，沒有時間和餘力來把我們的幸福掛在心上。（燕婉地執着他的手）你聽從我吧！——我們我們不要過於相信，這兩位迭爾次克我們要感謝原情。但是在相當以上，也不好過信，我們最好的——是信賴着我們自己的心。

麥克司 哦！我們到底要幾時才得天幸！

特克拉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你不是我的麼？我不是你的麼？——我的心中有一股高華的勇氣生動，是愛情把它給與了我——照理我應該再呈些女兒氣，沒沒把心胸開示給你。但假如你不從我的口上找尋真實，你在那兒還有真實可取？我們自己找着了我們，我們擁抱着，永遠地，緊緊，你相信我吧！這是超越了尋常的行徑。因此我們當把這作爲神聖的捕品，保存在我們的心底深深。這捕品是從天空替我們落下，我們只好感謝上天。上天爲我們結下了奇緣。

第六場

伯爵夫人迭爾次克向二人跑來。

伯爵夫人（急促地）我的外子派遣我了來。滿是時候了。他該去就席——（兩人都不注意，她插上去。）你們趕快分開。

特克拉 哦！我可不！時間不是才僅一忽。

伯爵夫人 公主娘娘，時間於你們跑得很快。

麥克司 姑母，無須乎着急。

伯爵夫人 快去！快去！他們都在等待！父親已經問了兩回。

特克拉 嗯！父親！

伯爵夫人 你是知道的啦，姪女兒乖乖。

特克拉 爲甚麼凡是集會他都應該在那又並不是他的交際往來，如是有威嚴有功勞的人尙不足怪，但他是太年青，於那樣的

社交不是適材。

伯爵夫人 你總想把他一個人獨佔？

特克拉（活潑地） 你猜中了。我的意思正是那般。是呀，我要獨佔他，你去向他們宣傳——

伯爵夫人 姪女兒乖乖，你怎的有點奇怪？伯爵條件你不要忘懷。

麥克司 小姐，我非去不可。再見吧。（特克拉迅速地背開他）有話說麼？

特克拉（沒有看他） 什麼也沒。你去。

麥克司 我可以嗎，假如你生氣——（他接近特克拉身旁，兩人眼睛相遇，特克拉沉默着立了一會，隨即投入他的胸懷，他擁抱

着她。）

伯爵夫人 分開！有人要來！我聽見了響聲——有別人的聲音在門外。

（麥克司從特克拉的手中離開，走去，伯爵夫人跟着他。特克拉起初送之以目，不安地在室中盤旋，隨又佇立着沉思。桌上有洋琵琶一具，特克拉將樂器舉起，心煩地調弄了一忽，唱起了歌來。）

特克拉（彈琴而唱歌）

桤林蕭蕭，雲迢迢，

姑娘在碧岸逍遙，

水波拍岸高復高，

姑娘歌聲澈暗宵，

眼兒被淚打濕了。

「心兒已死，世已空，

世間無復可心忡。

聖母，召兒歸九重，

儂已領略人間寵，

儂生已遇志誠種。」

第八場

伯爵夫人走向特克拉。

伯爵夫人 你怎的啦，姨姪女兒小姐？！你公然去吊着他的頸兒。我覺得，你應該還要看重一下你自己。

特克拉（在這時立起身來） 姑母，你在說甚麼？

伯爵夫人 你不要忘記，你是那個，他又是那個。我覺得有件事情你全沒提在心上。

特克拉 怎樣的事情？

伯爵夫人 你是公爵符理都朗德的姑娘。

特克拉 是那嗎？又怎樣？

伯爵夫人 又怎樣？真是問得當行！

特克拉 我們是暴發，他是世系。他出於隆巴爾幾亞世家，是領主的姑娘的兒子。

伯爵夫人 你是在說夢話？真的啦！我們難道要去求他，要他用手來使歐羅巴中最富裕的公主得到下嫁。

特克拉 那可是不必呀。

伯爵夫人 是啦，一個人切莫把自己低下。

特克拉 他的父親愛他，奧克它佛伯爵不會反對——

伯爵夫人 他的父親啦！他的啦！姪女，你的呢？

特克拉 自然是他的。我覺得你是怕他的父親，因為你在那人面前，在他父親面前，總是十分秘密。

伯爵夫人 （探索地看着她） 姪女，你是誤解。

特克拉 姨母，你多了心嗎？哦，請寬懷！

伯爵夫人 你覺得你的把戲是已經得彩——高興得不要那麼快！

特克拉 總要請你寬懷！

伯爵夫人 你的事情還沒走到那樣。

特克拉 我也是那麼作想。

伯爵夫人 你想，你的父親把他的尊貴的生涯始終以戰陣為家，任何安靜的現世幸福都已拋棄，把安眠都摒出了他的陣地，把

他高貴的頭腦晝夜騷勞，難道只是為的要替你們當個月老？只是為的要把你從道院引出，把你和你看上了的男子配合？——
那樣的事情他用不着那樣吃力為要用幼稚的手去折花，隨便地插在胸上做妝飾嗎？這種子不見於那樣播下！

特克拉 雖然不是專為我播下，但可以自由地為我結出美好的果。只要我的親切惠婉的宿命，從父親的大到不可思議的存在，
把生活的樂事替我準備了下來——

伯爵夫人 你就像一位慣講戀愛的小姐。你向周圍看看吧，要曉得你是住在那兒。——你不是住在藏嬌的華館，沒以為四壁為你的婚筵加了粉飾，客人的頭上戴着了花環。在這兒除由武器而外沒有東西放光。難道你還以為聚集了這幾千人，是替你在婚禮上做排場？你請看你父親的額上，扭着愁紋，你母親的眼中流着眼淚，在目前正懸掛着我們一家一族的興廢！把你那姑娘的幼稚的感情拋開，把你那小小的願望丟下！你是非常人的姑娘，請不要優，女子是不可以自作主張，要緊緊地締結在別人的運命上；把他人的選擇來歸為己有，在自己的心中深藏，以切實和愛情來加以撫養，那才是最好的姑娘。

特克拉 在道院中也在那樣講。我除掉作為偉大的女兒之外，不能作任何的祈禱，向我逼迫來的也是他的生活之遠響，使我不能有別種的感情，除掉這樣：我是命中註定，只好忍苦地為他犧牲。

伯爵夫人 那是你的宿命。你該甘心地服從。我和你的母親便是標本。

特克拉 宿命向我啟示了該為他犧牲的人；我是樂於從命。

伯爵夫人 那是你的感情，好姑娘，並不是你的命。

特克拉 感情的氣韻他是運命之聲。我已經是他的人。我現在活着的這新的生命，只是他的贈品。他有他的權利於他的創造物。在他的美的靈魂把我渡活了之前，我是麼哥？我要尊重我自己，都和愛人尊重我的一樣。懷抱着無價之寶，誰肯周章？我幸福地感覺着賦與了這樣的力量。人生是在端莊的心地之前端莊。我現在知道了，我是屬於我自己，堅強的意志，怎麼也不能抵抗的意志，在我自己的胸底我已深知，我為那最高的頭彩要賭掉一切的東西。

伯爵夫人 假如你父親所決定的是完全兩樣，你是不也要和你父親對抗？——你是不是要強制你的父親？你要知道，孩子，符理都朗德是你父親的姓。

特克拉 也是我的姓。父親會明白我並不辱沒父親。

伯爵夫人 什麼？連君主，皇帝，都不能把他強制，你做女兒的偏要和他抗衡？

特克拉 別人不能的，父親的女兒却能。

伯爵夫人 好的！你父親是沒有想到。他克服了一切的障礙，而在她女兒的自己的意志中却種下了新的禍胎。孩子，孩子，你只看

見過你父親的微笑，還不會看見過的怒眼。你的反抗的聲音，戰巍巍的，在他的近前那裏敢？當你只是一個人，你可以空想些大規模的計畫，讓你的辯舌編出美妙的花，於你鴿子的魂裝飾以獅子的膽。然而你請去試試看他的眼睛緊緊地把你鼓叮，你請到他的眼前去說出一聲「不肯！」他在他的眼前會局促，就如柔婉的花瓣在太陽的烈眼之前萎縮。——我並沒存心恫駭你呀，乖乖！我希望沒走到極端去，下不得臺。——他的意志我也還不知道。他的目的和你的希望相符，也未可保。不過呢，你是他的幸運所有的高華的女兒，你不好做效那慣講戀愛的姑娘的樣子，隨便地便拋給了那一位女婿，即使他就是未來的金龜，也要他對於愛獻了最高的犧牲才能招贅，不然是絕不合你父親的本意（退場）

第九場

特克拉一人。

多謝你的暗示！我的亂猜却是猜中了真底。情形真是那樣？我們在這兒沒有朋友，也沒有可信賴的心腸——我們除自己而外什麼也沒有。——目前逼來了堅苦的決鬥。愛！你神聖的，請給我以力！哦！她說得不壞！照耀着我們的心，的結合之前兆是有些不吉。這絕不是希望所栖息着的舞台。只有沉悶的戰耗在這兒喧嚷，就是愛情也要披上鐵甲，走到死陣上掙扎。

在我們的家中有陰暗的精靈通過，運命會迅速地把我結果。由沉靜的道院把我驅逐了出來，一種惠婉的魔術炫惑着我的心懷。它呈着天使的姿態把我引誘，我看它愈見接近着我飄浮，它以神樣的威力把我索引。引到了地獄，我無可抗衡。

（遠處有響識的音樂奏出）

哦！正當一座房屋遭着火災，上天在那時也聚集起雲彩，電閃從軒豁的天空射下，火焰從地下的洞穴冒開，連歡樂之神也盲目地興奮，把火把投向燃着的家財（退場）

第四幕

佈景：一座燈燭輝煌的宏大的廣廳，在正中處，靠後，有一張盛飾着的筵席，有八位將領坐着，其中有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迭爾次克，馬拉達士。左右兩側，更靠後，又有兩張筵席，各席坐六人。前方有配膳桌，舞台前場全部空着以供侍酒的小臣與侍者之奔走。一切都在活動。迭爾次克聯隊的軍樂隊在舞台上環繞着食桌通過。在樂隊未退完之前，麥克司·皮柯樂米尼登場，迭爾次克拿着一張文件向他走來，伊索朗尼拿着一個高杯。

第一場

迭爾次克，伊索朗尼，麥克司。

伊索朗尼 兄弟，我們之所敬愛！你到底躲在那兒去來？趕快就席吧，趕快！迭爾次克把他母親時代的陳年葡萄酒把我們款待，這兒的豪奢，大有海德堡派。你已經把最好的推過了。那張席上在作領土的配置，突庚堡，斯拉華達，李序吞斯太，徐特倫堡的家財，連同培門大領土的一帶，都提供了出來；你只要機敏一點，一定有你的份子在。突進吧！就起席來！

可拉爾安
桂 慈
(在第二席上叫出) 伯爵皮柯樂米尼！

迭爾次克 你們要他嗎？快些！——請唸唸這張盟辭，是我們擬出的，你看是否合式。大家都挨次地讀了，讀完後各人要在下面簽字。

麥克司(唸出) 『因各拉梯時·舍爾維勒·涅伐時』

伊索朗尼 就像拉丁文的格言——弟兄那譯成德文是什麼意義？

迭爾次克 『忘恩者正人不仕！』

麥克司 『吾儕之司令將軍符理都朗德公爵殿下，因皇上屢次之責譴，立意奉還軍職，願爲我輩一致之請求所動，此後仍與軍

隊不離，非得我輩之承諾不能捨我輩而去；侯爵既已俯從羣意，則我輩同胞更當一致團結，各立盟誓——效忠義於司令，凡我身軀即血液之最終一滴，均獻於司令，決不與之分離，但求在與吾輩效忠於皇上之盟誓不相抵觸之範圍內。（此但書由伊索朗尼重唸了一遍）凡我同胞既盟之後，如有一人背此盟誓，破壞團結者，即以漢奸論，於其生命財產將一致加以復仇。本盟誓由全體簽名保證。」

迭爾次克 你是否願意在這紙上署名？

伊索朗尼 他怎得不會！凡是堂堂的將領都得簽名，都不得不簽名——拿筆墨來！

迭爾次克 等到席散後啦，沒那麼快。

伊索朗尼（把麥克司拉開） 你來，你來（兩人去就席）。

第二場

迭爾次克，諾突曼。

迭爾次克（向配膳台側的諾突曼目瞬，同他一道向前面走來） 你把副本帶來了嗎，諾突曼？你把給我！是不是一眼不能看穿？

諾突曼 我把它一行二行地模仿，一筆沒有省略，除掉那誓言的地方，是照着閣下的指揮。

迭爾次克 對！你把它放在那兒，把這張立地投進火裏！它的效用已經完畢。

（諾突曼把副本放在桌上，又回到配膳台。）

第三場

伊羅由第二室中出。迭爾次克。

伊羅 皮柯樂米尼的態度是怎樣？

迭爾次克 他沒有說什麼話，我想來是無妨。

伊羅 我所不能放心的，他是唯一的一個，他和那老頭子——要留心這兩位傢伙！

迭爾次克 你那一桌上的情形如何？你是不把你的客人款待得很那個？

伊羅 他們都很高興。我覺得是籠絡了他們。萬事和我對你說過的相應——要爲公爵爭意氣，已經不成問題。孟特枯枯里在說，只要大家一來聚齊，那自然是有條件提到維也納的皇帝去。我想，假如沒有這兩位皮柯樂米尼，我們實在用不着來幹這套把戲。

迭爾次克 沒作聲！布屈勒走來有什麼事？

第四場

布屈勒向二人走來。

布屈勒（由第二席走來） 請不要擔心。兩位軍門的意見我很明白。我恭賀你們馬到功成——說到我呢（隱密地）要請你們信任。

伊羅（快活地） 當真？

布屈勒 保留的有無我都不論！你們懂得麼？公爵要試驗我的忠誠，無論怎麼試驗，都行。我是皇上的武官，只要公爵高興，我始終是皇上的將軍，但如公爵一旦要自作主人，那我便不是符理都朗德的家臣。

迭爾次克 你這項交易做得很行。符理都朗德不會欠你的債，這兒不會有那樣吝嗇的人。

布屈勒（認真地） 我並沒把我的忠義來做買賣，迭爾次克伯爵，在半年前要把我剛才說的話來換契約，恐怕你也還辦不來。是的，我同我的聯隊都要服從公爵，有我來做先例，不會沒人繼續。

伊羅 布屈勒上校一騎當先爲全軍之表率，誰個還不認識！

布屈勒 軍門，你是那樣作想嗎？我對於皇上保持了四十年的忠義，這愛惜着的名聲如在六十歲上換到了充分的復讎，我也可無後悔——兩位軍門，請不要固執着我所說的話。你們怎樣把我得到，在你們是左右都好，我希望你們不要期待，以爲你們的

策略會把我的直率的判斷屈撓，以為客氣和易動的血還那樣容易，能使一位老人脫離他的長久經驗了的過道。來吧！我究竟離開那一邊，我自己明瞭，我的決心並不會改變分毫。

伊羅 請直說吧，我們怎樣看待的好？

布屈勒 請看待成同僚！請和我握握手，我連我所有的一切，都歸你們所有。不僅是人馬，連金錢也聽公爵自由。我在他的麾下積攢了有一點錢，我現在把來借給他，他如比我活得長久，那錢就是交給了他的，他便是我的後。我在世上是一個獨人，我不曾有過左對孺人，右抱愛子的感情；我的名隨着我而死，我的存在化為烟雲。

伊羅 你的錢是不會要的，只要你的心——像你那樣的心，值得黃金幾噸，幾百萬噸。

布屈勒 我只是一名馬弁，跟着一位騎士由愛爾佛到了卜拉格騎士死了我埋葬了他。我由那下殺的馬房伏役出身，由於戰運得到了目前的地位和功名，完全是無成心的運命之遊戲品。就是華侖斯太也是一位幸運兒，我喜歡他的路和我的相似。

伊羅 凡是英雄大抵起於草莽。

布屈勒 現今的時代真是堂皇，對於能犧牲有膽略的人是大有希望。都邑和城寨改換舊主，就和手中流用着的小錢一樣。嶄新的族徽與姓氏興起，舊家世族的後裔淪亡；北方的種族闖進了德意志的領土，不受歡迎地打算在這兒定住，打算在埋茵河畔建立強的侯國，隈馬公爵在整軍經武；那位曼斯費爾德和赫卑胥德特如活得再長一點，全靠着寶劍一定獲得了疆土。在這些人中誰個比得上我們的符理都朗德沒一樣東西是在這位強者沒資格來搭扶梯的高處。

迭爾次克 這說法真像一位丈夫！

布屈勒 你們請保證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蘇格蘭人的列慈里我可以擔保。來就席吧！來！

迭爾次克 執事頭往那兒去了？把上好的葡萄酒，趕所有的通同拿出！今天是個關頭，我們的事情會有個着落。

(各自就席。)

執事長和諾突曼走向前方來。侍者們來來往往。

執事長 上好的葡萄酒！老太娘如是看見這胡亂的生活，她在墳墓中定然在翻身——是呀！是呀！軍官老爺！這座大家算走了末運。——沒有節度，也沒有目標！和這公爵成爲姻眷，對於我們實在是沒有什麼好。

諾突曼 胡說霸道！好花正在要開苞。

執事長 你以爲那樣？那是縱橫都可以講。

侍者甲（走來） 第四席上布爾恭德一瓶。

執事長 中尉，這已經是第七十瓶。

侍者甲（這是那席上的梯芬巴赫所要）（走去）

執事長（接着向諾突曼） 他們好像已經爬得很高。他們要和選帝侯與國王比賽奢華，爵爺要拿身分的地方，我們的大主人

伯爵也就不讓價。（對侍者們）你們在聽什麼？不要生了樁。你們去關照下酒，關照下桌面，看啦！伯爵巴爾費放着空盃在面前！

侍者乙（走來） 老板，他們說是要那大海杯，飾着繁曠的金花，有培門的族徽，大主人說你是知道放在那個方位。

執事長 是那佛里德里胥王即位的時候，由名工威廉所造，卜拉格捕品中的那個無價之寶？

侍者乙 是，是，是那個！他們是要拿來傳飲。

執事長（把高杯拿出，拂拭着一面搖頭） 這又是向維也納去報告的資料！

諾突曼 把給我看看！這盃子的確是名貴純金而重，有着浮雕，雕刻得玲瓏而巧妙。就在第一段上，請看喇！有誇耀的女將軍騎着駿

馬，從僧正的拐杖與頭巾上跨過，手拿着一根棍頂着帽子，旁邊一張旗幟畫着酒盃，你能告訴我嗎，究竟是什麼意味？

執事長 你見到的騎在馬上的那位女人，那表示着培門王之自由選定。那是由圓帽與她所騎的駿馬來表徵。人的裝飾是帽，因

爲在帝王之前免冠的人，那決不是自由的摺紳。

諾突曼 旗徽的酒盃又是什麼意義？

執事長 那盃子表示着培門的信教自由，就如像我們的先祖的時候。先祖在胡希宗門之戰，取得了對於教皇的這項美好的特

權，教皇不肯把這個盃子給與俗人。在烏屈拉奎斯特派沒有比這個盃子更高貴的物件，這是培門人的高貴的寶物，培門人爲此作過多次的聖戰。

諾突曼 在上面懸掛着的那卷子又有何謂？

執事長 那是表示着培門的勅詔，是我們從魯多爾夫帝強要來的，是一卷羊皮紙的無價之寶，保證着新教有和舊教一樣的自由和公開傳道。然而自從葛雷池人統制了我們以來，這個情形便告了終止，更在邊疆伯佛理德理胥失掉了王位與領土的卜拉格戰後，我們的宗教隨着了教台與祭壇而消逝，我們的同門都背開了故鄉，敕詔遭了皇上的自己的剪子。

諾突曼 執事長，你真是博學多知！你是很通習本國的歷史。

執事長 然而我的祖先却是塔波里特派，奉仕了普羅可蒲與欺斯加兩世。希望他們的英靈平安！他們是戰取了一項好的事體。

——拿去！

諾突曼 讓我再看那第二段的浮雕。這是皇帝的顧問馬黎涅茲與斯拉瓦達，由卜拉格城上被人倒拋下去的情景。真不錯！那兒站着下命令的伯爵圖倫。

（侍者把酒瓶拿去。）

執事長 那個日期請不要提起，那是五月二十三，一千六百一十八年的事。在我看來就像還在今天，本國的大難就從這不吉的一日開始。自從那天起，於今已過十六年平和永不會在地上出現。

呼聲（第二席上） 限馬侯！

呼聲（第三與第四席上） 本侖哈德公萬歲！

（音樂作）

侍者甲 鬧得真是喧嚷！

● 限馬侯本侖哈德對於皇帝舉起舞旗，將雷根斯堡攻破，已見上陣營。

侍者乙（跑來）聽見嗎？在叫隈馬萬歲！

侍者丙 奧大利的國賊！

侍者甲 馬丁路德的徒孫！

侍者乙 剛才德沃達特叫皇帝萬歲時，大家都沉默無聲。

執事長 酒席上的話不能一地究竟。知禮節的侍席也不好側耳傾聽。

侍者丙（向乙私語）約翰，你請留心，奇羅伽大師處我們有話好講，他會把贖罪符給我們幾張。

侍者丙 因此我在伊羅爺的席旁，也照拂得盡了我的力量，他所講的話真是有點誠恐誠悼（兩人向席旁走去）。

執事長（對諾突曼）那帶着十字架的黑頭髮是誰？他和伯爵巴爾費講得那樣親密。

諾突曼 那也是過於受着信賴的一人，是西班牙產，名叫馬拉達士。

執事長 我同你講，日斯巴尼亞人是不可共事，南方人是全沒中用。

諾突曼 喂，喂！你不好那樣攏統。其中也有一員將才，是我們爵爺所最最信賴。

（迭爾次克走來取誓文去，席上起了動搖。）

執事長（對侍者們）中將立起來了，注意！大家都要退席。快去拉開椅子。

（侍者們跑去，賓客之一部分到了前方來。）

第六場

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和馬拉達士對話着走來，兩人到極前面來，站在前舞台的一邊。在相對的一邊麥克司、皮柯樂米尼一人走出，沉思着，和餘人的動作無關。兩者之間的中部空闊處，但稍稍退後得幾步，是布屈勒、伊索朗尼、桂慈、梯芬巴赫、拉爾安，不一會伯爵迭爾次克也來加入。

伊索朗尼（向大家向前方走來的途中）請安睡，請安睡，夜分已晚，可拉爾安——中將，我倒寧好向你道個晨安。

桂慈（向梯芬巴赫）老兄！祝你食後安泰！

梯芬巴赫 真是王者的款待！

桂慈 是呀，伯爵夫人真是不錯。她很善於學習她的婆婆，我們要祈求老太太的冥福！老太太是巾幗模範！

伊索朗尼（將要走開）我去拿個燈盞，拿個燈盞！

迭爾次克（拿着文件向伊索朗尼走來）老兄，只消再等兩分鐘。這兒還須得簽名。

伊索朗尼 簽名是可以聽命！但要我唸就不行。

迭爾次克 那層並無須費心。這是你已經承認了的誓約，只消畫兩筆花紋。（伊索朗尼把文件遞給奧克它佛。）遞到那個，那個就寫，在這兒沒有上下之分。

（奧克它佛以若無其事的神氣將誓文通讀一遍。迭爾次克遠遠窺覷着他。）

桂慈（對迭爾次克）伯爵，請原諒我，我要告罪。

迭爾次克 請不必着急——再飲一杯好睡。（對侍者頷指。）

桂慈 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迭爾次克 稍微，稍微！

桂慈 告罪，告罪！

梯芬巴赫（坐下）對不住，各位。站着有點吃虧。

迭爾次克 請沒客氣，砲兵的總魁！

梯芬巴赫 頭腦還清醒，胃量還行，只是腳已經站不穩。

伊索朗尼（指示着他的便便大腹）你這個大包袱也未免太不輕。

（奧克它佛簽了名，把誓約遞給迭爾次克，迭爾次克又遞給伊索朗尼。伊索朗尼拿往桌上去簽名。）

梯芬巴赫 這是蓬美侖之戰所造成，在那時我們在冰天雪地裏行軍，這包袱大約是一輩子都不會脫身。

桂慈 是啦！瑞典人總是不問春夏秋冬。

（送爾次克簽名後把誓約遞給馬拉達士。馬拉達士走向書桌去簽名。）

奧克它佛（向布屈勒挨近身去） 上校，你也像不甚高興開酒啦。我是看得很分明，你是與其高興開酒，寧是高興出陣。

布屈勒 真的是不合我的脾胃。

奧克它佛（親昵地走得更近） 和我的也不對，你我的見解這樣一致，我敢說，我真是十分的歡喜。頂多只要有五六個的知己，圍

着一座小小的圓台，暢飲陀凱雅酒一樣，彼此暢談心曲，打開襟懷——這樣的我真愛！

布屈勒 是的，如有那樣的雅集，我一定來。

（誓約傳遞到了布屈勒，他走向桌面去簽名。前舞台空着，祇剩下皮柯樂米尼父子兩人，各站在一邊。）

奧克它佛（遠遠向他的兒親看了一會之後，略略向他走去） 你在別處逗留得很久。

麥克司（趕快掉過來，有點狼狽） 我——有點緊急的事情在手。

奧克它佛 然而，照我看來，你現在也是心不在焉。

麥克司 是的，太混雜了總是使我沒話。

奧克它佛（更走近些） 是什麼把你扣了那久，你可告訴我（狡猾地）——送爾次克可是明白的。

麥克司 送爾次克明白什麼？

奧克它佛（有意地） 沒等得發慌的，就只他一個。

伊索朗尼（從那處注意到，走來） 對呀，老頭子！箭射中了梁衝鋒陷陣啦！事情真有點不妥。

送爾次克（拿着盟誓走來） 沒缺漏吧？都簽了名吧？

奧克它佛 都簽了。

送爾次克（叫着） 喂！誰還沒有？

布屈勒（對迭爾次克）請數啦，人是一共三十位。

迭爾次克 有一個十字在這裏頭。

梯芬巴赫 十字是我。

伊索朗尼（對迭爾次克）他不能寫字，畫個十字已經够，猶太人與基督教徒都接受。

奧克它佛（匆忙地問麥克司）我們回去啦，麥克司，時間已晚。

迭爾次克 兩位皮柯樂米尼只簽了一半。

伊索朗尼（指示着麥克司）注意！缺少的就是這位石化的尊客，他一整晚都和我們不相得。

（麥克司從迭爾次克手中接過文件來，無心地看着。）

第七場

前人。伊羅由後室中出，手中拿着一隻黃金的高脚盃，十分熱狂，桂慈和布屈勒跟着他，想把他控制着。

伊羅 你們要怎樣啦？沒管我。

桂慈 伊羅！不要再喝。

布屈勒

伊羅（向奧克它佛走去，擁抱他，喝着酒。）奧克它佛，我替你拿了這盃酒來！我們飲個交盃酒，把一切的怨恨都解開！明白的啦！

你是不高興我——我也不瞞人啦，我也不高興你！我們讓過去了的，通通忘記！我從此以後要永遠看中你（連連地親吻）我是

你的頂好的朋友啦，你們大家注意！誰個要向我罵他是老狐狸，那我絕對不依。

迭爾次克（旁白）你成了醉鬼嗎？伊羅，你可把這兒當成了那兒？

伊羅（真摯地）你在說什麼？都是很好的朋友，帶着滿足的面孔向周圍的人四看）我是很高興的，在我們這兒沒有一條走狗。

迭爾次克（向布屈勒逼着）請你把他牽開啦，布屈勒，請你！

(布屈勒把伊羅引向配膳台。)

伊索朗尼(對麥克司此人一直目不旁瞬地但可無心地看着誓約)已經行了嗎?老兄?你是不已經研究停當?

麥克司(如從夢中醒來)我到底應該怎樣?

迭爾次克(同時)你該把你的名簽上。

伊索朗尼

(大家看見奧克它佛發怒地鼓着眼睛看他。)

麥克司(把誓文退還)請等到明天早上。這是一項大事,我現在頭腦不清爽。明天清早請送給我。

迭爾次克你的意思是不——

伊索朗尼火速快寫有什麼你是我們全席中的最年青的一個,難道你獨不高興比我們全體都要聰明麼?你看你的父親也贊

承,我們都簽了名。

迭爾次克(對奧克它佛)請原用父親的權威,向他說明。

奧克它佛我的兒子已經不是黃口。

伊羅(把高脚盃置在配膳台上)鬧的是什麼話頭?

迭爾次克他拒絕着,不肯在這誓約上簽名。

麥克司我是說請等到明天的清晨。

伊羅那是不能停頓,我們都簽了名,你也非簽名不可。

麥克司請你去安寢吧,伊羅。

伊羅不行!你不能那樣逃走!爵爺須得知道誰是他的朋友。

(全體的客人都聚在兩人周圍。)

麥克司對於公爵的我的存心,公爵早已知道;大家也都明白,用不着這樣的圈套。

伊羅 爵爺始終提拔你們外國人，他所得到的便是這樣的果報！

迭爾次克（非常狼狽地向着一些驚詫的將領們辯解）他是多喝了兩盃酒，請諸位不要介意！

伊索朗尼（笑）酒後吐真言，什麼都說乾淨了。

伊羅 誰不和區區同意，便是反對區區。柔軟的臭良心！縱使找些口實，開道後門——

迭爾次克（忙插說着）他簡直昏亂了，你們不要聽。

伊羅（更高聲地叫着）找些口實也不能逃命什麼口實？滾他媽娘的。

麥克司（注意起來，又看誓約）到底在這兒有什麼好危險的事情？你喚起了我要再看仔細的好奇心。

迭爾次克（向伊羅旁白）你到底在幹什麼，伊羅？你要把我們的計畫打破！

梯芬巴赫（對可拉爾安）我早就明白，食前讀的是另外一張。

桂慈 在我也那是那樣想！

伊索朗尼 那於我有什麼兩樣？別人都簽名，我也就簽上。

梯芬巴赫 在食前的是有保留一項，一項保留是在限於勤王。

布屈勒（對將領之一）諸公，你們要顧面孔！要看問題是在那宗。問題是我們要保持我們的爵爺，還是葬送？那樣點事情何足輕重？

伊索朗尼（對將領之一人）爵爺把隊伍交給你時，是不也有那項保留？

迭爾次克（對桂慈）每年給你的糧餉是不有幾萬左右？

伊羅 使我們成了惡漢的傢伙，正是強盜！有不高興的人，請說吧！我並不臨陣脫逃！

梯芬巴赫 好好，不過是說說罷了。

麥克司（把誓文讀了，退還）請等到明天！

伊羅（激怒口吃，不能自主，一手持文件示彼，一手持劍）簽名啦——漢奸！

伊索朗尼 喂，伊羅！

奧克它佛

迭爾次克

布屈勒

(同時) 把劍收好！

麥克司 (猛撲之，套去其劍，轉授伯爵迭爾次克) 請把他帶去睡覺！

(麥克司退場。伊羅怒罵着，為幾位將軍所控制，在總退場中幕下。)

第五幕

景：皮柯樂米尼邸之一室。夜。

第一場

奧克它佛 掌着燈的內侍者，稍隣麥克司上。

奧克它佛 少爵爺來時，立即引到我這兒來。——鐘點是怎樣了？

內侍 天亮已快。

奧克它佛 你把亮放在這兒。——我們是用不着再睡，你可以去睡。

(內侍者下。奧克它佛沉思着在室中徘徊。麥克司上，未為其父所覺，默默地看了他幾秒鐘。)

麥克司 父親，你在生氣嗎？天明白，那場無聊的口角，我不能負責。——我本是曉得的，你是簽了名；凡是你可以為是的，我自當從命。

——然而——要請你原諒——在這樣的情形上，只好用自己的光，不好借他人的亮。

奧克它佛 (走去擁抱他) 以後也請那樣，你舉動得比你父親的模範更強。

麥克司 請更明白地向我說明。

奧克它佛 那是正狀。自從有了今晚這場事故，我們父子之間不好有秘密潛藏。（二人坐下）麥克司，你對我說吧，你覺得那誓文怎樣？他們逼着簽名的那張。

麥克司 在我本來是沒有什麼異樣，我只是不高興那種排場。

奧克它佛 你拒絕了簽名是並沒有別的意向？

麥克司 那本來是正經事——我本疏散——事情在我看來也並不那麼緊張——

奧克它佛 別隱瞞啦，麥克司。你毫無疑慮——

麥克司 對於什麼的疑慮？我沒有一忽一絲。

奧克它佛 你要感謝你的守護天使！他在不識不知之間從地獄中救回了你。

麥克司 父親說的意思，我不了解。

奧克它佛 我向你說穿來：你是只消幾筆便會把你的名字獻給奸計，要背叛了你的責任和盟誓。

麥克司（起立） 父親。

奧克它佛 你坐下。我還有話告訴你，你是多年以來過活在不可解的雲裏霧裏。最好惡的詭計在你的眼前網着絲，地獄的魔力在白晝都把你的五官蒙蔽——我不好再沉默了，要從你的眼前揭去那幌子。

麥克司 在你說出之前，請你注意！假如話頭是出於揣測——我是擔心不外是揣測而已——請不必提起！我現在是心緒不寧，不能聽進心裏。

奧克它佛 你既有那樣嚴重的意趣要迴避說明，我尤其是不得不向你說明。我以前是信賴了你的精神的無垢，你自己的判斷，但我看到連你的精神已經中了危險的羅網——你要在我面前蒙蔽的那秘密（凝視着他）却把我的秘密已經解放。

麥克司（打算回答，但惶恐着又把眼睛埋下。）

奧克它佛（停了一會之後） 好的，你聽我講！他們在欺騙你，把你，把我們一切都玩弄於股掌之上。爵爺假裝要把軍隊放手；在這

期間却是想把軍隊偷自皇上——偷去向敵人投降！

麥克司 我早就聽說過那種信口的雌簧，但沒想出你也要講。

奧克它佛 從我這口你現在聽出的話，倒絕不是信口雌簧。

麥克司 你們把爵爺當成了怎樣的狂妄！三萬的精兵，銳卒，臨之以千人的名將，會背棄了大義名分，而合夥去做無賴的勾當，他怎能會那樣作想？

奧克它佛 他也並不望我們做到那樣混賬——他所期待於我們的，是更平淡的名義。除掉給國家以平和之外，他別無希望；因為皇上不高興平和，所以他便要——把皇上來勉強！他藉此以滿足八方的歡心，作為自己的勞苦的報償，把已經佔着的墻門，握在手裏不放。

麥克司 父親，他該當受我們——受我們這樣的鄙視？

奧克它佛 鄙視與否在這兒不成問題。事實是最明白的證據。孩子！你全不知底細，我們和朝廷的關係壞到絕底——然而說到那些縱橫捭闔，權謀詐術，要在陣營中播下叛變的種子，你尤其是在夢裏。將領和皇帝的結聯，士兵向民生的親昵，一切的聯帶都斬斷無遺。對於應該守護的國家是漠不關己，甚且還想要倒戈相持。事情竟到了這樣的田地，皇上在這目前是在本軍之前戰慄——對於謀叛者的匕首，在他的首都，他的城宮裏，生着畏懼；是的，竟在着手讓可憐的皇族逃難，不是逃避瑞典軍，新教軍——而是逃避自己的軍旅。

麥克司 莫再講下去！你使我悼感，使我戰慄。我早是曉得的，人們在為自己的疑心暗鬼而生懼；但那種虛偽的妄想會把真正的不幸招致。

奧克它佛 那可絕不是妄想。在一切內戰中極不自然的內戰會要暴發，我們如不趕早提防。將領們早就受了買收，下級士兵的忠誠早就在動盪，早已經動搖了整個的軍旅營防。要塞已落到外人手上，敘列西亞的整個的武備，已經給與了那可疑的夏符果齊，給與迭爾次克的是騎兵步兵五聯隊，最上的精銳給與了伊羅，欽斯，啟布屈勒，伊索朗尼。

麥克司 還有我們自己。

奧克它佛 因為他們相信着我，以為用甘美的約束把我們誘惑了去。故爾他給了我們格拉慈、沙剛諸領地，而且我還看明白了那個鈞鈞，他們要用來釣你。

麥克司 不然不然——不然呀！我告訴你。

奧克它佛 哦，請你睜開眼睛！你想召我們到這皮爾仁來開會的，為的什麼事情？是為的要我們討論符理都朗德幾會把我們的討論當心？我們被召了來，是要我們賣身，我們如不賣身——那就是一個軟禁。格勒司伯爵正因此不肯動身——假如沒有更高的義務把我繫定，你也不會在這兒看見你的父親。

麥克司 他因為自己的原故召集了我們，他並沒有隱瞞——直說吧，為保護他自己，他要仰仗我們的臂腕。他對於我們既是盡了那麼多的人情，我們現在來報答他，也是我們的責任。

奧克它佛 你可知道嗎，我們來替他幹的是什麼事情？伊羅的醉話正說得一乾二淨。請你想想，你的所見所聞。那作假的誓文，把那最重要的保留刪削了的誓文，那不是他們要把我們團結着幹些壞事的明證？

麥克司 今晚上關於誓文的事情，不外是那伊羅所幹的一點鬼門徑。這批賈空賣空的販子總愛把什麼事情都弄到絕頂。他們看到爵爺和朝廷不睦，要把這溝渠弄到深無可深，以為是對於爵爺效了死命。爵爺，我相信，他是毫不知情。

奧克它佛 你那樣相信的人，我要替你打破，實在忍不過心。然而目前是講不得婦人之仁——你須得拉着韁繩，趕整。——我只消把這一點向你表明——我現在向你所說的話，看來你像不相信，但這——這是爵爺自己——親口說出的事情。

麥克司（受着劇烈的感動） 斷斷乎！

奧克它佛 他自己向我言明——我在別處已得到打聽：說他已經和瑞典軍講定，他要站在聯軍的前頭去強迫至尊——

麥克司 他的感情容易動，朝廷未免把他侮辱過甚；一旦出於一瞬的激情，他是容易失性。

奧克它佛 他對我表明時却是冷靜，而且還因為把我的驚愕看成了擔心，他更親密地示我以敵方的來信，是瑞典人和撒克遜人，都要給與一定的援助，表示贊成。

麥克司 那不能信，不能信，不能信！你曉得不能有那樣的事情！果真有時，你一定向他表示過反感，那嗎不是他表明態度，便是——

——便是你不得活在人間。

奧克它佛 我自己是表示了我的意見，我迫切地真摯地勸他不要冒險——然而我的反感，是藏在心底沒有露面。

麥克司 你是那樣的壞嗎？這不像是我的父親！因為你在說他的壞話，你的話我不能信；你現在又倒折你自己，要信更不能。

奧克它佛 並不是我去鑿破了他的祕密。

麥克司 你對於他的信賴應該保守正直。

奧克它佛 他已經值不得我的真情之吐露。

麥克司 然而虛偽更值不得爲你所眷顧。

奧克它佛 好孩子！世間每每有那樣的事情，人生不能夠那麼幼稚，不能把自己的心聲吐露到底。對於萬惡的奸計作正當防衛時，至誠的心也不能夠保持——這正是惡業自身的符咒，惡又生惡，沒有盡頭。我不是在講道理，是在盡義務，對於皇上只有忠義的一途。到處都要存良心，自然是更好，但因此便會把許多的好事壞掉。在這兒的情形，孩子是應當向皇上盡忠，良心要說什麼，聽它去罷。

麥克司 父親的態度我今天不懂，不懂。爵爺坦白地向你披露了作惡的心胸，而你是把他欺騙了要向皇上盡忠中止吧，我祈求你——你不能奪去我的友人——也請沒使我失掉父親！

奧克它佛（把感情抑制着） 孩子，你還沒知道全部。我還有話向你告訴。（停了一忽）符理都朗德爵爺是早有準備。他信賴着自己的星。在不意之間他想殲滅我們——他自以爲已經是一手抓着皇帝的黃金印。他是昏迷了——我們也不行。他捉着了他的不祥的命運。

麥克司 千萬不要着急，父親！我要指上天下地爲證。千乞不要過於速斷速行！

奧克它佛 他是輕腳細爪地走着他的邪徑，報應也是輕腳細爪地把他緊跟。眼不可見地，暗晦地，已經立在他的身後，只消一步，他便戰慄着要和它碰頭。——在我這兒的那位奎士登普你曾經見過；你還只曉得他的公事上的任務——其實他還有一件私的任務帶來，專門爲的是我。

麥克司 可不讓我也知道？

奧克它佛 麥克司——這事情我如向你說了，是把國家的福利和父親的性命交在了你的手裏。華命斯太為你的心所尊敬，自從幼小以來便有愛與敬之強帶縛束着你。——你在培育着一種願望——哦！你讓我先道破了你所躊躇着的不肯講——你在培育着一種希望，你是想更和他接近。

麥克司 父親——

奧克它佛 我是信賴着你的心，但我可否也信賴着你的鎮定？我把全部的話頭向你告訴了，你在這人的面前能否保持你的平靜的表情？

麥克司 待你把他的罪過告訴了之後再論。

奧克它佛（由小金櫃中取出了一道文件遞給他。）

麥克司 什麼？這是怎的？是一封公開的上諭。

奧克它佛 你唸吧。

麥克司（投了一瞥之後） 爵爺被判決而追放！

奧克它佛 正是那樣。

麥克司 哦！這是太過分！哦，誤解得太不幸！

奧克它佛 再讀下去吧！你要靜鎮！

麥克司（再讀下去之後，以驚愕的眼光看着他的父親） 怎的什麼？你你是——

奧克它佛 只是暫時的詮任——在匈牙利王到營之前，我暫時代理着司令——

麥克司 你能够從他剝奪來嗎，你相信？那是不可可能——父親！父親！父親！這在你是不幸的任命。這張勅諭，這你想要動用？你想剝奪他的權利，在為他的千軍萬馬所包圍着的，他的軍隊的正中？你是要丟命的——你，連我們全體！

奧克它佛 本是冒險的事情，我固然知道。我是在全能者之手中；全能者之手會以盾牌來把神聖的皇室掩護，把大盜的工作破

掉。皇帝還有他的忠良之臣，就在營中勇敢的男子也還充分，他們爲着善事是敢作敢行。忠良互相警惕，監視着其他的人，我是只等待着第一步，立刻——

麥克司 難道僅靠着嫌疑，你立地便要舉行？

奧克它佛 皇上也並不是什麼暴君！他要懲罰的只是行爲，不是心境。公爵還依然把握着自己的運命——可使犯罪不至於實行，人們靜靜地剝奪了他的司令，他可以把位讓給儲君。回到自己的城池去的光榮的左遷，會比身受處分的高過萬分。然而只要最初的公然的一步——

麥克司 那樣的一步你究竟是看作甚？他決不會那樣的出軌。——不過就是最公平的一步，你也要誤會——事實上你已經誤會。

奧克它佛 公爵的企圖儘管是怎樣可責，他所公然採取了的行動，仍當作溫和的解釋。不到他做出了一件事情，無論怎麼說都是叛逆，都是罪證，我是不想使用那紙公文。

麥克司 誰個來當審判？

奧克它佛 ——你自己便好。

麥克司 哦！那嗎這公文便不用了！我既得到了你的話，你在使我自己信服之前，你是不好行爲。

奧克它佛 那可會你依然——在你知道了一切之後，依然能相信他的無罪？

麥克司（激越地）你的判斷會差，我的心不會。（稍稍靜鎮着又說）他的精神不像別人那樣容易把握。恰如他把他的宿命繫於星宿，他的奇妙的，秘密的，始終不易把握的行徑，也和遺相彷彿。你相信我吧，別人是誤解了他。萬事會水落石出從這黑暗的嫌疑中我們會看出那純潔放着光華。

奧克它佛 我是存心等待着呀。

前人。內侍者。其後接着來一急使。

奧克它佛 什麼事？

內侍 有一急使在門外等待。

奧克它佛 這麼大清早！是誰呢？是從那兒來？

內侍 那層他不肯對我說。

奧克它佛 你帶他進來。不准聲張出。

(內侍者下。騎兵隊的騎手上。)

奧克它佛 旗手，是你麼？你是從格勒司伯爵派來？你把書信給我。

旗手 我帶來的只是口信。中將沒有修書文。

奧克它佛 是什麼口信？

旗手 中將叫我對你說——在這兒我是否可以自由講話？

奧克它佛 我的兒子萬事知情。

旗手 我們捉着他了。

奧克它佛 你說的是誰人？

旗手 是那媒介者，那惹新！

奧克它佛(迅速地) 捉着他了？

旗手 在塔門林中，摩爾布朗德大尉捉着他了，昨天清早一早，他是往雷根斯堡，向瑞典軍送飛速火報。

奧克它佛 那火報呢——

旗手 中將連人帶信立即送往維也納去了。

奧克它佛 那嗎結底！結底這是一個大情報！那個人，在我們是一個無價的器皿，包含有重要的東西——找着的有多少？

旗手 蓋着迭爾次克封印的一共六包。

奧克它佛 公爵親手的沒有嗎？

旗手 沒有啦，據我所知道。

奧克它佛 那惹新呢？

旗手 他聽說要送往維也納，便十分驚訝。阿屈林格伯爵可鼓舞了他，要他說出一切的真話。

奧克它佛 阿屈林格在你主人那邊嗎？我聽說他是病在林慈。

旗手 已經有二天工夫到了符勞恩堡，我們中將那裏。他已經招集了六十小隊，都是一些精銳，叫我對你說，他們只是在等待着

他的指揮。

奧克它佛 不幾天工夫便會有許多的事情起來。你幾時走呢？

旗手 只候你的遣派。

奧克它佛 且等到黃昏時分。

旗手 好的。（將要走去）

奧克它佛 看見過你的可沒有人？

旗手 沒有人。僧侶們把我從寺院的小門放了進來，和往常那樣。

奧克它佛 去休息吧，要好生隱藏。我想在黃昏前替你安排妥當。事情正待發展，目前的天上正滿有意義地昇着朝陽，等不到它

下山，勝負的運命終會決定在那一方。（旗手下）

第三場

皮柯樂米尼父子。

奧克它佛 現是怎樣啦，孩子？不一會我們便要明白，——因為我知道，萬事都經過了那惹新。

麥克司（在前場中經受着劇烈的內戰，決絕地）我要單刀直入地弄個明醒。再見！

奧克它佛 你往那兒去留住吧！

麥克司 去找公爵。

奧克它佛（驚愕）什麼？

麥克司（轉來）你假如以為我在你的戲文中要串演一角，那你是把我認錯。我的路非正直不可。我不能够口是心非——旁觀着他人把我當成心友，我不能够安穩我的良心，說他犯了危險，欺騙他的並不是我的口。誰個真心待我，我便是他的所有。——我要去找爵爺，就在今天去催促他，要他在世界之前把名譽收回，把你的機巧的羅網一步踏碎。

奧克它佛 你想要那樣做？

麥克司 我想啦。毫不躊躇。

奧克它佛 我的確是把你看錯。我以為你是聰明的孩子，從地獄邊上把你引回的慈悲的手，你會祝福。——我是發現了一位盲目，兩隻眼睛把他弄成了傻子，感情蒙蔽了他的心窩，就是白日的晴光也無法醫治。去問他啦！你可以充分的愚癡，去賣你父親，賣你皇上的祕密。趁早去把我逼成公然的離叛！天的奇蹟一直把祕密掩護到了今天，使那猜疑的炯眼入了睡眠，沒想出自己的兒子以無謀的狂妄的手段，要把苦心慘淡的策略弄穿。

麥克司 哦！這策略，我真是詛咒！你們要用你們的策略把公爵過到盡頭。——是的，你們能够，因為你們希望他罪過，也要使他罪過。哦！這不會有好的結果——儘管是作怎樣的解決，我看不祥的發展是迫在眉睫。——因為這位帝王般的人，假如他是沒落了，一個世界會隨之而整個傾倒，就如一隻船，在大洋的中間，突然起了火災，破裂着倒立起來，滿船的人便突然被拋在海天之間，和他的幸運緊結着的我們全體，會隨着他的沒落而顛連。父親，你請去做你所高興的事情！但我不能從命，我有我自己的調門。我和公爵間的關係總要保持得玉潔冰清，在今天的日落之前自會明白，究竟是失掉我的友人，還是失掉我的父親。（在他退場間幕下）

人
物

華命斯太、

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

迭爾次克、

伊羅、

伊索朗尼、

布屈勒、

騎兵上尉諾奔曼、

一名副官、

上校烏朗曷爾，瑞典使節。

戈登，奔曷爾之指揮官。

少校日拉且、

杜威魯、

麥克唐、

瑞典軍上尉、

鎧騎兵之使者、

奔曷爾市長、

華命斯太軍之上尉。

惹尼。

符理都朗德公爵夫人、

迭爾次克伯爵夫人、

特克拉、

諾奕布隆，公主之侍女。

封·羅仁堡，公主之圍人。

龍騎兵、

僕役、侍從、民衆、

場面前三場在皮爾仁，後二場在弈曷爾。

第一幕

占星術用之一室，有渾天儀，天文圖，四分儀，及其它天文用具。半圓屋前之垂幕已引上，室中有七曜星像可見，各在一壁龕中，有奇妙的光照着。惹尼在觀望天星，華侖斯太立在一大黑板前，黑板上畫有星位圖。

第一場

華侖斯太。惹尼。

華侖斯太 現在的就儘它那樣吧，惹尼。你下來。天要亮了，火王星支配着此時。已經不好再作觀察了，你來！我們知道得已經詳細。

惹尼 閣下，金王星依然還可以看見。她現在正在昇天，她就像太陽一樣在東方燦爛。

華侖斯太 是的，她現在是逼近地球，用着她的全力在生作用。（望着黑板上的星圖）天星的配置真是吉祥呀！偉大的三星終

竟神妙地聚攏，木曜與金曜的兩個福星把主煞的惡星火曜挾在中央，逼着這位老禍手爲我化凶爲祥。這家伙素來對我含着敵意，直角反射時用垂線，平角反射時用斜線，對於我的福星們射着赤色的電光，擾亂了它們的休徵的力量。現在它們戰勝了這位老仇，在天上替我把它拘囚。

惹尼 這兩顆偉大的明星決不會爲禍星所害，土王星無威無力地在底宮裏徘徊。

華倫斯太 土曜的領分已經渡盡，他是主宰着地中的與心中的百物之幽潛的產生，尤其是那些怕光的物品。已經不再是躊躇和思慮的時候，因爲燦爛的木王星在支配着，把暗中準備好了的工作強引進了光明之國土。——現在是須得立即動手，要趁着那祥瑞的姿態還未飛過我的頭，因爲天鈞是常在推移。（有扣門聲。）有人在扣門，你去看看，是誰來。

迭爾次克（在外） 請打開！

華倫斯太 那是迭爾次克。有什麼事情那樣忙？我們在觀星象。

迭爾次克（在外） 現在什麼也不能不丟開，我請求你，一刻都不要猶豫，請趕快。

華倫斯太 惹尼呀，你去打開。

（惹尼替迭爾次克開門，華倫斯太把各星像前的帷拉攏了。）

第二場

華倫斯太 迭爾次克伯爵。

迭爾次克（走入） 你已經聽見了嗎？他被捕獲了去，爲格勒司所捕獲，已經解給皇帝！

華倫斯太（對迭爾次克） 誰個被捕獲？誰個被解遞？

迭爾次克 那人知道全部的祕密，他知道瑞典與撒克遜的關係，那些事都由他的手所經理——

● 底宮 (Carante domo) 黃道十二宮之中位於地平線附近的四宮；行星至此失其光。

華命斯太（吃驚往後退） 該不是惹新吧？我希望你說出不是。

迭爾次克 就在往瑞典軍營赴雷根斯堡的途上，格勒司的手下早就埋伏着在等他經過，於是乎把他捕獲。我的給金斯奇，馬太司·圖命，奧克森膏體命，阿命海半的一切的信包，他都帶着。那全部如落在了他們的手，他們便看透了我們的一切的企圖。

第三場

前人。伊羅來。

伊羅（對迭爾次克） 爵爺已經知道了嗎？

迭爾次克 他已經知道。

伊羅（對華命斯太） 你現在是否還想同皇上媾和，恢復他的信任？即使你現在就把一切的計畫放棄，你的企圖，別人已經知。審，你是不能不前進，因為要想後退你已經不能。

迭爾次克 他們已經把文件弄到了手，那是不可抵賴的真據實憑——

華命斯太 其中並無我的親筆。我可以責罰你的矯僞。

伊羅 唉？你還以為你的襟弟代你幹的事情，別人不直接便看成你瑞典都把他的話當成你的話，難道維也納的敵人不如是！

迭爾次克 你自然是沒有親筆寫過——但你要想想，你給惹新的口論是怎樣多。他會沉默麼？假如他說了便可以救命，他會不說麼？

伊羅 那你自己也不能斷定！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你的情形，你說吧！你究竟有什麼好等司令權？你是不能夠長保的，假如你要放手，那你便遭了無可挽救。

華命斯太 軍隊是我的靠背。軍隊不會棄我。他們就算知道了什麼，只要武力是我的，他們也沒可如何——我只要保證着我的忠節，他們也就不得不十分滿足。

伊羅 軍隊是你的；在目前這一時刻算是你的；然而那徐徐的無聲的時間之威力是可怕的。在公然的勢力之前，今天與明天，軍

隊的好處還可以使你安全；但你如給與他們以時間，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把你所依賴的好意推翻，接一連二地用詭計拐騙——直到大地震一起來時，靠不着的脆弱的建築便總崩潰焉。

華命斯太 真是一件不幸的事變！

伊羅 哦！這事變我倒要稱之爲天幸，它促動你去做應該做的事情——瑞典的上校——

華命斯太 他來了嗎？你知道他帶了什麼來？

伊羅 他只能對你面談。

華命斯太 真是一件不祥的，不祥的事變——千真萬確！新知道得多，而他又會說。

迭爾次克 他是一位培門的叛徒而亡命，他的預子是應該明正典刑；他要犧牲你以圖自救，難道還會躊躇？他們如一拷問，像他那樣的軟弱，難道還有充分的毅力來熬持痛苦。

華命斯太（沉思） 信任是不能够再行恢復。假如我要照着我的意思幹，那我便會成爲一個賣國奴。我假如又忠實地回到我的責任去，那在我已絲毫沒有好處——

伊羅 那會把你消除。別人不會以爲是你的忠義，只以爲是你的無力。

華命斯太（激動着走上走下） 什麼？我和那種想法雖說過於隨意，難道我終非實行不可？和惡魔遊戲的人，該遭慘禍！——

伊羅 假如只是遊戲時，我想，你的確非受禍不可。

華命斯太 假如我現在一定要幹，現在，兵權還在我手，我能自由——

伊羅 總要先發制人，不要落在了被維也納聲討之後——

華命斯太（看盟約） 將領們的誓辭我已經有了文據——麥克司·皮柯樂米尼沒有列名。這是什麼道理？

迭爾次克 那是——他以爲——

伊羅 他和爵爺之間用不着那樣的東西，完全是他一個人的胸臆！

華命斯太 用不着那樣的東西，他是一點也不錯——聯隊們都不願開往佛朗德，他們都送了一封信給我，反對皇上的命令！

舉義的第一步已經啟程。

伊羅 的確的，你把他們送給敵國，比較起你送給西班牙人會更不費神。

華命斯太 我到要聽一聽，那位瑞典人到底會說些什麼事情。

伊羅（急促地） 迭爾次克，你不想喚他嗎？他已經立在門外等。

華命斯太 請稍稍再停幾分。這是出乎我的意外。——未免來得太快。——讓偶然的事變盲目渾沌地來支配着我，我是素來不愛。

伊羅 你請先把他傳見。要考慮，過後再見。

（二人下。）

第四場

華命斯太（獨語）

這是可以的嗎？我已經不能够如意了嗎？不能够照着我所希望的退轉了嗎？因為我愛那樣作想，不會把誘引克服，心爲這種夢想所繫，以不確實的實現爲憑，而蓄積其手段，僅僅有門路開避着，我難道就非把這件事情實行不可嗎？——天上的大神，你照鑒我！那並不是我的本心，也決不是決定了的事項。我只是喜歡空想，自由和力量刺激了我。我只是在夢幻中貪圖着帝王的希望，難道這是不應當？在我的心中，我的意志不是並沒受拘束，我不是在一旁看着好走的路，坦呈着隨時把我引還？我突地究竟把我引到何處去了？我的後路塞着了，由於我自己的工夫築就了一道牆，把我回頭走的路完全阻擋。

（佇立着沉思。）

我現在就像是罪人，我把這罪惡怎麼也不能推開；因爲這人生的二重意義把我糾纏着，——就是由神聖的源泉所湧出來的淨業，都要爲懷疑所曲解地毒害。我假如是世間上所說的漢奸，那我一定會裝個善良的外觀，把皮壳層層地蒙着全身，決不發出一聲的不平。我自己並無作惡的存心，故爾有幻想與激情的餘地——口頭之所以勇敢，是因爲並無那樣的行事。現在

呀，那些本是漫無心計的事情，遠看着就像是大有成算地編排就緒，生氣與高興所讓我脫口而出的話，綜合成爲了一片鉤心鬥角的織錦，從那兒滿可怕地釀成了一種告訴，我對之是不能不沉默無聲。就這樣我是用自己編織了的網子來破滅地網着自己，只有用暴力才能掙得脫身。

（又靜默地立着。）

眞是怎樣的差異！平常奮勇赴難我不躊躇，如今迫害臨身，我却不能不逡巡四顧。必然性之容貌真是莊嚴。人的手要插入運命的秘壺中不能不生戰慄。我的行爲尙存在心中時是歸我掌管；一旦離開了它的母床，這安全的心坎被拋出到生疎的人寰，它已經受着了人所不能操縱的惡力之羈絆。

（急驟地在室中走着，接着又沉思地佇立起來。）

而且你的企圖是什麼？你自己可也會向你自己告白？你是想動搖那堅實的坐着王位的王權，這是在多年神聖化了的所，有權中，在習慣中根深蒂固，這是由無數強韌的根絲和民族之虔誠的初民信仰締結着不解的因緣。這並不是以實力和實力的挑戰，假如是那樣的我不怕危險。無論是何敵人，只要是眼睛可以看見，不怕他就十分勇敢，那勇敢也使我的勇氣上燃，我敢於和他宣戰。我所怕的是眼不可見的敵人，那藏在人的心中和我抗爭，僅靠卑怯的恐怖使我生長——凡以活潑的實力而來的，倒不是危險的凶人。危險的倒是極尋常的東西，那種永恆的昨天式，它曾經是如是將來將會如是，今天合用了，明天也可以濟事。因爲人本是構成於尋常，他把習慣稱爲自己的奶娘。人要干犯尊嚴的古董，祖傳的家具，那他活該遭殃。歲月在作用着神聖的力量；凡是上了年代的東西，在人看來便誠恐誠悼。只要是已經佔有，那你便有主權，羣衆會神聖地替你保管。

（向着走進來的一位小臣。）

瑞典的上校嗎？是他來了嗎？請他進來。

（小臣下。華侖斯太沉思着盯着門戶。）

那門限現在還乾淨——還乾淨犯罪到現在還未進門——人生歧路之分，界限是這樣的狹而緊！

第五場

華命斯太與烏朗曷爾。

華命斯太（緊緊地把他打量了一會之後）你便是烏朗曷爾嗎？

烏朗曷爾 我是孤士達夫·烏朗曷爾，是胥德曼蘭青色聯隊的上校。

華命斯太 在胥屈拉爾韋德前面，靠着勇敢的抗戰，給了我以很沉重的打擊，使那海港都市和我抵抗的張本人，也是一位烏朗曷爾。

烏朗曷爾 爵爺，那時你所角鬥着的是自然之威力，並不是我的本領。波爾迭海以他的風威保障他的自由，海與陸不能讓一人

兼有。

華命斯太 你替我剝奪了提督的官銜。

烏朗曷爾 我此刻來是爲你加上王冠。

華命斯太（以目示之就坐，已亦坐。）你的信任狀，你是以全權帶來的嗎？

烏朗曷爾（擔心地）有那樣的疑團尙須解除麼？

華命斯太（讀了之後）這信是寫得很周到。烏朗曷爾先生，你所奉仕着的上司，是聰明而懂竅。寫信的是宰相；他只是完成着先王的遺志，要幫助我獲得培門的王冠。

烏朗曷爾 他把真實的情形對我說過。先帝素常是尊敬着你的大將之才，尊敬着你卓越的智略，他常常愛說，凡是最懂得統治方略的人，便應該成爲統治者而執掌王笏。

華命斯太 要他才能說這樣的話。（親密地握手）我明白地說吧，烏朗曷爾上校——我在心中時常是親善瑞典——是啦，那層你在敘列幾亞與女命堡已知其然。我是屢次把你捉着了，又從後門把你放轉。那層便招到了維也納之不能容忍，到如今才逼着我走到這一步——現在我們的利害既這樣一如，那嗎我們何不認真求親善之路？

烏朗曷爾 那親善自然會來，只要親善的保證已經存在。

華侖斯太 照我看來，宰相似乎尙未深信。是的，我要向你言明——這番的打賭於我不全是有益無損——宰相的意見，以爲我既能背叛我的主君，也必能同樣地對待敵人，而且叛敵尤較易於叛君。這是不也是你的意見呢，烏朗曷爾先生？

烏朗曷爾 我來這兒只有差使，沒有意見。

華侖斯太 皇上已經把我逼到了絕端。我再不能夠虔誠地向他效命。爲要保障我的安全，我出於正當防衛，採取了這一步心所謂危的冒險。

烏朗曷爾 我是相信。如非出於不得已，誰也不肯。（停了一會）究竟是什麼情勢把爵爺打動着去對待你的主君，我們沒有那樣的資格來討論，來品評。瑞典爲自己的利益而戰，使用着自己的利劍和良心。角逐是要機會於自己有利，在戰爭上有利的便當採取，凡是呈獻出的東西，我們是取之毫不遲疑；只要萬事都已經順序——

華侖斯太 你到底有甚懷疑是疑我的意志？我的實力？我對宰相約束過，只要他委託我以一萬六千人馬，便能和一萬八千的皇帝軍裏在一起——

烏朗曷爾 公爵是堂堂的戰將，是阿迭勒●與皮魯司第二。你在當年赤手空拳地造出了大軍出人意外，而今都還傳爲佳話使人驚奇。然而——

華侖斯太 然而？

烏朗曷爾 宰相的意思是，要赤手空拳找六萬的戰士去效命疆場，爲事都還容易，比較起想把那六十分之一——引去——

華侖斯太 下文呢？請不要顧忌。

烏朗曷爾 引去幹造反的事。

● Attila, 匈奴王, 有 the scourge of God 之稱, 侵入羅馬帝國者 (406——453) Pyrrhus, Epirus 王 (300?——272B.C.) 曾侵

入意大利南部。

華侖斯太 他是那樣作想嗎？他判斷得真像瑞典人，真是新教徒的模樣。你們新教徒爲你們的聖經而戰，那在你們是堂哉其皇；你們是以你們的心隨着你們的旗。——你們之中如有人降敵，那人是有二君而破了盟誓。但這些在我們都不成問題——

烏朗曷爾 我的天，難道這兒的人們都沒有故鄉，沒有家庭，沒有教會？

華侖斯太 我可以向你說明那原委——是的，奧大利人是有祖國，而且愛她，而且有愛她的原故。然而這軍隊，這在名義上是皇上的軍隊，住劄在這兒培門的，是沒有祖國；這些都是外國的流氓，民衆的剩餘分子，所共通的什麼也沒有，除掉天上的太陽。我們爲之而戰的這培門地方，對於它的君主也毫無有心腸，這君主只是隨戰運而來，並非出於心甘情願的擁戴。懷着平忍耐着信教的迫害，權力得來的懾服，心中含着塊壘。對於這地方上所有過的殘忍，活着有欲燃的復仇的記憶。父親和着狗被強迫着做舊教的彌散，兒子豈能忘記受着了這樣待遇的國民，它的復仇或忍耐，都是可以駭異。

烏朗曷爾 但是貴族和軍官呢？爵爺，這種的亡命和叛逆在世界史中沒有先例。

華侖斯太 不管怎樣他們都是我的人。你無須乎信我，你可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他把誓文給他。烏朗曷爾通讀一過，讀後沉默着放在桌上。）怎樣？你該得分明？

烏朗曷爾 自然是誰也明白呀！公爵！我要把面具脫下——是呢，我是有處理一切的全權。萊茵伯距此只有四日的行程，帶來了人馬一萬五千，他是只在等着命令，和你的軍隊合成一體。命令我可立地發出，只要我們的意見一致。

華侖斯太 宰相的要求是什麼？

烏朗曷爾（考慮地） 瑞典軍聯隊十二。這是用我的腦袋担保。一切到最後怕只是玩意——

華侖斯太（起立） 瑞典軍使

烏朗曷爾（沉着地繼續發言） 因而符理都朗德公爵須得正式和皇帝脫離，毫無反汗餘地，不然便沒有一名瑞典兵可以委託於你。

華侖斯太 要求是什麼？請簡單明瞭地說出。

烏朗曷爾 要把屬於皇帝的西班牙軍隊解除武裝，要佔領卜拉格，要把這個都市和國境的奔曷爾城一道，作爲瑞典軍的地方。

華侖斯太 卜拉格！這要求未免過分！奔曷爾到還可以，卜拉格嗎？不行。你只要要求在理，我可以作全面的保證。但是卜拉格是培門所領——保護有我自己。

烏朗曷爾 那個是無疑問。但我們求的不單是保護。還有人和金錢，我們不可不節省。

華侖斯太 那是正份。

烏朗曷爾 在我們的結算相償之間，卜拉格要拿來做担保。

華侖斯太 你把我們信賴得那麼少？

烏朗曷爾（起立） 我們瑞典人對於德意志人是不不能不謹慎。你們會把我們從東海叫來，救起了你們的國步的顛殞——我們的血，確立了信仰的自由，福音傳道的神聖。——然而現在，人們只覺得麻煩討厭，已不再感覺那項舊恩，在這一國度裏總愛以不正的眼睛看待外人，想破點小費把我們趕回故鄉的森林。否！我們不是為點漢好的獎品，丁當的金銀，把我們的國王化成了戰地之塵，許多瑞典人的高貴的血，不是為的金銀而流，我們並不想戴着頂貧弱的月桂冠，還鄉衣錦，我們要在我們陣亡了的國王所征拓了的地方停留着做個公民。

華侖斯太 請幫着把共同的敵人打倒，美好的邊疆的土地不從你們的手中奪掉。

烏朗曷爾 在那共同的敵人已經倒了的時候，誰個還來和我們繼續講朋友公爵，你怕我們瑞典人一點也不明白麼？你和撒克遜人的密交，天下的人都已識破。你在我們面前是諱沒如深的，我們瑞典人不會是那密議的犧牲，究竟誰能證左？

華侖斯太 宰相的選擇使節真是精明，他選不出第二個人來有這樣的囉唆。（起立）請你再考慮好些，孤士達夫·烏朗曷爾，卜拉格你沒有再說。

烏朗曷爾 我的全權便在這兒結束。

華侖斯太 把我的首都空給你們，我寧可走回頭路——送還皇帝。

烏朗曷爾 只要時間還來得及。

華侖斯太 那是全在乎我，就在目前，隨時。

烏朗曷爾 在兩三天前呢，或許。今天已經太遲。——自從惹新被捕，已經太遲。（華命斯太吃驚而無語）公爵！我是相信你的誠意；自從昨天以來——我們已經相信不疑——而現在這張盟誓又保證了軍隊的皈依，此外再沒什麼可以阻礙我們的親昵。卜拉格不好把我們分離。我們的宰相可以滿足古城區，你開下得有羅清區與小的側區。然而奔曷爾却不可不為我們空出，這是我們的提攜的前提。

華命斯太 是那樣我好信用你，你好不信用我呢？你的提議我要考慮須臾。

烏朗曷爾 我希望你考慮得不要過於長久，這交涉已經費了兩個年頭。如這次也依然毫無結果，宰相的意思是從此永遠結束。

華命斯太 你不要過於逼我。這樣的一步當得深加思索。

烏朗曷爾 公爵，凡事愈共思索只有靠着迅速的實行才能得到幸福。

（烏朗曷爾下。）

第六場

華命斯太 迭爾次克與伊羅又走轉來。

伊羅 已經停妥？

迭爾次克 意見一致了麼？

伊羅 這位瑞典人滿高興地走了去。不用說你們是已經一致。

華命斯太 聽啦！什麼也還沒決定，但我過細想時，覺得不決定的高明。

迭爾次克 怎的是什麼意義？

華命斯太 要靠那那瑞典人的恩惠過活！那矜驕不可一世！我自己是忍受不下。

伊羅 你難道是作為亡命客，去向他們求援嗎？你應該是多與而少受。

華命斯太 往年的布爾奔，他賣身於國民之敵而傷害了自己的祖國，他是如何他的報應是詛咒，他的不自然的醜行是博得了

萬年的遺臭。

伊羅 你的情形是和他一樣麼？

華侖斯太 我對你說吧，忠實在任何人都如最近的嫡親，誰將傷害它便要替它報仇，是人的天性。宗派的反目，黨派的競爭，舊怨嫉妬，都纏結了和平，還在猛烈地競爭着互相破壞的東西，都和解起來，驅逐着這匹猛獸，人類共同的敵人，它公然殺氣騰騰地向人類所棲息着的叢莽闖進——因為人要保障不能全靠聰明。「自然」只在人的額上安着眼睛，神聖不可侵犯的忠實會把他無防禦的背部保障。

迭爾次克 你把你自已沒看得比敵人的看法更壞，就是敵人在實行上也很想幫忙。就是卡爾王，今皇室的祖先皇上，也不會那樣小心地作想，他張開了手來迎着布爾奔，因為世間上只靠實用來作主張。

第七場

迭爾次克伯爵夫人登場。

華侖斯太 是誰個叫你這兒沒有你們女人的事。

伯爵夫人 我來，是來恭賀你——我來得該不太早？我希望沒那樣才好。

華侖斯太 迭爾次克，請用你的夫權，叫她方便。

伯爵夫人 我已經給了培門人一個王。

華侖斯太 那個王真是相當。

伯爵夫人（對其它二人） 究竟怎的了？請對我講！

迭爾次克 爵爺不想進行。

伯爵夫人 他非做不可的，怎得不想？

伊羅 現在是該你登場。我已經嘗試過了，接搭不上，聽他講了一篇忠實和天良。

伯爵夫人 怎的在前萬事都還遠在天邊，路在你前面還十分遙遠，那時你已有了決心和勇氣——而今，從夢中快有真實出現，萬事都快要團圓，成功已經有了左券，而你才要躊躇怕險？你只在計劃時是虎，而實行時是鼠好的，請給你的敵人以理路！他們所等着的，正是那一途。你有陰謀他們是樂於相信，而且還要以文書和印鑑來替你證明，但是實行的可能沒人相信，故他們必須把你畏敬。那是可能嗎？你已經走到了這麼遠，人已經知道了最惡的事件，實行已經當作事實傳遍，而你才要回頭轉，一實功虧九仞山單只陰謀是尋常的罪犯，見諸實際是不朽的攪幹，一旦成功便萬古名傳，因為凡事的成敗是上帝的批判。

內侍者（走入） 上校皮柯樂米尼求見。

伯爵夫人（立即） 請他等等。

華侖斯太 我現在不好見他，下次再請。

內侍者 你說只需要兩分鐘，他有件緊急的事情——

華侖斯太 說不定怕是要事。我倒想聽聽。

伯爵夫人（笑） 是他自己吃緊。你不妨叫他等等。

華侖斯太 究竟是什麼事情？

伯爵夫人 你隨後便會分明，你目前應該想想，怎樣打發那烏朗曷爾將軍。

（內侍者下。）

華侖斯太 假如還有選擇的餘地——假如還有得較平穩的出路——現在我也還想選擇它，迴避那絕端的一步。

伯爵夫人 你不要再捨近圖遠，這樣的路已在你的面前，請把這烏朗曷爾驅遣，把舊來的希望忘記，把過去的生活丟開，決心再來一次新的起原。你們英雄，既有名聲，又有幸運，不妨再來點德行。請到維也納去跪在皇帝的脚下，攜帶着你所有的金銀，向他

矢示忠貞，說你只是播弄了一下瑞典國人。

伊羅 就那樣也是太遲。別人已知道得詳細。他只會是把腦袋子送上斷頭台去。

伯爵夫人 我倒不怕啦。法規上不能裁判他，證據還不充分，他不好過火。他們會讓爵爺平穩，一切情形我都看得分明。匈牙利王

會來陣營，公爵退位，那是不待論；在那時也用不着更要聲明。國王會議軍隊發誓，秩序絲毫也不紊。在一天清早公爵啟程。他的居城便會殷賑，在那兒他要打獵，建築，牧畜，修造宮庭，任爲樞密顧問，大宴羣賓，一句話歸總，是一位大王，然而——小型！因爲他聰明安分，凡百都實事求是，不重虛文，他會以一位大公而終老一生。於是乎我們的爵爺也就不折不扣地，成爲個戰爭所提拔出的新人，那是靠着宮庭的恩惠，一打十二個的公侯伯子，在一夜之中造成。

華侖斯太（起立，劇烈地動着）請指示一條出路把我救出這個窮境，慈祥的天上諸力！請指示出這樣一條路，讓我好行——我不能像那口上的英雄，道德的宣講，在我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上取溫——不能夠對着背開了我的幸運，慷慨地叫道：我用不着你，滾假使我不能再生作用，那我自己是告終；我要規避那最後一步，那絕端，倒不是害怕犧牲，害怕危險；但我淪落於虛無，龍其頭而蛇其尾，世間把我看成爲那每日生生死死的可憐輩，讓我的名聲在現世和後世被人忌厭，讓符理都朗德這個名字成爲一切可詛咒的行爲之暗諱。

伯爵夫人 今天你何以這樣違背乎本性？請告訴我吧，我實在弄不清醒——哦！沒讓那迷信之幽靈，支配了你的明朗的心。你被人告訴爲大逆不道；這是否正當，現在姑且不問——你假如不把手中的力量來立地運用，那你會一蹶不振。——唉！自己的生命不肯用盡氣力來保的柔和的生物，究竟那兒會有勇敢到不能用正當防衛來說明的勇敢何處可求？

華侖斯太 費了南德陛下在前和我本很殷勤，他愛我，優待我，我和他的心最相近。有那一位公爵他尊敬得像我這樣？——而今我才是這樣的收場！

伯爵夫人 一切的小惠你記得那樣的真誠，說到侮辱你已經全不介意？我須得望你記起，在雷根斯堡你的忠誠的奉公究竟受了什麼賞賜？你得罪了國內的名門；你爲要使皇上偉大，把全世界的憎恨和詛咒，綜集於你的一身，你在全德意志中弄到沒有一個朋友，因爲你只想爲皇上一人而生存。在雷根斯堡會議的那一天，非難的暴風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你也單獨把皇上依賴着——然而皇上使你沒有下場，他使你沒有下場，把你作爲了那驕傲的巴奔命人的犧牲。你不要說位置恢復了，那往日的過分的無禮便得到了報償，使你復了職的並不是真正的好意，而是危難臨頭不得不起用你，他們是很高興地再把你的位置剝奪了去。

華倫斯太 不是他們的好意，那是千真萬真！我得到這項職權，也不感謝皇上的傾心。我如濫用了這項職權，也沒有濫用了誰的親信。

伯爵夫人 親信？傾心？——他們是要你啦，他們對於「危難」這個猛烈的壓迫者，虛名和架子是全不中用，它需要實行而非號筒，它時常發現出最偉大的，把最善者安在舵位上，它要從賤民之中把他挑選出場——是它把你起用了，給了你的任用狀。因為不到事情弄到沒有辦法，那些家伙總是牽延，用些不值價的奴才和活動木偶來敷衍——但到非常事故迫切了來，空洞的外表不再濟事，於是乎又才落到自然這個巨大精神的強健的手裏，這個精神只聽自己的話，不知道什麼是妥協，他的處理只是靠着自己的條件，不是靠着人的。

華倫斯太 那是真實啦！他們時常見到的都是我的本色，我在交易中不會欺騙他們，因為要把胆大的不羈的氣象隱藏起來，那是永遠值不得我去費力。

伯爵夫人 倒寧是——你始終把你表現得可怕。那倒怪不得你，你對於自己始終是誠實，只怪得那些人，他們既怕你，又把兵權交到你的手裏。因為和自己相調和的固有的性格本是應該除掉矛盾，世間上沒有什麼是壞。在八年前你以火與劍橫行德意志全境，你以長鞭鞭笞着諸州，嘲笑着帝國之全盤的秩序，只是行使着強者的可怕的權威，把各地的諸侯來蹂躪，以擴張天子的大權為本，難道那是另一個人？那時其實你應該抑制你的驕矜，使你自己就範，然而因為皇上有益，討了他的喜歡，他沉默着在這些過分的行為上蓋了御印。因為你是為他做，在那時是正當的事情，現在要反他而為，便立地成爲了敗行？

華倫斯太（起立） 我不會從這一方面來看過——是呀！道理是很不錯。皇帝實在把好些在秩序上是不應該的事情，藉着我的手來做了。連我身上穿的這件公爵大袍，正表彰着我的本是犯了罪的功勞。

伯爵夫人 那嗎你和皇帝之間不是權利與義務的問題，而是實力與機會的問題，可不是？現在正是你一生中做總結算的時期。休徵勝利地表現在你的頭上。運星在為你招集着運氣，它們在向你呼喚：時辰已至！你一輩子在觀察天星軌道豈不徒勞？——你用四分儀，兩脚規，豈不可笑？那——十二宮，渾天儀，你模畫在這壁次，在你的周遭陳列着那司令的七星君，都帶着無言的神玄的像子，這些難道都只是兒戲？這一切的駕步難道是空文？在這空洞的方術中沒有一點點的精髓？在這決大事定大業的一瞬

間才絲毫也不能幫助於你？

華命斯太（在這最後的幾句話中心緒激動了起來，在室中走上走下，現在突然停止着，把伯爵夫人的話頭切斷了）去把烏朗曷爾叫來，立即命三位使者騎馬去追。

伊羅 好呵，要這樣才對！（急下）

華命斯太 那是皇上的煞神，也是我的煞神。煞神把皇上的宰治慾的工具，我，來懲罰皇上，我也期待着，復仇的劍已經磨好了要插入我的胸膛。種下了蛟龍的齒，沒希望收穫稻粱。非行有它自己的復仇的天使，有惡意的希望藏在它的本心。

他是不能再和我親善了，——我也不好再行退讓。非起來不可的便起來吧。運命是始終不失其紀綱，因為在我們胸中的心是一切綱紀的帝王。（對迭爾次克）把那烏朗曷爾引到我的私齋，我自己要和使者對話。遣人把奧克它佛找來（對呈着得意的面孔的伯爵夫人）你不要高興得太快！因為運命的力是嫉妬的。太早的高興是它的權限的侵害。我們把種子播在運命的手裏，要到最後才知道成功與失敗。

（在他的退場中，幕下。）

第二幕

一室。

第一場

華命斯太。奧克它佛。稍後，麥克司。

華命斯太 他從林茲來報告我，說他害了病，但我得到確實的消息，他是藏在符勞恩堡伯爵格勒司的陣營。把他們兩人捉着，給我往這兒送。你去接受着西班牙的隊伍，只是準備着不要恹德，他們如逼着你來要擊我，你答應他們，但總按兵不動。在這回的

把戲上把你無爲地陷着，但其實你藉此是建了大功。你是只要辦得到，總想不露水面的人，絕端的一步於你不相應。故爾我替你選擇了這項任務，這回就要靠你的無爲，於我是最有好處。——嗣後我的武運泰來，你知道我是怎樣把你優待。（麥克司上）老頭子，你現在請去。你今天晚上便非出發不可。你用我自己的馬去。——這位少先生暫且賈借給我。——辭行的話務請簡單！我是期待着我們愉快地幸福地再見。

奧克它佛（對他的兒子） 我們還要再談。（下）

第二場

華侖斯太，麥克司。

麥克司（挨近身去） 將軍——

華侖斯太 那已經不再是我的名稱，假如你自命爲皇上的軍人。

麥克司 然則你是要離開軍隊而去？

華侖斯太 我解除了對於皇上的奉仕。

麥克司 你是要離開軍隊而去？

華侖斯太 我寧是要使軍隊愈見緊湊地團結。（坐下）麥克司，我在決行的時刻到來之前，我沒有心思把這話向你提起。青年的幸福的情感容易明白正義，在例題純粹地解決了時，吟味着自己的判斷而實行，正是一種歡喜。然而在從兩種禍事中嘗採取一種之時，心地從義理的鬥爭中不能完全拔起，在那時無須乎有選擇的必要，真是佳事，必然性是一種惠與。——當前的事就是這樣。你不要低回觀望。事情在你已無可如何。你只消前進，不要批評！你快準備着去實行。——朝廷已經決定了要我落沒，因此我也就先意奉承。——我們要和瑞典人握手。那是很可靠的人，是好的朋友。（停止着等待麥克司回答）——我使你出乎意外了。回話你可不用講。我把餘裕給你，讓你去思量。

（華侖斯太起身，向後方走去。麥克司不動地佇立了很久，心頭感着十分的苦悶；待他動了一下，華侖斯太又轉來立在他

的面前。

麥克司 將軍——你今天使我成了一個人。一直到今天事情是替我省略了，路徑和方向用不着自己去尋。我是無條件地跟着你了。我只消看到你，便找着了正確的路徑。今天才第一次你把我退還了我自己，你逼着我來作一個選擇，是從你，還是從我自己的心。

華倫斯太 一直到今天，運命把你在搖籃中搖着，你能够遊戲着執行你的義務。使任何美好的希望都得滿足，始終是以不分的心做去。以後已經不能够再是那樣。黑白的道路已經分張。義理要和義理打仗。看你是幫助朋友還是幫助國王，戰爭已經是矢在弦上。

麥克司 戰爭！這話怎講？戰爭和天災一樣，但它之所以爲義戰是和天災的運命相彷彿。這次的戰爭可以爲義戰嗎？你拿皇上的軍隊來打倒皇上？哦，天怎的變到了這樣！你是作爲我的生活規範的北斗星，你向我說出這樣的話如何相趁！哦，你是造了怎樣的鴻溝在我的心，我該得學習着把植根於有歷史的畏敬中的本能，把服從之神聖的習慣，拒絕着給你的名。否，沒把你的尊容向我正視！那以前在我始終是儼然如神，那對於我的權威立地還不能失聲；靈魂縱要流血地掙脫，五官還依然受着你的範圍。

華倫斯太 麥克司，你聽我說來。

麥克司 哦！請不要幹，請不要幹！你那純潔的崇高的面容還不知道你的行爲便是造反。只是你的空想玷污了它，磊落光明從你那堂堂的姿態中還未驅散。把那黑色的斑點，把那敵人趕掉。就那樣便只算是一場惡夢，對於任何堅固的德行下出的警告。人是會有那樣的一個瞬間，然而勝利的總是毫無內咎的情感。否，你是不會那樣告終。不怕就有天大的本領，天大的才能，那樣的行爲只是招人嘲弄，那樣的行爲會把卑劣的幻想認爲正統，那幻想，在自由之中不相信崇高，只把無力認爲可靠。

華倫斯太 世間上會加我以嚴烈的非難，我所意料。你所能說出的話頭，我早已問我自己說了。誰個肯走到絕端呢，假如能够免掉，然而現在已經無從選擇，不是我用暴力，便是我遭——情形就是這樣。此外沒有別的路數。

麥克司 既是那樣，就請那樣做！強硬地保守着你的地位，在不得已時也請反抗皇上，做個公然的叛徒，我雖然不能稱讚，但我能够容恕，我雖然不能說是好，但我願同你一路。不過——千切不要做漢奸，這個字終於流出了我的口。你千切不要做漢奸，這絕

不是過度，也絕不是錯誤，不是力勢過餘失了檢點。哦！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是黑暗的，黑暗的地獄魔殿！

華侖斯太（蹙着額，但仍矜持着）年青人把難於說出口的話總是說得太快，就像拿着一把小刀子隨便亂宰；事物的標準只好隨遇而成，他們勇敢地取出自熱了的腦袋。榮或辱，善或惡，他們脫口便來——想像力所空幻地向這惡名之中所輸入的東西，他們要把來附在事實與本質之上。世界是狹隘，頭腦是寬廣。思想們雖然容易同居，而在空間則實物與實物必然相撞；一個佔了一個地方，別個便必須退讓，要想不排斥於人，必須排斥人。這兒支配着的是鬥爭，只有強者佔勝——是呀，有人能無慾地過活一生，把一切的目的都斷送，那他是和火精同居在輕飄的火焰裏，純淨地保持在這純淨的元素（火）之中。「自然」用更粗糙的原料來把我造成，慾望把我引歸於土，土是屬於惡精而非善靈。神聖從上界所送給我們的東西，只是共同的財富！上界的光使人歡娛，但不能使人富裕，在天國中沒有產業可以獲取。寶石，萬人所貴的黃金，想到手時須有邪惡的力量，那些力量是在太陽光下隱藏。不費犧牲便不能馴服它們，既用了它們而得靈魂的純潔超昇，世無其人。

麥克司（意在言外地）哦！要提防，要提防這些虛偽的力量！它們不守信約，它們專愛扯謊，它們會誘惑着把你引進下界。你不要聽信它們！且聽我的勸誡——哦！返回到你的義務去。確呀！你是能夠唸請你把我派到維也納。派去向皇上求和。皇上看不見你，但看得見我，他會看出你由我這清白的眼睛，我要替你帶回皇上的信任。

華侖斯太 已經太遲。你不知道事情的底細。

麥克司 假使真是太遲——遲到只有犯罪纔能把你從失脚救起，就請失脚吧！但請照着你的現狀，坦白地失脚下去。把司令權丟了。從戰場上退下。你還可以堂皇地做到這場，沒有微瑕。——你是爲它人生活得太多，你最後該爲你自己生活一下，我要跟隨着你，我的運命永遠不和你的分離。

華侖斯太 那是已經太遲。在你把你的這些空話失掉的時候，把我的命令傳向卜拉格與突長爾的駿馬跑過里數標，已經接一連二——你委曲一下吧。我們的幹是出於不得已。既已無法，便讓我們堅定步武，堂皇地做去。——我所做的，難道比凱撒所做的更壞，凱撒之名不已直至今日還轟動於全世界？他把羅馬委託他担任保衛的軍團來反攻了羅馬。他會是失敗了的，他如把劍丟下，猶如我一解除武裝，也會失敗的一樣。我覺得我自己有凱撒的精神，把他的幸運給我吧，其它的我都能忍。

(麥克司一直都十分苦悶地立着，迅速地跑了。華侖斯太驚訝地目送着他，立着沒入於沉思裏。)

第三場

華侖斯太。迭爾次克。俄頃之後伊羅。

迭爾次克 麥克司是剛從這兒退出去？

華侖斯太 烏朗曷爾在那裏？

迭爾次克 他已經走了。

華侖斯太 那樣的快興？

迭爾次克 那家伙就像被大地鯨吞。他剛好退出，我們便去追趕，我都還有話要向他談，然而——他是走了，究竟到了那兒誰也

不知道。我相信那家伙便是惡魔，是人不能消滅得這樣迅速。

伊羅(來) 是真的嗎，我派遣了那位老頭子？

迭爾次克 怎的奧克它佛嗎？你想把他派往那兒？

華侖斯太 你是往女侖堡，去接收西班牙的意大利的隊伍。

迭爾次克 千求萬請，請你切不要這樣做！

伊羅 你公然要叫那滑頭去帶領人馬，要讓他脫掉監視，就在這目前，這乾坤一擲的時下？

迭爾次克 你不可這樣做。千萬不可！

華侖斯太 他是奇怪的人物。

伊羅 哦！這一次請聽我們的進言，不要讓他走。

華侖斯太 我素來都是親信他的，爲什麼這一次不可照舊？難道起了什麼事情，打折了我對於他的好意？是出於你們的猜忌，不是我的；我難道該改變我素經吟味的判斷？請你們沒把我當作婦人看。因爲我直到今天都信任了他來，我今天也該得把他信

頓。

迭爾次克 難道一定非他不可嗎？請另遺別個。

華侖斯太 我所選的人，那是非他不可。他最適合於這項任務，故爾我讓他去做。

伊羅 因為他是南方人，故爾合你的口味。

華侖斯太 我是知道，你們不大高興他們兩位，因為我敬重他們，愛他們，比你們和其它的人還要信任，明白地是他們有那樣的價值。因此他們在你們便成了眼中釘，你們的嫉妬於我和我的事業有何用處？你們恨他們，那倒不能使他們於我更加可惡。相互的愛憎，各人可以去盡性，各人的性情和嗜好我聽其自然，但我是知道的，你們各人的才幹。

伊羅 你不能走——不然我們要把他的車輪打破。

華侖斯太 你客氣些啦，伊羅！

迭爾次克 奎士登普在這兒的時光，常常是和他一道躲藏。

華侖斯太 那是得到了我的承認和許可。

迭爾次克 我也知道，他那兒有格勒司的密使來過。

華侖斯太 那不是真實。

伊羅 哦！你的睜着的眼睛是瞎了的！

華侖斯太 你不會動搖得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根據着最深的學理。假如這是不可靠，那占星術的全部都成兒戲。爲什麼呢？爲我有運命本身的一個抵押在手，他是我的朋友中的最忠實的朋友。

伊羅 那抵押是可靠的担保，你可也有？

華侖斯太 人的一ance生可有那樣的一瞬在那時比平常更和宇宙精靈接近，可以向着運命，自由地發問。我有過那樣的一瞬間，那是在夜裏，在呂村的合戰之前，我沉思地依着一株樹木，瞭望着眼前的平原。陣營的篝火昏濛地透過夜霧，武器的響聲，更夫的擊柝，單調地破了沉靜。在這一瞬間，我的全生，過去的和將來的，在我的心眼前經過，充滿着豫感的精神把極遠的將來結上了。

明朝的運命。

在那時我對我自己這樣說過：「你所支配着的人有這樣的多！他們都是跟着你的運星，全體都賭在你一個的頭上，就像賭着頭彩一張，他們都和着你登上了你的運命之船。然而終有那樣的一天會來，運命又要把這一切來分散，只有少數忠實者留在我的身邊。這陣營中所包含的，這一切之中的最忠實於我的人我想知道。運命喲，請你給我一點徵兆！這人就作興是明天清早，他最初地到我這兒來帶着一項愛情的符號。」在心中這樣想着，也就睡了。

就在我的夢中我被引上了大陣。真是劇烈的一場鬥爭。一彈打中了我的坐騎，我落了馬，駿馬和騎士全不介意地在我身上踏過，我喘息着匍匐，就像一個將死的人，規定着會踏死在鐵蹄之下。在那時突然地有一隻手來把我打救，那是奧克它佛——我一覺醒來已是白晝而——奧克它佛立在我的面前。他說：「老哥你今天沒騎你往常騎的斑馬。你寧可騎這匹更可靠的馬兒，我已經替你選下。我在夢中得了一個先兆，請你一定要聽我的話。」這匹馬之快使我逃脫了邦涅爾的龍騎兵之窮追。我的從弟在那天騎着斑馬，那馬和騎士一直沒有回來。

伊羅 那是一種偶然。

華侖斯太(用意地) 世間上絕沒有所謂偶然；在我們僅看為盲目的偶然者，其實是迸發自最深的源泉。我已經蓋印而又加封，他是我的守護神，餘話可不用再說。(步行着)

迭爾次克 麥克司留作人質，倒可安心。

伊羅 這個人不會活着而離開我們。

華侖斯太(止着步，回過頭來) 你們兩個不要總像女人，別人把道理說得舌乾，而你們總把那頭一句話翻來覆來地議論——曉得麼？人的行動與思想，並不像大海中的盲動着的波浪。內部的世界，人的小宇宙，是深的谷口，行為與思想永恆地從這兒迸流。那和樹木的果實一樣，其事必然！偶然不能夠蒙昧地把它們轉變。我只要檢點了人的核心，那他的意欲和行為便可看穿。(下)

第四場

皮柯樂米尼邸中之室。

奧克它佛行裝已就。副官一人。

奧克它佛 保衛隊到了嗎？

副官 在下邊等。

奧克它佛 是可靠的弟兄嗎？你是挑選自誰的兵？

副官 是梯芬巴赫。

奧克它佛 那個隊伍是可信。把他們藏在後庭裏面去，你不聽到鈴子響，不准誰來見面；其次門戶要緊閉，而警衛要嚴，凡是遇着的人都把他們拘禁。（副官下）我可希望着這事用不着你們的慫勸，因為我的豫算是已經確定。然而這是對於皇上的效命，輸贏太大了，與其忽略，寧可三思而行。

第五場

奧克它佛。伊索朗尼走來。

伊索朗尼 我來了——此外還有什麼人要來？

奧克它佛（隱密地） 伊索朗尼伯爵，我有句話先得向你交代。

伊索朗尼（隱密地） 要動手了嗎？爵爺要想幹什麼事情？我是可以信任。請你試驗我。

奧克它佛 那可說不定。

伊索朗尼 老兄，我決不是那一流的人，說話勇敢，而實行起來便不要臉地逃遁。爵爺是把我當成了朋友看待，他待我真是認真！我是一切都全靠他庇蔭，他是儘可以相信我的忠誠。

奧克它佛 日後便見情況。

伊索朗尼 你要注意，不是一般人都這樣想，這兒有許多人在袒護朝廷，說日前的盟誓是遭了詐騙，不能拘束人。

奧克它佛 哦？是那些人，請舉出名姓。

伊索朗尼 該死的！每個德意志人都在那樣作聲。就是突斯特赫奇，考涅慈，德沃達特，剛才正聲明了我們應該順從朝廷。

奧克它佛 那真使我高興。

伊索朗尼 使你高興？

奧克它佛 高興皇帝還有這樣的好友和良臣。

伊索朗尼 沒談笑話啦。不過他們倒也並不是惡人。

奧朗它佛 的確不是啦。沒要以為我在笑談！我是千萬萬真地高興着，看見好事有如此的強幹。

伊索朗尼 見鬼！這是怎的？你難道不是——爲什麼把我叫到了這兒？

奧克它佛（嚴重地）要單刀直入地究明你，是皇上的友人還是他的敵系。

伊索朗尼（不客氣地）要想求我的答復，且讓有資格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奧克它佛 要問我有沒有資格，請你看這張紙。

伊索朗尼 哈——哈！是皇上的親筆御璽。（唸出）『朕全軍之將領，胥服從於朕之忠良皮柯樂米尼中將，猶如朕自身』——

恩——是——是中將，我向你恭喜。

奧克它佛 你是服從這項命令？

伊索朗尼 我嗎——但你來得太出乎不意——請給一點考慮的餘裕——

奧克它佛 給你兩分鐘。

伊索朗尼 我的天，這情形可是——

奧克它佛 明瞭而又簡單，你得聲明，是忠於皇帝，還是要做漢奸？

伊索朗尼 漢奸——我的天——誰個在想這樣幹？

奧克它佛 當前的情形正是這般。公爵是一位漢奸，他串通着敵人造反。你請簡明地說。是要向皇帝謀叛？還是賣身給敵人？你談！

伊索朗尼 你在想什麼？我向皇上謀叛？我那樣說過嗎？我幾時曾向人宣言？

奧克它佛 你還沒有說過，你還沒。我是期待着不久會說。

伊索朗尼 好，那我真是快活，你親自對你證明了，說我不會那樣說。

奧克它佛 那嗎你是否和公爵脫離？

伊索朗尼 只要他是漢奸——漢奸便斷絕一切的關係。

奧克它佛 你能決心和 he 打戰？

伊索朗尼 他本來待得我好——但假如他是惡漢，滾他媽的！證文扯成兩半。

奧克它佛 你能去惡從善，我真喜歡。今晚乘着夜陰你帶少數隊伍出發，要裝着是出於公爵自身的命令。集合地點是符勞恩堡，

以往的命令，格勒司會向你指陳。

伊索朗尼 遵命。但請你向皇上致聲，說我是怎樣的愛國忠君。

奧克它佛 我一定要替你鼓吹。（伊索朗尼下。從者一人上）布屈勒上校嗎？會。

伊索朗尼（轉來）請容恕我一向的失禮啦，老甫台。天喲！怎麼會曉得你是這樣偉大的棟樑之材！

奧克它佛 過去的事情不用芥蒂。

伊索朗尼 我本是一位不羈的年老的小孩，乘着酒興有時愛說我句朝廷的好壞，你是知道的，我並非存心作歹。（下）

奧克它佛 那事情你用不着擔心——真是馬到成功！希望其它的人也容易聽命！

第六場

奧克它佛。 布屈勒。

布屈勒 中將，我等候着你的命令。

奧克它佛 你當作高貴的賓客和友人歡迎。

布屈勒 那在我是不勝榮幸。

奧克它佛（在彼此坐定之後） 我昨天曾向你示意，沒有得到你的回音。大約是完全認爲了虛文。那個希望是出自我的衷心，我是認真地在找你，現在正是時辰，凡是好人應該團結緊要。

布屈勒 這要專靠同志才行。

奧克它佛 凡是好人我都用同志的稱謂。對於一個人的批評，我是只取其本來的性格沉靜地讓他做出來的行爲；因爲盲目的誤解往往逼着最善的人走脫正軌。你是通過符勞恩來的。伯爵格勒司把親密的話對你說過沒有？你講來聽聽吧。他是我的好友。

布屈勒 他只是說了一些丟話。

奧克它佛 我不高興你這樣的口調，因爲他的忠告可嘉。同樣的忠告我也要向你提起。

布屈勒 那可不用勞煩你——難於接受的好心，在我是不好多謝。

奧克它佛 時間是可寶貴的，說話請開心見腸。你是明白的，這兒是到了怎樣的情況。爵爺打算造反，其實已經不是打算，他已經在着手硬幹；在幾點鐘前和敵人的申通已經定了交關。已有使者派往卜拉格和突曷爾，就在明天他便會把我們賣給敵人。然而他是自行誤算，因爲聰明在監視着，皇上的忠臣還多活在此間，而且堅固地形成了眼不見的結團。這張宣言是聲明把他追放，解除軍隊的服從義務，這喚起一切有善意的人，在我的領導之下集中旗鼓。你現在請選擇吧，看是與善事結緣，還是與惡人爲伍。

布屈勒（起立） 他的運命便是我的。

奧克它佛 這是你的最後的決心麼？

布屈勒 然也。

奧克它佛 請三思一下啦，布屈勒上校。你現在還有時候，突口而出的話都埋藏在我誠實的心頭。請你收回去啦。選着好的一
走。你是沒有握着好的。

布屈勒 中將，還有別的吩咐沒有？

奧克它佛 念到你的白髮吧！把你的話頭收回。

布屈勒 再見！

奧克它佛 什麼你難道要把這義勇的良劍用到這樣的爭戰？你難道要把這感謝，由你四十年間的精誠爲了奧大利所當得的
感謝，化爲咒怨？

布屈勒（苦笑） 奧大利商號的感謝啦！（將要走去。）

奧克它佛（讓彼行至門口，又呼喚之） 布屈勒！

布屈勒 什麼？

奧克它佛 是怎麼的了，那伯爵？

布屈勒 伯爵！什麼？

奧克它佛 我問的是伯爵的爵號。

布屈勒（憤怒） 見了鬼！

奧克它佛（冷淡地） 你要求那爵號。別人給你拒絕了。

布屈勒 你這侮辱我不能饒。我們來決鬥！

奧克它佛 稍安無燥。有話照實說的好。隨後給你的報價並不缺少。

布屈勒 我這弱點連自己都不能容恕，假如世間都是知道了！——是呀！中將，我的名譽心很強，輕蔑最難當。使我痛心，是門閥
和爵位，在這軍隊中比功勞更重。我不想遜劣於我的同僚，故爾在那不吉利的時刻，我採取了那項行動。——那真是愚蒙！然而
我總不應該被人那樣地玩弄！——拒絕是可以的呀！——爲什麼要用這傷人的侮蔑更把這拒絕來刻薄化，要把我這老人這

忠良的臣下，以殘刻的嘲笑來激底地足踐，他的門第的弱點上給他這樣的痛打，只因他在不留心的時間會忘神過一下！然而天會給與微蟲以螫刺，誰要遊戲地把它踏死——

奧克它佛 你必然是受了毀謗啦，你想，對你幹出了這壞事的仇人是什麼模樣？

布屈勒 不管他什麼模樣！那總不外是一名下走，一位廷臣，一位西班牙人，舊家的公子哥郎，我怕我擋着他的光，一位嫉妬深的惡漢，看不慣我的功勞之當受獎賞。

奧克它佛 說吧，公爵是否贊成了那項要求？

布屈勒 他慫恿我去幹的，他自己以高貴的友情更會爲我奔走。

奧克它佛 是那樣嗎？你是真確地知道？

布屈勒 我讀過信件啦。

奧克它佛 我也讀過了——然而內容却是不同。（布屈勒受驚）由於偶然，那信落在了我的手中，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眼睛來

諷誦。（交信給他。）

布屈勒 呵！這是什麼？

奧克它佛 布屈勒上校，我怕是有人把你玩弄。你說，公爵慫恿你去走了那一步嗎？——在這信中他却把你輕蔑得不亦樂乎，他說你是太不自量，奉勸宰臣給你以懲創。（布屈勒把信看了，膝頭戰慄，他取了一把椅子來，自行坐下。）並沒有敵人將你迫害。

並沒有人說你不好，你所受的侮辱只怪得公爵；那目的是十分明瞭。他是想把你從皇上名下拖開——仔細想時，你的賢實的忠誠終無法弄到，他想從你的復仇心把它得來。他胡鬧地想把你用爲盲目的工具，用爲混蛋的目的之手段。他是成了功。他成功得太美滿，使你從四十年來所走着的路，出軌於一旦。

布屈勒（聲音有些戰顫） 皇帝陛下能够容恕我嗎？

奧克它佛 他不只容恕而已。他還要於你的資格所不當受的侮辱加以補償。公爵爲不良的目的所給與你的贈品，陛下要自行作爲你的嘉獎。你所領帶的隊伍，今屬於你。

布屈勒（想起立，復坐下。情緒激動着，想說話而又不能啟口。最後他把劍從掛帶取下，遞給皮柯樂米尼。）

奧克它佛 你要做什麼？請平心靜氣。

布屈勒 請你接收！

奧克它佛 何謂呢？請好生考慮。

布屈勒 請你接收！我已經沒有資格帶這把劍。

奧克它佛 那嗎請從新由我的手中收受，請忠誠地爲正義而用它，自今以後。

布屈勒 我對這樣仁慈的皇帝已經把忠誠破壞。

奧克它佛 你請再補償起來。迅速地 and 公爵離開。

布屈勒 要我和他離開！

奧克它佛 怎的啦？你不愛？

布屈勒（厲聲地） 豈僅僅和他離開！哦！我要他的命債！

奧克它佛 你跟着我往符勞恩堡，那兒一切的忠良在格勒司與阿屈林葛之下集中。還有許多人我都把他們拉回了他們的義務，在今天夜裏要從這皮爾仁逃空。

忠義？

布屈勒（激烈地走上走下，走到奧克它佛面前，眼光表示着決心） 皮柯樂米尼伯爵把忠誠破壞了的人，是否可以和你談到

忠義？

奧克它佛 他悔改得那樣真誠，自然可以。

布屈勒 那嗎讓我留在這兒，我以名譽爲保證。

奧克它佛 你是想到了什麼？

布屈勒 請許我和我的隊伍一道留停。

奧克它佛 自然可以信任。但要把你的意思說明。

布屈勒 實行後便可分明。現在請不要多問。你請信任我！你能！我指天爲誓！那傢伙你不是委之於天仙人——再見！（下）

侍僕（持紙片上） 一位不識的人帶了這來，立刻便走了。公爵的馬已經立在下邊等待。（下）

奧克它佛（讀紙片） 「請你快走，你忠實的伊索朗。」——哦！且先離開這座城關！碼頭已近，難道再好破船？走了！走了！這兒是

第七場

皮柯樂米尼父子兩人。

麥克司（極端興奮着走來，他的眼仁荒忙地轉動着，行步不安定；他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的父親，父親遠遠地立着，哀憐地看着他。他大踏步地在室中走着，繼又佇立起來，最後身投在一隻坐椅上，筆直地凝視着前方。）

奧克它佛（挨近身去） 我要動身了，孩子。（因爲沒得着回應，他伸手去握着他的手）孩子，再見！

麥克司 再見！

奧克它佛 你可立地跟着我走吧？

麥克司（沒看他） 我跟着你？你的路是邪徑，非我所行。（奧克它佛把手丟開，往後退）哦！假如你是正直而真誠，事情絕不會鬧到這樣，一切都必然是另外一種情形！他不會去幹那可怕的着，好人們會在他的身旁保持着力氣，他不會向那惡人網羅中墮落。何以你要那樣詭譎譎地就像在做強盜和私窩不祥的詐偽！萬惡之母！你攜帶着苦痛來，破滅了我們！那維繫着世界的，純潔的真實，應該是把我們全體救濟了的，父親我是不能容恕你，我不能。公爵真是把我欺騙了，但你的行動也不見好得幾分。

奧克它佛 孩子，呵！你的苦痛我能諒解。

麥克司（起立，以疑惑的眼光看着他） 那是可以的嗎，父親？父親？你懷着詭計一直幹到眼前的情形。你因他的沒落而立身成名。父親，這辦法我是不高興。

奧克它佛 你說得未免過分！

麥克司 真是痛心！我把我的性格變了，猜疑怎入了我自由的精神？親信，信仰，希望，都已消亡，因為我所尊敬的一切都把我欺誑。哦，不！不是一切！還有愛我的那位姑娘，她是真誠，純潔，猶如天堂。到處都是偽善，都是欺騙，都是刺殺，毒藥，背信，漢奸，唯一清潔的地方只有我們的愛戀，這在人性中是不會污染。

奧克它佛 麥克司，你寧可立刻跟着我走，那樣的更好。

麥克司 什麼？不會和她訣別便跟着你跑？那是絕對不行！

奧克它佛 縱橫是不得不分手，你最好免掉那離別的苦悶。兒子，你跟着我來！跟着我！（想拉他走。）

麥克司 不行！斷斷乎不肯！

奧克它佛（更加強迫地）跟着我來，你的父親給你的命令。

麥克司 我是不走的，請你命令得像一個人。

奧克它佛 麥克司！我以皇上的御名，命你跟着我！

麥克司 皇上把人的心也沒可奈何。你難道把我的不幸所遺留下的唯一的物品，她的同情，也要剝奪？那種的殘忍難道也要殘忍地出現？我難道還要卑劣地做那件不可避的事情，要偷偷地逃亡，像一名強盜把我偷出她的手邊？她當目擊我的煩惱，我的苦痛，當耳聞我的傷心的哀怨，把她的眼淚為我漣漣——哦！人們都是殘忍，只有她是一位天仙。她會把這靈魂由絕端的失望救返，把這死的苦痛用含淚的柔辭來慰憐。

奧克它佛 你是不能脫身的，那是不可能，哦！你來，我的兒，救起你的名聞。

麥克司 你不要枉然把徒費唇舌，我服從我的心，因為我的相信。

奧克它佛（失掉把握，有點顫慄） 麥克司，麥克司！假如那可可怕的竟和我相遇，假如你——我的兒——我的血液——假如向那賣國奴賣了你自己——這話我真是不好說——在我們的家名上捺下了烙印，在那時世間上會見到大逆無道的事情，在劇烈的戰鬥之後，兒子的刀上會滴着父親的血。

麥克司 哦！你假如把人看待得更要好些，那你會行動得更要好些的。可詛咒的猜忌！大可惡的懷疑！在其前沒有什麼是堅實不變易，沒有信念的地方，一切都只是遊移。

奧克它佛 假如我信賴你的心，你能够始終自主，依照着你的心？

麥克司 你不能強制得心之聲，便是公爵也有不能。

奧克它佛 哦，麥克司，我看你是永遠不再回來了！

麥克司 不配做你的兒子的事情，你也永不會見到。

奧克它佛 我是要往符勞恩堡，拔彭海軍聯隊我留在這兒，就是羅特林恩，突斯加納，梯芬巴赫的隊伍也都留住，把你掩護。他們都在愛你，而且忠於信誓，要叫他們離開長官和榮名，他們是寧肯勇敢地戰死。

麥克司 那層請你安心。我不是在這兒戰死，便是把他們領出皮爾仁。

奧克它佛（立起來） 孩子，我們再見！

麥克司 再見！

奧克它佛 怎麼連不給我愛情的一眼？不給我訣別的握手？我是去上血腥的戰場，死生存亡都不可究。以前分手時我們不是

這個樣式。這是真的嗎？難道我已經沒有兒子？

（麥克司投入他的懷中，兩人沉默着相擁抱，久之始各分散在一邊。）

第三幕

符理都朗德夫人之廣廳。

第一場

伯爵夫人迭爾次克。特克拉。諾突布隆小姐。後二者在做着女紅。

伯爵夫人 你沒有話問我嗎，特克拉？完全沒有？我是好久便在等着你的話頭。你真能忍耐啦，在這長的時候，他的名字連一次也沒說出口。怎的啦？或者怕我現在已經是癩癩，你們另有路數，用不着我來湊？你實說吧，姪女兒。你看見過他沒有？

特克拉 我今天沒有見過，昨天也沒有。

伯爵夫人 聽人說過他的話麼？你沒用瞞我。

特克拉 一句也沒。

伯爵夫人 你能够那樣的平靜？

特克拉 我能。

伯爵夫人 請你方便一下，諾突布隆。

(諾突布隆小姐退場。)

第二場

伯爵夫人。特克拉。

伯爵夫人 我是不大高興，他在這樣的時候能够平靜。

特克拉 在這樣的時候？

伯爵夫人 他什麼都已經認清！這正是時候啦，他應該表明。

特克拉 請再說明白一點，讓我好懂。

伯爵夫人 爲這目的我趕走了別人。你已經不是孩子了，特克拉。你的心已經成了人，因爲你在鍾情，鍾情時是大有勇氣。你已實地證明。你的氣質更像你的父親，不甚像你的母親。你母親所不能夠經持的事情，你能够聽。

特克拉 我央求你不要說那樣長的套文。要說甚，就說甚。一筆點睛！你這樣的通套，真使我最最焦心。你究竟有什麼話告訴我呢？

請簡切分明。

伯爵夫人 只要你不要吃驚——

特克拉 你請說吧！你請。

伯爵夫人 事情是在你身上，立一件大功爲你的父親——

特克拉 事情是我身上！什麼事情？

伯爵夫人 麥克司，皮柯樂米尼是在愛你。你能够緊緊地把他束縛着歸依你的父親。

特克拉 還要用我嗎？他不是已經？

伯爵夫人 他以前是那樣子。

柯克拉 爲什麼他現在會不行，他將來也會不行？

伯爵夫人 他還着繫心着皇帝。

特克拉 他所求的不外是忠義與名分。

伯爵夫人 我們要請他表明他的愛情，不是他的名分——忠義與名分這些名辭是曖昧而有複義，你當把來對他解明，對他

說明他的愛情，他的名分。

特克拉 怎的？

伯爵夫人 是你，還是皇帝，當丟去一邊才行。

特克拉 隨着父親下野，他是高興。你是聽見他自己說過，他是十分願意解兵。

伯爵夫人 解兵是不行，是要叫他爲你父親效命。

特克拉 他的血，他的生命，會樂於爲父親效用，只要父親是遭了不法的處分。

伯爵夫人 你總把我的心猜不準——好啦，你聽。你的父親已被皇帝排斥，快要成爲皇上的敵人，和着全軍——

特克拉 哦，我的母親！

伯爵夫人 那需要一個偉大的範圍去領導全體的軍人。皮柯樂米尼父子在全軍中自有聲望，他們支配着一般的輿情，他們肯承頭，便萬事穩定。我們知道父親是由兒子來保證的——你的手中現在正握着權衡。

特克拉 哦，怪可憐的母親！這消息是怎樣要她的命——她聽見，會不能活成。

伯爵夫人 在沒有辦法時她也只好從命。我是知道她的——凡是遠方的，未來的事項總使她異常地擔心；待到無可如何而成爲了事實，她也放下心腸安忍。

特克拉 哦，我的敏於預感的心喲——現在——現在是那冷酷的可怕的手，凶煞地抓着我的快樂的希望。我是很明白的——

——當我初到這兒來，我的不安的預感便告訴我，說是有彗星照在我的頭上——但是爲什麼在這時我先想到了我自己——
哦，我的母親喲，我的母親！

伯爵夫人 你請鎮靜，不要徒是焦心。快爲你父親找一位幫手，爲你自己找一位愛人，那樣便萬事妥當而幸甚。

特克拉 你說妥當？我們是永遠離分——啊，現在是已經完全說不上那一陣。

伯爵夫人 他不會放你！他是不能夠放你。

特克拉 哦，他這不幸的人！

伯爵夫人 假如他是真正愛你，他的決心會趕快把定。

特克拉 決心是會很快的把定，那是毫無疑問。決心現在還談得到決心？

伯爵夫人 你靜鎮些吧。我聽見了你的母親的腳步聲。

特克拉 我怎能見得她的眼睛喲！

伯爵夫人 你請鎮靜。

第三場

伯爵夫人。前兩人。

公爵夫人（對伯爵夫人） 妹妹！誰個到了這兒？我聽見在議論。

伯爵夫人 並沒到過誰人。

公爵夫人 我是十分擔心。只要有一點騷音都警惕着。我是不祥的使者的聲音。你能告訴我嗎？妹妹：是怎樣的情形？他是否把騎兵隊送給皇太子，違從皇上的命令？你告訴我吧，他是否給與了快諾把奎士登普送還了京城？

伯爵夫人 沒，他不會。

公爵夫人 哦，那是死陣！我看見了最惡的禍患來臨。他們會免他的職，一切又會和雷根斯堡時不差毫分。

伯爵夫人 這回不會那樣。這回不會。請你放心。

（特克拉劇烈地感動着，飛入母親的懷中，哭着抱着她。）

公爵夫人 呵，他怎的那樣倔強不馴！我不知道忍耐了多少痛苦，爲這不幸的結婚！因爲就像是繫上了一個火輪，不息地運轉着，愈轉愈速，我和他是過活着苦悶的一生，隨時都臨到了萬仞的深淵，使人目炫心折地他要把我拉進。沒，你不要哭，我的女兒。我的苦惱不好成爲你的不幸的先兆，不好把等待着你的良緣破了。世間上不會有第二個符理都朗德；你，我的女兒，你媽媽的運命不要害怕。

特克拉 媽媽，讓我們逃走吧！趕快！趕快！這兒不是我們住的所在。時間愈捱，愈含有着新的駭人的禍害！

公爵夫人 你是該有安靜的好運——就是我們和你的父親，也有過佳日良晨；最初的幾年我如今都還高興。那時他還是快活的，努力着的人，他的野心是微溫的星火，還沒成爲火焰要把一切燒盡，皇上是愛他，信他，凡他着手的事，終必完成。然而自從有過那雷根斯堡的不幸，他從高位顛落成庶民，他便中了不安定的魔神，猜疑，陰恨。他失掉了安靜，對於舊時的幸福，固有的力量，不再快活地相信，便向那占候之類的妖術傾心，向那種妖術傾心的人，沒有一人是走了好運。

伯爵夫人 作那樣的觀察是你的眼睛——但那樣的話我們怎好用來期待他？他自己立刻會來，你是明白的。你看他的情形是不是這樣的呀！

公爵夫人 來，我的女兒。把你的眼淚揩乾。給你父親一個快活的臉——你看，你這兒的頭繩已經撤了——你這頭髮要好生纏。

你來呀，揩乾你的眼淚。眼淚弄醜了你那好看的眼睛——我剛才只是想說什麼話啦！——哦，是的，那皮柯樂米尼是有高華的門第和功勞的人。

伯爵夫人 姐姐，你是認得很清。

特克拉（對伯爵夫人，擔心地） 姨母，我要相偏了。（欲行）

伯爵夫人 你往那兒去？你父親快要來了。

特克拉 我現在不好和他見面。

伯爵夫人 然而你父親不見你一定要問。

公爵夫人 你爲什麼要走？

特克拉 我現在不好見我的父親。

伯爵夫人（對公爵夫人） 她怕是心上不好過。

公爵夫人（擔心地） 我的姑娘有了什麼病麼？

（兩人跟蹤着特克拉想把她拉轉來。華侖斯太和伊羅交談着出場。）

第四場

華侖斯太。伊羅。前人。

華侖斯太 陣裏還沒有動靜嗎？

伊羅 都還沒有動靜。

華侖斯太 數小時後消息會從卜拉克來，首都已經是屬於我們。那時我們便可以把假面具脫掉，把已取的行動和結果通知這

兒的全軍。在這樣的場合，軌範最爲要緊。人是摹仿的動物，一人承頭便領導全羣。卜拉克的軍隊總以爲皮爾仁的民衆是完全聽命，在這兒皮爾仁的人，一見到卜拉克給了模範，也必然矢效忠誠——你在說，布屈勒是已經聲明？

伊羅 出於自由的衝動，沒有受我們的催促，他把他自己和他的隊伍，向你獻出。

華倫斯太 不是任何的聲音我們都可以信，不怕就是在心中聽出的警戒的聲音。欺騙的精神每每摹仿着真之聲音來把我們欺騙，撒佈着騙人到底的神宣。布屈勒，那位堂堂的勇敢的人，我對於他懷着一種感情，不能自禁，我可命名之為畏懼，只要他一到旁近，那種感情便來侵襲我的心身，阻礙着開誠佈公的愛情。我的邪心是在警戒着這個人，而他才作了我的幸運的第一保證。

伊羅 他這可尊敬的先例，無疑地，在全軍中會得着精銳來皈依。

華倫斯太 現在你去，立地把依索郎找來，我最近才給與了他一番惠愛。我現在要先從他着手。快去給我找來！

（伊羅走出，在其時其餘的人又走到前台來。）

華倫斯太 哦，太太和公主在那兒！我們要暫時休息，休息——你們來！我是渴望着有這快活的一刻鐘，過活在一家人的團圓之中。

伯爵夫人 哥哥，我們好久沒有聚攏。

華倫斯太（對伯爵夫人側語） 她能够聽得麼？已經有了準備否？

伯爵夫人 還不行。

華倫斯太 來呀，我的小姐。你來坐在我的身邊。在你的嘴上有吉祥的天仙，大太曾經向我稱讚你的技倆，一定有令人恍惚的優

婉的和音在你胸中隱藏。這樣的聲音我現在是需要的，要用來驅逐惡靈，它展着黑翅在我頭上翱翔。

公爵夫人 你的六絃琴是放在那兒的，特克拉？你來，演奏一曲讓你父親欣賞。

特克拉 啊，媽媽！你

公爵夫人 特克拉，你彈啦，安慰一下你的父親。

特克拉 我不會呢，媽媽——

伯爵夫人 怎的？你說的什麼話，姪女兒！

特克拉（對伯爵夫人）請原諒我——現在——在這心頭要破的時候，怎麼能夠——在父親的面前唱歌——父親是把我
的母親撞進了坟墓！

伯爵夫人 特克拉，你怎糊塗？你怎能够無禮地使你的爹爹過不去？

伯爵夫人 六絃琴在這兒啦。

特克拉 哦，我的天，我怎麼能够唱起——（以戰顫的手取六絃琴，精神在極端的激動中，正當她打算開始唱的時候，突然震慄

起來投琴而去。）

伯爵夫人 呵，她是病了，我那姑娘。

華侖斯太 姑娘是怎的？她往常是不常是這樣？

伯爵夫人 她現在既自行露了馬脚，我是不能夠再緘默着不說。

華侖斯太 怎的？

伯爵夫人 她在戀愛。

華侖斯太 戀愛！誰來？

伯爵夫人 她戀愛着皮柯樂米尼，你不會注意？姐姐也不會注意？

伯爵夫人 哦，她之所以焦心，是爲的那事？姑娘，上帝祝福你！你的選擇是絲毫無媿。

伯爵夫人 這次的旅行——假如你是無心，那是該你自己負責任。你是應該另選一位陪伴的人。

華侖斯太 他是否知道？

伯爵夫人 他希望有她才好。

華侖斯太 希望有她——那青年是否狂了？

伯爵夫人 你這話不好使，特克拉自己來聽！

華侖斯太 他是想贏得我符理都朗德的王姬，哼！這想法倒很愜意，這想法於他的名位倒不很低。

伯爵夫人 因為你平常是十分愛他，所以……

華侖斯太 —— 他也想來做我的後繼。好的啦，暗；我是愛他，器重他；但和我女兒的結婚有何關係？要拿來酬他的好意的，難道

我的小姐，我的唯一的一個女兒？

公爵夫人 他的高超的心地與他的品行——

華侖斯太 獲得了我的心，但不能獲得我的女。

公爵夫人 他的身分和他的名門——

華侖斯太 名門！什麼名門！他是一名家臣，我的女婿當在歐羅巴的王座上去尋。

公爵夫人 哦，親愛的公爵！我們不要掙扎得太高，免得我們墮落得太深。

華侖斯太 我一輩子努力朝高處走，蹂躪了一切凡人的頭，費了這麼多的犧牲，難道是為結一門平凡的親事以了此一生——

為那樣我曾——（突然住口而鎮靜起來）她是我的獨女，是我唯一的後裔；我願意看見在她的頭上戴着王冠，不然便是死。為要使她偉大，我是標賭着一切的——一切的東西！——是的，就在我們談着話的這一瞬間——（考慮着）我難道應該像

世間上的軟心腸的老頭子，發揮着和事老的趣味，把一對卿卿我的人撮合成器？而且就在此時，在我將於自己完成了的事業上加以冠冕的此時，我當幹此俗事？——不，她是我的待價而沽的寶貝，我的寶藏中的最高最少的古錢，就和王笏交換我也

還不以為賤——

公爵夫人 哦，夫君你總是在營造，營造，高出了雲表，你依然在想更高更高，全不念到這狹隘的地基不能支持得那眩暈飄搖的營造。

華侖斯太（對伯爵夫人） 我替她定下的住居是那兒，你告訴了她沒有？

伯爵夫人 還沒，請你自己向她開口。

公爵夫人 什麼？我們不回克倫吞？

華侖斯太 不。

公爵夫人 不然你此外並沒有領分。

華倫斯太 你們在那兒是不會安全。

公爵夫人 在皇帝的領土，受着皇帝的保護，還不安全。

華倫斯太 那在符理都朗德的夫人是沒有希望。

公爵夫人 哦！天事情已經鬧到了那樣！

華倫斯太 你們在荷蘭會得到保護。

公爵夫人 怎的？你要送我們到新教的國土？

華倫斯太 侯爵佛朗慈·封勞恩堡將要送你們到那兒去。

公爵夫人 勞恩堡？那豈不是瑞典的聯軍，皇上的敵人？

華倫斯太 皇上的敵人已經不再是我的敵人。

公爵夫人（喫驚地看着公爵與伯爵夫人） 是真的？是你已經免了職？你已經不再是司令？哦！天！
伯爵夫人（向華倫斯太旁白） 就讓她那樣想的行。如把真話說出來，你看，姐姐實在是要命。

第五場

迭爾次克伯爵前入。

伯爵夫人 迭爾次克！你怎的？你怎樣吃驚！就像是一個幽靈！

迭爾次克（把華倫斯太引到一邊去，暗密地）把克羅亞特軍派遣了的是你的命令？

華倫斯太 我毫不知情。

迭爾次克 我們是被人賣了！

華倫斯太 什麼？

迭爾次克 他們是晚上走了，獵騎兵也一道，鄰近的村莊四處都跑空了。

華侖斯太 伊索朗呢？

迭爾次克 是你把他派遣走了。

華侖斯太 我？

迭爾次克 不是嗎？你沒有派遣他？也沒派遣德沃達特？他們兩個都已經不見了。

第六場

伊羅。前人。

伊羅 迭爾次克對你——

迭爾次克 他已經通同知道。

伊羅 而且馬拉達士，突斯特赫奇，桂慈，可拉爾妥，考涅慈也背叛了。

迭爾次克 糟糕！

華侖斯太（以目示） 沒噪！

伯爵夫人（從遠處擔心地注視着，走了來） 迭爾次克呀！你是帶來了什麼消息？有什麼事情起了？

華侖斯太（想退場） 什麼也沒啦！我們走吧。

迭爾次克（打算跟着他） 什麼也沒的，特勒惹呀。

伯爵夫人（扣着他） 什麼也沒？你怕我看見，你的鮮血已經都逃出了你那幽靈樣的慘白的臉，就是公爵的態度也只是故

爲鎮靜？

● Therese, 伯爵夫人名。

小臣（上） 有一位副官來訪問迭爾次克伯爵。（下迭爾次克隨之。）

華爾斯太 且聽他帶來的是什麼消息——（對伊羅）沒有陰謀不會來得這樣秘密——大門的守衛是誰？

伊羅 是梯芬巴赫。

華爾斯太 趕快把梯芬巴赫撤換，用迭爾次克的擲彈兵來交代——聽啦！布屈勒有什麼風聲？

伊羅 布屈勒遇着過我，不一會他要到這兒來。他是把持得緊。（伊羅下。華爾斯太欲隨之。）

伯爵夫人 姐姐，你不要放他走！把他留着——有不幸的事情——

公爵夫人 真的啦！究竟是甚？（扭着華爾斯太）

華爾斯太（把夫人撒退） 你們稍安無燥！放了我啦，妹妹！我的夫人，我們是住在陣營！風雨和晴天要迅速地交換，那是無可如何，要駕御易動的人心不是易事，領導者的頭上絕沒有平安的幸福——假如你們不讓我走，你們便請走開！因為女人的嘆訴和男子的行爲合拍不來。

（華爾斯太欲行。迭爾次克復上。）

迭爾次克 請沒走。你當從這窗口上望出去。

華爾斯太（對伯爵夫人） 妹妹，你們請下去。

伯爵夫人 決不！

華爾斯太 是我的意思。

迭爾次克（把她牽到一邊去，用目語顯示着公爵夫人） 特勒惹！

公爵夫人 你來，妹妹，因為是他的命令。（退出）

第七場

華爾斯太 伯爵迭爾次克

華侖斯太（走向窗邊）究竟是什麼事？

迭爾次克 全軍都鬧得上下紛紛。誰也不知道是何原故，極秘密地，以陰險的悄靜，各個隊伍都在軍旗下集合，梯芬巴赫的部下呈着怪的面神，只有華隆人是隔別守着着自己的營陣，不讓誰挨近，整飭地一如平時的情形。

華侖斯太 皮柯樂米尼是否在那裏面？

迭爾次克 我們找過他，誰也沒把他看見。

華侖斯太 剛才的副官是帶了什麼來？

迭爾次克 是我的隊伍把他遣來，他們再行誓效忠誠於你，滿躊躇地等待着把戰火打開。

華侖斯太 但是陣營中從何來這樣的騷擾？在卜拉格不曾有利地決定我們的武運之前，全軍中是應該沉默着不許動顫。

迭爾次克 哦，希望你相信我！昨晚上我曾經向你說過，那位奧克它佛，那位滑頭，你不該把他放走，你甚至還把馬給了他，讓他逃

跑——

華侖斯太 又是照常的牢騷！千遍萬遍總是一樣，這樣無聊的猜疑，請不要再講！

迭爾次克 伊索朗尼也是你所信任，然而背棄你的，他却是第一個人。

華侖斯太 我昨天才打救了他的災難。滾他的吧！我倒沒期待着他把恩還。

迭爾次克 一切都是那樣，甲不殊於乙。

華侖斯太 他要離開我，難道是惡他所皈依的是他一生涯中所奉祀着的賭博神。他要結緣，要斷緣，並不是和我，是和我的幸運。

我之於他，他之於我，究竟是什麼？我不過是隻船，讓他載着他的希望，滿快活地在自由的海洋上渡過；他一看見到船是危險地坐

上了暗礁，便趕快搬運他的貨。他之輕易地和我脫離，就如鳥雀之飛離結巢的樹枝，在我們之間所斷了的，並不是人樣的關係。

是呀，對於無心肝的人去求心，那是自己欺騙自己；世情是容易消滅的線畫在了那平滑的額上，在沉靜的胸中絲毫也沒有

根底，一點熱鬧的外感便可以扇動他的血漿，然而沒有人情溫暖他的肝腸。

迭爾次克 然而比較起那深有縐紋的額頭來，我覺得那平滑的遠更可信賴。

第八場

華侖斯太。迭爾次克。伊羅憤慨地走來。

伊羅 有漢奸和陰謀！

迭爾次克 哦！又有什麼發動？

伊羅 等我把命令交給了梯芬巴赫，要他和我交代——那忘恩負義的蠢才！

迭爾次克 怎樣的？

華侖斯太 怎麼了來？

伊羅 他拒絕着不肯交代。

迭爾次克 那嗎把他槍斃！哦！請發命令！

華侖斯太 稍安毋躁！他們說出了什麼原因？

伊羅 他們說沒有別人能够把他們命令，只有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中將一人。

華侖斯太 是甚——那是甚？

伊羅 他把皇上的手諭給了他們看，教他們那樣執行。

迭爾次克 皇上的——公爵，你該聽見！

伊羅 就由他的唆使，昨天還有幾位將領已經叛變。

迭爾次克 你該聽見了！

伊羅 就是孟德枯枯里，客拉伐，以及其它的六位將領都已經逃掉，都是他勸誘了他們，要他們跟着他跑。這全部的情形，他老早就受着了皇上的指令，而在最近和那奎士登普才決定了進行。

（華侖斯太突坐在一隻坐椅上，把面孔掩着。）

迭爾次克 哦可惜我的話你在前一點也不聽

第九場

伯爵夫人。前人。

伯爵夫人 這擔心，我已經——我已經不能再忍，請你們哀憐我，千萬對我說明。

伊羅 隊伍接一連二地叛變。伯爵皮柯樂米尼當了漢奸。

伯爵夫人 哦，我是料到了有這一點（竄出房去。）

迭爾次克 我的話你不肯聽！你可以明白了，星象是怎樣騙人！

華倫斯太（起立） 星象並不欺騙，然而而是事變與天行和運數相反。占候也是誠實，然而而是邪心對於真誠的上天加了欺瞞。豫

言是只以真實為根據；天然一蕩過了自己的界限，一切的學問便都失真。人的姿態沒有用那樣的猜疑去虧損，難道是迷信？哦我是決不以我這弱點認為可以笑人在動物之本能中有宗教心，就是野蠻人也不同犧牲共飲，他的劍是將要刺進那犧牲的心。真克它佛喇，那不是英雄的行徑，不是你的聰明勝過了我的聰明，是你的邪心對於我的正直收到了不冠冕的戰勝。我沒有抵擋你的暗劍的盾，你是昧心害理地刺進了無防禦的心，對於那樣的武器我只是小兒一名。

第十場

前人，布屈勒。

迭爾次克 哦，你看布屈勒來了！那還是我們的朋友！

華倫斯太（張起手去迎接他，誠懇地擁抱着） 請接受我的心，多年的戰友就是使人高興的春日的陽光，都抵不上在這時候的朋友的來訪。

布屈勒 我來——我的大將——

華倫斯太（倚着他的肩頭）你已經知道吧？那個老頭子把我賣給了皇上。你看怎講？我們出生入死地同事三十年，同分一杯酒，同用一盤餐，同睡在一處的疆場，我之依賴他，就如我現在靠在你這可靠的肩頭上；而在這一瞬間我的心頭充滿着愛情，信賴着他的心，而他才見利思遷，狡猾地隱瞞着，徐徐地把鋼刀刺進了我的心。（他把臉掩在布屈勒的胸上）

布屈勒 惡人的事情忘記了的好。且說你自己想怎樣着手？

華倫斯太 說得不錯。要走的讓他走！我是依然還有不少的朋友，我不是麼？運動數依然在愛我，因為就在現在，奸計已經脫了鬼胎，有一個忠實的心爲我送了來。那老頭子事情我不願再講。失掉了他便足以苦我嗎？請你不要那樣想。苦了我的啊！只是他的陰謀。因爲他們父子兩人是我所寄重，那麥克司，他是誠實地愛我，他是不肯欺憫我的，他不——够了，已經够了！現在是速定籌策爲要——金士奇伯爵從卜拉格替我送來的使者，於時刻之間便要到。不問他帶來的是什麼，那不好落進謀叛者的手。因此當趕快遣一名可靠的使者去迎接，把他從間道引向我這兒走。（伊羅欲行）

布屈勒（留着他）將軍你是在等待誰人？

華倫斯太 等那帶消息來的急使，報告卜拉格的情形。

布屈勒 哼！

華倫斯太 你是怎的？

布屈勒 那嗎你還不知情？

華倫斯太 究竟是甚？

布屈勒 陣營中的騷擾是怎樣發生？

華倫斯太 怎樣？

布屈勒 那位使者——

華倫斯太（渴待着）使者？

布屈勒 是已經到了。

迭爾次克 已經到了！

伊羅

華侖斯太 我的使者嗎？

布屈勒 是在好幾點鐘前。

華侖斯太 怎麼我不知道？

布屈勒 步哨把他捉着了。

伊羅（頓足） 糟糕。

布屈勒 他的信已開了封，傳遍了全營——

華侖斯太（緊張着） 你知道嗎，是怎樣的信文？

布屈勒（悼惑着） 你不用問我啦！

迭爾次克 哦——痛心，伊羅！萬物都已經敗陣！

華侖斯太 對我用不着隱瞞。就聽最壞的消息我也敢。卜拉格是失了守嗎？是嗎？向我自由地談。

布屈勒 卜拉格是失了守。屬於布德俄士，它波爾，布老堯，奎涅庚格勒慈，屬於布呂雲與慈內牟的一切隊伍都掉了頭，都背叛了

你而從新服從皇下——你自己和金斯奇迭爾次克，伊羅都遭了追放。

（迭爾次克與伊羅表示着驚愕與憤怒。華侖斯太則泰然自若地立着。）

華侖斯太（有間） 事情已經決定，現在正好，這樣一來便解除了我種種的煩惱，我的心地又見自由，精神又見開朗，符理都朗

德的福星所照耀的，應該是月黑無光。我本來決心不定，心境動搖，勉強把劍拔出了鞘，我幹得有點拂乎本心，因為路還有兩條？現在是逼到盡頭了，懷疑已經消去，我要為我的頭顱和生命而戰鬥到底。

（華侖斯太下，餘人跟隨之。）

第十一場

伯爵夫人送爾次克從側室中走出。

伯爵夫人 不行，我是不能夠再矇眊——他們都住那兒去了？萬事都成了空。他們把我單獨地丟下——單獨地在這絕頂的憂慮之中——我在姐姐面前不能不裝出一個鎮靜，把一切苦惱都在吃緊着的心頭緊封——我不能夠忍耐——假如我們是遭了失敗，假如他要以赤手空拳亡命到瑞典，而不是有名譽的聯盟之一員，堂堂地帶領着大軍——假如我們要四處飄流，如像邊疆伯之巡行，成爲一個失脚偉人的可憐的紀念碑——否，這樣的日子我很慚愧，即使他自己能夠忍耐，甘心落寞，我自己却不高興看到他那樣失墜。

第十二場

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特克拉。

特克拉（想把公爵夫人拉轉去） 哦，媽媽，你不要去！

公爵夫人 不，這兒還有像可怕的祕密，沒有使我得知——妹妹她爲什麼總要迴避？爲什麼我看見她是神魂不定，爲什麼你那樣擔心的？那無言的目語是什麼意義，你偷偷地在向她示意？

特克拉 媽媽什麼也沒有。

公爵夫人 妹妹，我要知個底細。

伯爵夫人 祕密着又有何用處！誰個能夠隱瞞到底？早遲她總會知道而忍耐下去。現在不好是示弱的時候，要有勇氣和堅毅的精神，要把我們自己煅煉強硬。因此寧好用一言來以決定她的命運——姐姐，你是受了蒙蔽，你以爲公爵是免了職——其實公爵不是免了職，他是——

特克拉（朝伯爵夫人走去） 你要想殺我的母親？

伯爵夫人 公爵是——

特克拉（兩手把母親抱着） 哦，你把心腸放硬，母親！

伯爵夫人 公爵造了反，想要串通敵人，軍隊背叛了他，他是遭了敗陣。

（在這幾句話間，伯爵夫人踉蹌着，無力地倒在了女兒的懷中。）

第十三場

符理都朗德公爵之廣廳。

華侖斯太全身披掛。

華侖斯太 奧克它佛，你算是弄成了功——我現在又在雷根斯堡王侯會議那天的情形一樣，成了獨龍。那時候我除掉自己而外什麼也沒有——然而一個男子究竟有多少價值，你已經記在心頭。繁枝的盛飾已被剪除乾淨，我現在立在這兒，是根光幹的木頭！然而這內部含有創造的力量，他迸出枝條來自行產生過一個世界。單只我一人在前對於你是抵當過萬馬千軍。你們的兵馬在瑞典的勢力之前融化了乾淨，在列胥河畔你們的最後的靠山鐵里倒了；瑞典王孤士達夫像洪水一樣侵入了巴威，皇帝在維也納的宮廷上戰戰兢兢。兵士募集不到因為民衆是向利益處跑——在那時，你們把眼光向着我，把我當着災難的救主，皇帝的矜驕也就在痛遭了侮辱者之前屈服了；我不得不立起來唸着創造的咒文，在空洞的營房招集兵丁。我那樣幹了。戰鼓敲得聲高。我的名聲在全世界成爲了軍神。工者棄其槌，農者棄其犁，都聚集到舊知的希望的軍旗——現在我依然感覺着還如往時製造體魄的精神。符理都朗德會充滿他的陣營。你們的幾千人要來打我，請勇敢地上陣，他們是習慣了在我的統率之下才能打贏，不能和我對陣。——假如頭和四肢分開了時，自會明白靈魂是住在那兒。（伊羅與迭爾次克上）提起勇氣呀，朋友，起起勇氣！我們並還沒有倒。迭爾次克的五聯隊還是我們的，布加勒的勇敢的隊伍也在一道。——明天還有瑞典兵一萬六千人同我們合併。九年前我們出馬爲皇帝征服德意志時，也不曾有這樣強盛。

第十四場

前人諾奔曼伯爵，迭爾次克引他到一邊與之交談。

迭爾次克（對諾突曼） 你要求甚麼？

華侖斯太 是什麼事？

迭爾次克 十名拔彭海牟的鎧騎兵代表着他們的隊伍求見你。

華侖斯太（迅速地對諾突曼） 讓他們進來。（諾突曼下）我是有所期待。還好，他們還在懷疑，還可以弄到手來。

第十五場

華侖斯太。迭爾次克。十名鎧騎兵，由一名上等兵領導着，整隊而上，依號令在公爵之前排成一列，致敬禮。

華侖斯太（用目把他們估量了一會之後，對上等兵說）我認得你。你是從布呂格到佛朗德命來的，你的名字叫美爾奇。

上等兵 我叫海因里胥·美爾奇。

華侖斯太 你是在進軍中爲敵人所插斷，受了赫森軍的包圍，你用一百八十人的隊伍打破了敵人的一千。

上等兵 是的，我的司令。

華侖斯太 爲這勇敢的行爲你得到的是甚？

上等兵 元帥，我是得到了我所祈求的在本軍上服務的榮名。

華侖斯太（由他又轉到另一個人） 在阿爾登堡奪取瑞典砲列的志願兵，你是其中的一人。

第二鎧騎兵 是的，我的元帥大人。

華侖斯太 凡是我交談過一次的人，我不會忘記。請說你們的來意。

上等兵（發號令） 舉——槍！

華侖斯太（對着第三個）你的名字叫里斯貝克，李侖是爾的故鄉。

第三鎧騎兵 是李侖來的里斯貝克。

華侖斯太 你生擒過瑞典的上校都巴爾德在女侖堡的陣營。

第三鎧騎兵 元帥，不是我呢。

華侖斯太 完全不錯！幹了那事的是你的哥——你另外還有一位兄弟，他現在是在那兒？

第三鎧騎兵 他是在沃爾密慈，參加着皇帝的軍隊。

華侖斯太（對上等兵） 好，請說出你們的來意。

上等兵 有皇帝的手諭到了我們的手裏，那是告訴我們——

華侖斯太（插斷了他） 是誰個選舉了你們？

上等兵 是各個分隊選舉一名。

華侖斯太 好，你講你的下文！

上等兵 皇帝的手諭到了我們的手裏，那是告訴我們逼你辭職，因為你已經成爲了漢奸和國賊。

華侖斯太 你們的決議是怎樣呢？

上等兵 在布勞堯、布德儂士、卜拉格、沃爾密慈的同僚，首先服從了上諭，梯芬巴赫、突士加拿的隊伍也依從了此例——但是我

們不肯相信，你會是國賊和漢奸，我們以爲只是西班牙人的捏造和欺騙。（赤誠地）你請親自對我們說，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因爲你和我們是永遠不分彼此，我們把最高的信賴仰寄在你的身上，你是我們的好元帥，我們是你的好兵士，我們不讓別人

來插嘴。

華侖斯太 我的拔彭海軍軍正是如此。

上等兵 你的隊伍叫我們向來你致辭：假如你的目的只是把皇上托付於你的和你相趁的元帥杖，要保持在手裏，要把堂堂正

正的奧國元帥的品位維持，那我們會始終維護你，對於任何人都要保障你的正當的權利——即使別的隊伍通同離開了你，

我們單獨地要效盡忠誠，把生命爲你拋棄。因爲那是我們的義務，我們與其讓你失墜，寧肯自己戰死。然而假如那皇上的手諭所說是真實不虛，你要無廉恥地把我們賣給敵人手裏，那就不客氣！是的，我們也要把你丟掉，服從皇上的聖旨。

華侖斯太 聽吧，孩子們——

上等兵 請不要多說虛文。只要說一聲是或不是，我們便可以滿足。

華侖斯太 聽我說吧。我知道你們是懂話，曉得自行研究，思索，不跟着蠢人跑馬。正因爲這樣，你們是知道，我在這大軍中常常尊重你們，待得比別人更好；本來元帥的多忙的眼睛只是看着軍旗，他並不注意個人個人的頭腦，鐵一樣的命令無情地盲目地支配着，在這兒人是不能够作爲人看照——然而你們曉得，我待你們不是這一套；你們在這粗事裏要表現自己的思想，從你們的頭腦裏要向我提出人的主張，我是把你們看待成自由的男子，在你們自己的聲音中承認其權利——

上等兵 是的，元帥，你常常是器重我們，寵錫我們以信任，在一切的隊伍之上賜我們以殊恩。我們也沒跟着大眾跑，你是看得分明！我們是想忠實地維護着你，只要你說出這一句，你並沒有賣國，並沒有把軍隊送給敵人的意思，你說出這一句我們便滿足到底。

華侖斯太 我，我是被人賣了！皇帝把我作爲了敵軍的犧牲，勇敢的軍隊如不把我打救，那我是必然墜入進火坑。我是要把你們信賴——你們的心是我的要藥！你看啦，他們是瞞着我這胸口！我這個頰白的腦袋！——我們在古寨上的激戰，在呂村平原上的激戰，所得到的就是這忘恩負義的優待！我們爲此會袒着我們的胸部去擋鋒口，我們爲此會把冰地硬石，作爲我們的枕頭；我們不倦地窮追過曼斯費爾德，任隨他怎樣神出鬼沒地竄走，沒有河流於我們是太湍急，沒有森林於我們是太密湊，我們的生涯是不休息的行軍，猶如暴風之騰騷，放蕩着，掃動戰地的砂塵。而在現在，我們已經把這不可感謝的可詛咒的激戰結束，以不撓的忠實的兩腕卸下戰爭的重擔，那黃口小兒的皇太子便要走來不費力地奪去我們的武功，在他那金髮的孺子頭上奪去我們所應該戴的月桂的勝利冠——

上等兵 只要我們能够擋駕，那他是不會來。誰也不能够結束這可怕的戰爭，除掉博得榮名而戰爭了的你而外。你把我們引進了這血腥的戰場，是你，不是別人，當把你們引回和平的美的故鄉，同我們把這長時期中的努力的果實共賞——

華倫斯太！什麼？你們公然想於晚年享受戰爭的成果？那是不可望的。你們會永遠看不到這戰爭的結束！這戰爭會把我們一切都吞掉。奧大利始終是得不到和平。正因為我想求和平，我才非遭顛沒不可。長久的爭戰要消耗多少軍隊，要荒廢多少世界，奧大利他管什麼，它只是想要膨脹，想要奪取山河。你們是受了感動啦——我看見從你們那戰士的眼中有義憤在閃光。哦，希望我的精神能够鼓舞你們，使你們勇敢地像在前把你們引到戰場的一樣。你們願意左袒我，願意提起武器來保障我正當的權利——你們真是男子！然而不要以為僅此小數便可以成事！你們會僅是徒然地為你們的大將犧牲而已。否！我們要堅實地幹。我們要找朋友，瑞典人說要援助我們，我們可以暫時攜手，我們要暫時利用他們，利用到我們兩來都可怕，掌握着了歐洲的運命，對於歡喜着的世界把平和美飾着送出我們的陣營。

上等兵 你是說只是把瑞典人來利用？你並不想謀叛皇上，不是把我們賣給瑞典幫——是不是呢？只有這一點，請你明白地對我們講。

華倫斯太 瑞典人於我有什麼？我之恨他們，猶如恨地獄的火，只要一有機會到來，我立地便要把它們趕過他們的東海。●在我只是為全體作想。你們看啦！我是只有一付心腸，德意志人民的痛苦時常在我的心上。你們雖然是平常的人，但不要作平常的想，我看你們是比別人高貴，所以我才這樣親密地對你們講——你們看啦！烽火已經燃了十五年，依然是沒有止熄的時候。瑞典人和德國人法王和新教！兩來都是死對頭！你的手要反抗我的手！隨處都是黨派，法官一個也沒有！你們說吧，這到底怎樣下台？這有增無已的紊亂有誰來解——紊亂是只有一刀兩斷。我感覺着我是負有這種使命的人，希望你們幫助把這事做完。

第十六場

布屈勒前入。

布屈勒（匆匆地）元帥，那事情幹得不好。

●波羅迭海在瑞典之東，故瑞典人云然。

華侖斯太 什麼事？

布屈勒 那樣幹時會把同志減少。

華侖斯太 究竟是什麼事？

布屈勒 那等於是公然宣佈造反！

華侖斯太 到底是什麼事情？

布屈勒 伯爵迭爾次克的隊伍從旗上扯下了皇上的鷲印，換上你的印紋。

上等兵（向鎧騎兵） 向後轉！

華侖斯太 這策畫真是該死，誰個教他們那樣幹！（對進行着的鎧騎兵）止步啦，弟兄們，止步——那是出於錯誤——你們聽

啦——我一定要嚴罰他們——你們請聽啦！止步吧。他們公然不聽。（對伊羅）你去把他們開導，把他們帶回來，要甚麼給甚麼都好。（伊羅匆匆出）這簡直是把我送葬——布屈勒布屈勒你是我的煞星，你爲什麼要報告那項消息當着他們——一切都在朝好處走——他們已經有一半弄到了我的手——哦，那些忠勤過餘的狂徒，全不思前想後！運命真殘刻地在和我作對頭，破壞我的，是朋友的虛騷，不是敵人的詛咒。

第十七場

前。公爵夫人踉蹌而入。特拉克與伯爵夫人跟着她。其次伊羅。

公爵夫人 哦，亞伯列邪！特你幹的真是好事！

華侖斯太 現在還說不上。

伯爵夫人 哥哥，請原諒我。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我已經向他明講。

公爵夫人 你幹的真是好事？

爵夫人（對迭爾次克） 已經不再希望一切都是失敗了麼？

送爾次克 一切都失敗了。卜拉格仍歸皇上執掌，軍隊都從新服從了皇上。

伯爵夫人 奸詐的奧克它佛——我要問你，麥克司伯爵的去向。

送爾次克 他的去向？他和他的父親一道皈依了皇上。

（特拉克倒向母親懷中，把面孔埋在母親的胸頭。）

公爵夫人（在懷中抱着她） 不幸的女兒啊！不幸的媽媽！

華倫斯太（同送爾次克走向一邊旁語） 趕快預備下一乘旅行馬車，在後庭裏把這幾個人運往別處。（指示着女人們）

芬堡是忠實於我們，可和她們同路，他把她們帶向突曷爾，我們跟着也到那兒。（向再走回來的伊羅）你把他們帶轉來沒有？

伊羅 你沒聽見那喧囂？拔彭海牟全軍都蜂湧了來。他們聲稱麥克司是在城裏，說你把他監禁了，他們要把他索回。假如你不肯

放回他，他們要用劍來和你交代。（大家都驚愕着）

送爾次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華倫斯太 我不是說過嗎？哦，我這前知的心，他是依然還在這兒。他是不能賣我，他是不能——我是絲毫也沒有疑問。

伯爵夫人 他如還在這兒，哦，那便一切都好，因為我們有方法，把他永遠攔在一道。（抱着特克拉）

送爾次克 那是不會有的事情。你們請想！老頭子背叛了我們，已經投降了皇上，他怎麼敢在這兒逗留，不顧自己的生死亡？

伊羅（對華倫斯太） 你日前賞給他的獵馬車，我在幾點鐘前在街上都還看見。

伯爵夫人 哦，姪女兒，是那嗎？他是不遠！

特克拉（眼睛是緊盯着戶口的，快活地叫出） 他已經來了！

第十八場

前人。麥克司·皮柯樂米尼。

麥克司(走入廣堂的正中來) 是的是的!他是來了!我不能夠再躊躇,偷偷地步繞着這房子的周圍,在等待一個好的機會。——這難等,這焦心,超過了我們力量所能!向特克拉走去,特克拉投進了她母親的懷中。哦,你請看我吧,愛婉的天使!你沒把面龐放向一邊去。請你在衆人之前坦率地承認。一點也不要怕人。我們彼此在相愛,這話讓誰也來聽。這還有什麼隱藏的必要?祕密是爲的幸福的人,已經沒有希望,沒有幸福,那還要面罩。在一千個的太陽之下我們可以自由攜手了。(見到伯爵夫人在以愜意的眼神看着特克拉)否,送爾次克姑媽!你對我請不用期待,不用希望!我來不是爲要不走,我來是爲向你們分手——事情已經下場。特克拉,我是不能不丟掉你——不能!然而你的憎恨我是不好帶着走出。你只消把同情的一瞥給我,說你是並不恨我。特克拉,你對我說。(在這時他握着她的手,劇烈地感動着)哦,天呀!我實在不能離開這兒。我不能如此——不能把這手丟棄。你說吧,你對我是有同情,你素明白我沒有其它的路子。(特克拉迴避着他的眼睛,以手指示其父,他又才向他所不會注意到的伯爵)你是這兒?——但我在這兒求的不是你,我的眼睛不好再和你見面,我是只有和小姐有緣。我到這兒是只求她見諒,其餘的人我都沒有話講。

華命斯太 你以爲我是傻瓜,我會向你表示同情和寬大?你的父親在我已成了爲逆黨,你不外是他的兒子,到了我的權力範圍來倒不好鬆放。他那樣無恥地破壞了的舊情,我還能尊重嗎?你不要那樣想。愛和惋惜的時代已經過去,憎恨和報仇的時代已來。像他那非人的態度,我也幹得不會壞。

麥克司 你會儘你的權力來處治我吧。但你会知道,我不反抗你的怒氣,我也不怕。是什麼把我留到了這兒,你可明白!(握着特克拉的手)看啦!一切——一切我都想感謝你,由你做父親的手中接受天界的幸福。然而你把它破壞了,那在你是不成問題。你把你家族的幸福冷淡地踏進了塵土裏,你所奉仕的神不是慈悲的神,你只聽從着你那野心的衝動,就如無情的盲目的原素。那可怕的原素沒有物什可和它拉攏。信賴你的,把自己的運命的安居寄放在你身邊,爲你那慷慨的面孔所誘,那些人真是可憐!在夜靜深更的時候,突然之間,頑惡的火阮噴出了火,以橫暴的威力燃燒成一片,猛烈的洪水駭人地破壞着,掃蕩了

● 在這兒指的是水火,與下文呼應。

人間的田園。

華倫斯太 你在描寫你父親的心臉。你所描寫的形狀，正是他的肝腸，那陰險的騙子的心臟。哦，黑暗的詭計把我欺騙。地獄把精靈中的最惡者，最長於欺騙者，給我送了來，把他作為朋友放在我的旁邊。誰個能够抵抗得過地獄的力量呢？我把毒蜥蜴放在自己的胸上，讓他把我的心血作為營養，它甜蜜地把愛乳吸得滿腹，我對於他是絲毫沒有較量，我大開着自己的心門——我的兩眼在天星中，在遼闊的宇宙裏，找尋着敵人，殊不知敵人才深鎖在我的腹心。假如我之對於皇帝是像奧克它佛之對於我——那我決不至於同他宣戰——那在我是決不可能。他只是我的嚴厲的人君，不是我的友人，皇上對於我的忠誠並沒親信。在他把元帥杖交給我手裏的時候，我和他之間已經有了戰爭；因為在陰謀與猜忌之間恒存着戰爭，在信仰與信賴之間是和平。誰把信用毒害了的人，哦，他是殺死了母胎中成長着的後生。

麥克司 我無心替我父親辯護。可痛的，是我不能不祥的困難的行爲一經發軔，接一連二地便有惡業的連鎖形成。然而爲什麼並無沾染的我們，也應該陷於犯罪與不幸？我們是向誰把忠節破了？爲什麼父親們的兩重罪惡要像雙蛇一樣糾纏着我們？爲什麼父親們不能和解的憎恨要扯破着我們一對相愛的人？（極痛心地擁抱着特克拉。）

華倫斯太 （沉默着看着他，現在走近身來） 麥克司，你留在我這兒——你不要離開我去，麥克司！記得吧，當其在卜拉格的冬營你初次被引到幕幕的時分，你還是一個小小的兒童，你耐不慣德意志的冬，你的手凍結在沉重的軍旗把你，你却雄壯地不肯把軍旗放下，我那時把你抱了起來，掩在我的一口鐘之下，我自己就像是服侍你的女人，連這瑣屑的服侍我都不以為羞恥，我以女人的殷勤體貼着你，直到你在我的心上爲我所溫暖，你那年青的生命又感覺着喜歡。自從那時以來，我幾曾改變過我的心意？我使幾千人發了財，我賞賜了他們以土地，酬報了他們以名位——而我是愛着你，我是把我的心，把我自己給了他們。他們都是外人，而你是我自家的兒子——麥克司！你不能够拋棄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好相信，不願相信，你能够把我拋棄。

麥克司 哦！天！

華侖斯太 從你小時我便維護起你——凡是你父親為你做的事情，我那一件不也會充分地為你做去？我在你的周身張織了一面愛的網，你能扯壞，就請把它扯壞。——你是和我締結着由那柔情的靈帶，是那種把人與人連鎖着的天倫的神聖的枷械。你去吧，把我丟開，去奉仕你的皇上，去拜領黃金的御鍊，拜領金毛羊皮的組綬，而以你幼時之父執之心友為代價，而以毀滅這最神聖的感情為代價。

麥克司（劇烈地作內心的苦鬥） 哦，天！我此外有什麼路？我豈不是迫不得已？我有誓盟，有義務——

華侖斯太 義務對誰的義務？你到底是誰？我對皇上不軌，那是我的不軌，不是你的不軌。你是屬於你的嗎？你是你自己的命令者？你幾時已經獨立於世，和我一樣，行為自己的行為？你是植根在我的身上，我便是你的帝王，你屬於我，聽從我，那是你的名譽。你的綱常。你在上面棲息着的星球，假如脫了軌，燃燒着和隣接的世界相闖，你那有服從與否的選擇的力量？他會把你拖着，連同着他的軌道和他一切的衛星，一道振盪。你竄入這項鬥爭並無多大的責任，世界不會非難你，反會把你讚賞，以為你是把友情當作至上。

第十九場

前人 諾突曼。

華侖斯太 什麼事？

諾突曼 拔彭海軍軍都下了馬；他們決了心，手執短劍要來襲擊侯家，他們要救伯爵麥克司的駕。

華侖斯太（對迭爾次克） 快把鐵鎖拉攏，把大砲安定。我要用連珠砲彈款待他們。（迭爾次克下）公然要用劍來脅迫着我！你去，諾突曼！叫他們立地退却，傳出我的命令，叫守着秩序靜靜地等，不准干犯了我的逆鱗。

（諾突曼下，伊羅走向窗邊。）

伯爵夫人 你把他放出去吧，我請求你，把他放出去！

伊羅（在窗邊） 真是該死！

華侖斯太 在幹着什麼？

伊羅 他們爬上了議事堂，把屋頂翻開了，把大砲正對着這房子——

麥克司 真是發了狂！

伊羅 他們在準備着放——

公伯
爵夫人 天上的神！

麥克司（對華侖斯太） 放我下去說服他們——

華侖斯太 不准動一步！

麥克司（指示着特克拉與公爵夫人） 但是她們的命！你的命！

華侖斯太 送爾次克，你帶來什麼回音？

第二十場

前人。送爾次克走回。

送爾次克 我們的忠實的隊伍派來了使者。勇氣的束縛已經不能夠再忍受，他們請求你的許可開始攻擊，卜拉格門與迷爾門已經入手，只要你一把信號傳下，他們便從敵人的背後攻打，把敵人圍困在狹隘的市街，便容易把這內亂鎮壓。

伊羅 好得很呀！要趁着他們的熱狂未冷。布屈勒軍對於我們在效着忠誠，我們是佔多數，把那些家伙屠掉，不使皮爾仁再有內亂發生。

華侖斯太 難道這座城市好變成戰場，血眼的鬪牆鬥爭好在這市街上任意發狂？難道最後的雌雄好委之於不聽從指揮者的那種耳聾的憤怒？這兒沒有空地來交戰，只好徒搏，已經脫了羈絆的復仇神的狂暴，不再是任何支配者的聲音可以叫轉好的。

就請那樣吧！我是已經籌思了兩次三番，要幹便趕快地決一雌雄而幹。（向着麥克司）怎樣啦？你是否有心來和我決一雌雄？你可以自由地去，準備着向我進攻。把他們領導着準備戰鬥。作戰你是知道的，你已從我這兒學習了些到手，作爲我的對手。我可無愧，你要知道再沒有更好的日子，你好來向我奉獻束修。

伯爵夫人 事情竟到了那步田地？老表！老表！你能够忍得下這一舉？

麥克司 委任於我的隊伍，當忠實地爲皇上領去，這是我的誓約；我當遵守，不然便死。在此外我沒有更多的義務。我是不肯和你打戰，假如是可以免除，因爲你的頭雖是敵人，而在我依然還是神聖。

（有銃聲二發。伊羅與迭爾次克忙跑向窗邊。）

華侖斯太 是什麼。

迭爾次克 他倒了。

華侖斯太 倒了是誰個？

伊羅 是梯芬巴赫軍開了砲。

華侖斯太 打倒了誰啦？

伊羅 打倒了你剛才派遺出的諾突曼——

華侖斯太（崛起） 真是該死！那嗎我——（想走）

迭爾次克 你怎好把你曝露於盲目的怒氣。

公爵夫人 你千萬，千萬不要去！

伊羅 元帥，你現在不好去！

伯爵夫人 你們把他拉着拉着！

華侖斯太 沒擋着我！

麥克司 不好去，現在是，不好去。殺伐的急性使他們發了狂，只好等待他們的悔悟再講——

華侖斯太 幹呀！我是躊躇得已經太久了。他們是沒有看見我的面孔，才敢於那樣胡鬧——他們應該看看我的面孔，聽聽我的聲音——他們不都是我的兵丁？我不依然是他們的元帥，他們所畏敬的長上？要看看他們是否忘記了這個面孔，這在黑暗的戰場上是他們的太陽。我看是用不着動武。只消我出去對着叛軍站在露台上，他們立地會馴善起來，把他們的反抗心又收回到舊時的服從的床。

（華侖斯太下。迭爾次克，伊羅，布屈勒隨之。）

第二十一場

伯爵夫人。公爵夫人。麥克司與特克拉。

伯爵夫人（對公爵夫人） 他們一看見了他——那是還有希望的啦，姐姐。

公爵夫人 希望？我是完全沒有呢。

麥克司（在前場中他是苦悶着遠遠站在一邊的，現在挨近身來） 我實在不好過。我是以堅固的決心來到這兒，我想舉動得無可非難而正確，我立在這兒要如一個可憎者，一個粗暴的無情小伙，要受着大家的詛咒，使親信我者都覺得害羞，要看見我的愛人不當地受着厄困，不怕我能以一言便使她安心——我的心却和我反抗了起來，在我的胸中有兩種聲音在鬥爭，我的胸中是暗夜，我不知道選擇那一種才行。哦，父親，或許，或許你說得是，不錯，我是過於信任了我自己的心，我動搖了起來，不知道如何是可。

伯爵夫人 你不知道麼？你的心不肯向你說麼？那我便可以向你說你的父親放胆地賣了我們，在公爵的頭上侮辱到萬分，使我受着恥辱一蹶不振，你是他的兒子，從這兒自然有明白的路選：你應該培補那破廉恥的行爲，提出一個虔誠的忠節之範本，要不污辱皮柯樂米尼的家聲，沒使成爲華侖斯太家的永遠的罵名。

麥克司 何處是我可依從的真理之聲？願望，熱情，把我們全體都撼震。希望有一位天使從天上向我降臨，向我指示出正確無謬

的途徑，以清潔的手在清潔的光泉之畔指明！（在這時他的眼睛看見了特克拉）怎的？我還在求什麼天使？天使不就在這兒！（他走近她的身旁，把她擁抱着）就在這兒，在這兒心上，這無偽的，聖潔的心上，我要來仰仗，我要來向你的愛情叩問，你的愛情是只許慶幸者慶幸，而對於不幸的犯罪者迴身。假如我留在這兒，你對我是不是仍然能有愛情？你說吧，只要你說的是能，那我便屬於你們。

伯爵夫人（有含意地）好生想——

麥克司（遮斷她）什麼也不要想。只照你的感覺講。

伯爵夫人 要想想你的父親——

麥克司 我問的是你，是我所愛的你，不是符理都朗德的女兒！問題不是去博得王冠，那樣的事你可以用聰明的心去想。問題是你的朋友的安寧，是整千的勇敢的戰士的幸運，他們是會以他的行動為範本。我是該得背叛我對於皇上的誓言和義務？我是該得向着奧克，它的陣營放出殺父的砲彈？因為砲彈如一出，筒，那就不再是死物而是生丸，有一種精神竄進了那裏面，以惡行為仇的復讎的女神捉着了，他要頑皮地把他向着最惡的路上轉。

特克拉 哦，麥克司——

麥克司（遮斷她）且慢，你太快也不行。我是知道你。在你那高貴的心會以最難的義務為最近。不是要偉大，只是要合乎人情。請想想伯爵夫人自來對於我們的恩惠，也請想想我的父親報答他的行為，哦，慷慨和虔誠的友誼之自由美好的感情，在人心依然是一種神聖的宗教，對於凌躐了他的野蠻人，自然之本性戰慄，不嚴烈地復仇不了。把一切，一切的事情都過了天秤再講，讓你的心為我決定行藏。

特克拉 哦，你的行藏你自己是早已決定。請依從着你最初的感情——

伯爵夫人 不幸的女娘娘！

特克拉 你那多情善感的心不能够立即把握着的，那裏會是純正你去吧，你完成你的義務去。我是永遠會愛你。你儘管選擇着什麼，你總常是高貴而行動得穩妥——但你精神的美好的平和不好讓後悔來替你打破。

麥克司 那嗎我便不得不丟掉你，和你別離！

特克司 只要你常是忠實於你自己，那和忠實於我者無異。運命要離開我們，我們的心却是一體。一種流血的憎恨把我們兩家永遠地離分，然而我們是不屬於我們的家庭。——你去吧！趕快！趕快把你的善行和我們的不幸分開。在我們的頭上落下了上帝的詛咒，我們是註定着向滾落一方面走。我的父親的罪就連我也要拉進崩潰。我的命運俄頃便會決定，請你不要為我生悲。

（麥克司擁抱着她，劇烈地感動着。在舞台後聽出高聲的，狂亂的，拖長的叫聲：「費丁南德皇帝陛下萬歲！」有武器的響聲隨伴着。麥克司與特克司互相擁抱着不動。）

第二十二場

前入。迭爾次克。

伯爵夫人（迎着着他） 是什麼？叫聲是什麼意思？

迭爾次克 事情完了，簡直一敗塗地。

伯爵夫人 怎的，他們看見了他都沒有影響？

迭爾次克 什麼也沒有。萬事都已精光。

公爵夫人 他們在叫萬歲。

迭爾次克 是對於皇上。

伯爵夫人 哦，這些忘恩負義的亂黨！

迭爾次克 他們連不讓公爵開一聲腔。他一要開腔，軍樂隊便震天價響。——他已經來了。

第二十三場

前入。華命斯太，為伊羅與布屈勒所跟隨着。其後鎧騎兵數人。

華命斯太（在走來的途中） 迭爾次克

迭爾次克 爵爺？

華命斯太 讓我們的隊伍準備出發，在天黑之前我們要退出皮爾仁。（迭爾次克下。）布屈勒——

布屈勒 將軍？

華命斯太 突曷爾的指揮官是你的朋友而兼同國。你請趕快寫封急信，好讓我們明早進城。你率領着你的隊伍跟蹤前進。

布屈勒 我得照令行事啦，將軍。

華命斯太（走到麥克司與特克拉之間，二人此時一直緊相擁抱着） 你們分開！

麥克司 唉！

（鎧騎兵數人拔劍而入，在後方聚集着。同時聽出了幾節勇敢的拔彭海車進行曲，那似乎是向麥克司號召。）

華命斯太（對鎧騎兵） 他在這兒。他是自由的。我不再加以扣留。（他立着把頭背開了，那樣使麥克司不能去接近他，也不能去

接近小姐。）

麥克司 你怨恨我，在盛怒中把我趕走。舊情之羈絆不是溫和的解結，而是該當扯斷，你要把這扯斷，這痛苦的扯斷，弄得我的心

更酸！你知道，沒有你的生活，我還不會學習過——一切於我有價值的東西都留在這兒了，我是走向沙漠——哦，你的眼睛不

要把我背開！再讓我看看一次，你那永遠尊貴的崇高的容態。你不要譴責我——（他想握華命斯太的手，華命斯太把手縮回。他

又轉向伯爵夫人）迭爾次克姨母，請對我表示同情——（伯爵夫人背開他，他又轉向公爵夫人）我所尊敬的母親——

公爵夫人 你去吧，伯爵，向着義務叫着你的地方去——你在皇帝的御座旁，總有一天會我們的忠實的朋友，守護的天使。

麥克司 你是把希望給了我，你是不想我完全失望而去。哦，你不要以空幻的想頭使我迷離，我的不幸是千真萬確，我要感謝上

帝，他向我暗示了一種手段，怎樣來終結。（軍樂復起，廣廳愈見爲武裝者所充滿。他看見布屈勒立在那兒）你也是這兒，布屈

勒上校——你好不跟着我一道——好的好的請對於你的新君加倍地忠誠。你來來和我握手相約，你要保護他的生命，要無

災無害地保護得穩勳。（布屈勒拒絕握手）皇上對於他已經下了追放令，對於他的尊貴的首級懸有賞金，這賞金是暗殺的

贈品；現在他須得有一位朋友來殷勤將護，要有一雙忠愛的眼睛——我臨別向他的周圍觀察——（以有疑義的眼光看到伊羅和布屈勒。）

伊羅 要找漢奸，請到你父親的，格勒司的陣營。這兒一個也沒有。你快滾，免得我們再看你那可憎的面目，你滾。

（麥克司還想接近特克拉身邊去。華侖斯太阻礙着。他苦動地躊躇地立着；在這時廣廳中愈見充滿，角聲在下面愈見催促，中休愈短。）

麥克司 吹吧！吹吧！——哦，這假如是瑞典的喇叭，催着我從這兒立刻去上戰場，這些拔出了鞘的劍，假使是要插進我的胸膛！你們來幹什麼？你們來要把從這兒奪去——哦，不要把我趕到失望的絕底！不要那樣幹！你們會要失悔！（廣廳全為武裝兵所充滿）再添些人來吧——是在分銅上再添分銅，想靠着重量來把我拖動——你們幹的事情，也請想想。把一位失望的人選為指揮者，你們真是上當。你們要把我從我的幸福奪去，那可以，我要把你們的靈魂獻給復讎的女神！你們選擇着求自己的破滅，凡是跟着我走的人，他準備丟命！

（在這時他轉向後方，鎧騎兵中起了一次騷動，把他包裹了起來，一湧而下。華侖斯太一直沒動。特克拉倒向她母親的懷中幕下。）

第四幕

奕曷爾的市長之家。

第一場

布屈勒，剛到。

布屈勒 他公然來了。是他的運命誘導了他，格子鬥在他的後面倒了，載着他的橋動盪着把他搖下復搖上，任何救濟的路都已

經斷了。「符理都朗德，你算到了這兒，再前是不能走了！」運命的女神在叫。由培門地方你那驚人的流星起來，遠遠在天空曳着了一帶光彩，須得消沉在這兒培門的境界！——秦東西，你背叛了舊日的軍旗，而把舊日的幸福信賴你武裝起了你那大逆的手，要推翻護國諸神的神聖的灶頭，要在皇帝的領土內與師問咎。你當心些啦，惡靈要向你報仇！——報仇沒把你送進靈柩。

第二場

布屈勒與戈登。

戈登：是你嗎？我真是渴望着，想聽你的話。公爵是一名國賊！我的天！是亡命嗎？然則他的腦袋是價值軍門，我謂求你爲我說個詳盡，怎麼在皮爾仁弄出了這樣的事情？

布屈勒：你不是接到了，我派遣的急使所送來的信？

戈登：我是照着了你的來信所聲明，我毫不躊躇地把城寨替他開了，因爲我也有皇上的命令，叫我對於你的命令凡百都依遵。但請你原諒！我現在看見了公爵自身，我又開始着發生疑問。因爲真的符理都朗德公爵之來並不像是賣國的人。從他的額上仍然發揮着支配者的威光，要你服從，靜鎮地聽你作事務報告，和往日得意時一樣。逆運，罪惡，使人馴靜，受了打折的驕傲對於卑賤的人都慣於屈節殷勤；然而公爵寡默而嚴肅，每給我一句稱讚的話，就如主人讚獎他的忠勤的下僕。

布屈勒：我在信上寫給你的話，沒有一分一釐的偏差。公爵把軍隊賣給了敵人，想把卜拉格和突曷爾也賣給他。軍隊聽見了這個消息都把他棄了，只有跟着到這兒來的迭爾次克的五聯隊剩下。他已經是受了追放，或生或死地把他引渡，有賴於陛下的忠義的臣良。

戈登：是皇帝的叛賊嗎——這樣一位大老！他是那樣的崇高呀！哦，人的偉大真是不可靠！我是時時說過：那不會有好的結果；他的偉大和軍勢和這曖昧飄搖的權力是成爲了陷穽。因爲人是容易囂張，你不好讓他去獨自酌量。只有明白的規律和用久了的深陷的軌跡才能使他不至放蕩。但是這人手中的兵權是不自然而又新式；這使他竟和皇上品齊，驕慢的精神忘了去學

習克己。哦，這樣的人真是可惜了！因為他一倒了，我覺得沒有一個人站得牢。

布屈勒 你不要過分的嘆嗟，竟爲他要刮下同情淚一把，其實這個強的家伙如今依然可怕。瑞典人在向着突曷爾進兵，若不迅速地遮斷，他們的聯合便要完成。那樣是不行！公爵不可從這兒再成自由之身，因為我把他拘囚在這兒是賭着我的榮名和生命，我期待着你的助力爲我玉成。

戈登 哦，我不必活到今天，豈不甚好！我是從他的手中受着目前的名位，是他自己把這座城池向我委任了，而我才要把這城池化成他的囚牢。我們下級的人是沒有意志；只有自由而有權勢的人才聽從美滿的人情。但我們只是殘刻的法律的執行者。服從是道德，我們卑職者所可求的便是這層。

布屈勒 你不要把狹隘地拘束着的能力過於悲嘆。自由多處錯誤多，義務之狹窄的路最爲平安。

戈登 你是說一切的人都把他棄了嗎？他曾經是千萬人的幸福之基礎，因為他的氣概渾如帝王，他給人的惠與是毫不躊躇——（側視布屈勒）他曾從摩芥中拾取了多人，以高名高位榮顯其身，在現在他落難的時候才沒有一個朋友，竟沒有一個不變節的人！

布屈勒 在這兒竟有一個朋友，在他的意料之外。

戈登 我自己其實並沒有受過他的殊遇。他已經那樣的偉大，是否還記着一位年青時的朋友，我差不多是在懷疑——因為我在職守上是遠遠地離開了他，他的眼睛已經遺失了我在這城堡的牆裏，在這兒爲他的恩惠所不達到，我靜默地保持着自由的心地。因爲當他把我安置在這座城堡之時，他還是忠誠地守着他的義務；假如委任於我的忠誠的東西，我要切實地保全，我也不是把他的信任辜負。

布屈勒 那麼說你是要執行他的追放令，幫助我一臂之力把他生擒？

戈登（躊躇着沉默了一會之後苦澀地）假如你所說的話是真——他背叛了皇帝，背叛了國君，把軍隊賣了，要向敵國奉送以堅城——那嗎他真是沒有救星——但在多數人中却要選擇我來做了結他的工具，却是難乎爲情。因爲我們同時在布爾敦的宮廷做過小臣，他還要比我年輕。

布屈勒 我是知道的，那件事情。

戈登 怕已經有三十年了。在那時還是二十歲的青年，勇氣已經不小。他的心境和年齡不相應地頗為老成，只愛雄壯地想些偉大的事情。他是默默地我們之中通過，只是把他自己作為友人，稚氣的兒童的快樂不能把他牽引；然而時時有突然的妙想把他捉着，由那滿神祕的胸中意味深長地閃出輝光，那使我們驚駭着，不知道是他的妄想，還是上帝在藉他的口來宣講。

布屈勒 在那兒有過這樣的事，他在二樓上一個弧窗口上書寢，他從那兒墜下了地，全沒受傷地又在地上立起。就從那天起頭，便有妄想的發作在他的身上可以蹤跡。

戈登 他愈見深刻了起來，成為了舊教信徒，倒是真確。那項打救了的奇蹟，奇妙地把他顛撲。嗣後他便以為是受了天祐的自由的存在，像一個不能顛跌的人在人生的索橋上勇敢地奔跑了起來。嗣後，運命便遠而又遠地把他隔開！他走着偉人的勇敢的路，以迅速的步武，我看他走得真是炫耀，由伯爵而侯爵而公爵而元帥，於今是什麼都覺得太小，他伸手出去想取玉冠，到頭是跌落進不可測度的破滅去了！

布屈勒 沒再談。他來了。

第三場

華侖斯太與突曷爾市長談着走來。前人。

華侖斯太 你們的市在前是自由市嗎？我看見市的徽識是半頭鷲鳥，何以只是半頭？

市長 我們的市本來是自由，但二百年來作了培門王的抵押。就因為這樣的原故只有鷲鳥半截。下半截是被人抹去，要等到我們向國家贖回。

華侖斯太 你們是享受自由無媿。只要勇敢自重，沒聽從煽動的民衆。你們的稅額是多少？

市長（聳肩表示為難） 我們的負擔真是太高。連營防的餉項都要我們繳。

華侖斯太 你們論理是應該減輕。你對我說吧，這市內的新教徒還有幾人？（市長窮於回答。）唔，唔，我知道，在這城裏還藏得有

很多——「噢！你直說吧——你自己——可不也是麼？（凝視着他。市長吃驚）你可不要害怕。我恨的是突蘇提（教派）——假如是由得我，我早已把他們逐出國境之外——不是彌撒（經典）便是聖經（這在我都是一樣）——我已經向世界明示過——在格樂高我自己曾建立了福音教堂——老實啦，市長——你的名字是什麼樣？

市長 我叫拔哈赫爾白爾啦，閣下。

華命斯太 你聽吧——可我現在對你說的話，你沒再對人講。（以手置市長肩頭，呈出莊嚴的神氣）時效的履行已經到了，市長，高者要降在下，低者要昇在上——但你切不可對別人講西班牙的統治兼攝快要下場，要有政變起來頒佈新章——最近你可不會看見天上有三個月亮？

市長 誠恐誠惶。

華命斯太 其中有兩個延長了，變成爲血色的匕首形狀。只有居中的一個是照常的明朗。

市長 我們是以爲應着土耳其。

華命斯太 什麼土耳其！其有兩國將要流血而消去，一在東，一在西，我對你說啦，只有新教徒會殘存而已。（看見了其他二人）我們到這兒來的途中，有強烈的槍聲起自左手。你們在這城裏的人也聞見沒有？

戈登 將軍，我們是聽得很分明。風由南方帶來了響聲。

布屈勒 那似乎是由諾奕斯它達或儂登而來。

華命斯太 那是瑞典兵的來路。有多少的隊伍防備本寨。

戈登 可用的兵有一百八十名，其它都是廢兵。

華命斯太 在約今斯塔爾有隊伍多少？

戈登 我派遣了二百名枝銃兵，加強了對於瑞典兵的步哨。

① Jesuit, 1533年西班牙的Ignatius Loyola所創始的天主教之一派。

華侖斯太 我佩服你的周到。你的防禦工作也好。我在進城時已經看到。

戈登 因為萊茵伯和我們也十分相近，我也迅速地增築了兩座城堡。

華侖斯太 你對於你的皇上的忠誠是十分。我是欽佩你的啦，中校。（對布屈勒）約今斯塔爾的步哨，與同抵抗敵軍的設備，一概撤消。（對戈登）指揮官，我要把我的妻女和妻妹拜託於你的誠實的手，因為我在這兒是不能久留；我只要等着書信一到，便要帶着隊伍離開這兒走。

第四場

前人 送爾次克伯爵。

送爾次克 歡迎的消息！可喜的報道！

華侖斯太 你帶着什麼來了？

送爾次克 在諾突斯它達打了一戰，瑞典人佔了優勝。

華侖斯太 你在說甚？那消息是從何處來？

送爾次克 是從梯辛賴特來的一位百姓，是日落後開始作戰，它肅來的一隊皇帝兵突入了瑞典兵的陣營，激戰了兩點鐘的光景，皇帝兵戰死了一千名，你的上校也戰死了，更詳細的情形他便弄不清。

華侖斯太 走向諾突斯它達的，那來皇帝的兵阿屈林曷除非他是有翅膀，昨天還隔着十四英哩的路程；格勒司的軍隊是集中在符勞恩堡，而且還未集中完整。難道是賽士冒着險長驅突進？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伊羅登場。）

送爾次克 我們立地便可以打聽分明，因為伊羅是來得十分匆忙而高興。

第五場

伊羅 前人。

伊羅（對華侖斯太）來了一位使者要和你說話。

迭爾次克 勝利是打聽的確了嗎？你說吧！

華侖斯太 他帶了什麼來？是來從何處？

伊羅 是來自萊茵伯，信息的內容，我可先向你告訴。瑞典兵開到這兒，只難得五英里，在諾奕斯它達趕到了皮柯樂米尼，他帶領着騎兵向瑞典兵直衝，猛烈的激戰開始了，但終於是寡不敵衆，拔彭海牟軍全滅，把他們帶領着的麥克司——也在戰場上告終。

華侖斯太 使者在那兒？快把我帶到他那裏。

（將行。在這時諾奕布隆姑娘踉蹌入，其後有幾名侍者跟着，穿過廣廳跑來）

諾奕布隆 快救命！快救命！

伊羅 } 是什麼事情？

迭爾次克 }

諾奕布隆 公主喲！

華侖斯太與迭爾次克 她知道了嗎？

諾奕布隆 她快要丟命。

（忽忽下。華侖斯太與迭爾次克帶着伊羅隨之。）

第六場

布屈勒與戈登。

戈登（驚愕） 請告訴我吧。這擾攘是怎麼一回事？

布屈勒 公主失掉了她所愛的男子，是那戰死了的皮柯樂米尼。

戈登 真真是不幸的小姐！

布屈勒 你是聽見了的，伊羅所帶來的消息，瑞典兵打了勝仗已經近在咫尺。

戈登 我的確是聽見。

布屈勒 瑞典的大兵是十二聯隊，五聯隊已相隔不遠，他們是來保護公爵。我們是只有一個聯隊，守備兵連二百名也不足。

戈登 正是那個樣子。

布屈勒 以這樣的少人數要監視這樣一位國賊，那是不可能的事。

戈登 我也明白那個道理。

布屈勒 大軍轉瞬要解除我們小軍的武裝，瞬刻便會把他解放。

戈登 那是可以担心的事項。

布屈勒（稍停） 你聽吧！我是這件事情的保障，我以我的頭在保證着他的頭，約束是不能不履行，不問情形怎樣，假使不能够把

他生擒，那嗎——殺死是沒有話講。

戈登 你要這樣幹我的天！你公然——

布屈勒 他活着是不合算。

戈登 你難道敢？

布屈勒 不是你便是我，便在今晚。

戈登 你是說要暗殺他？

布屈勒 那是我的計畫。

戈登 他是在信賴着你的忠誠！

布屈勒 是他走了歹運！

戈登 他是有元帥的神聖的身分！

布屈勒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

戈登 哦，他的過去的情形，犯罪是不能消盡！難道不經裁判，便要執行？

布屈勒 代替裁判的便是執行。

戈登 那會是暗殺，並不是公正，因為無論是什麼罪人都應該讓公正來審問。

布屈勒 罪狀已經明白，皇上已經判定，皇上的意旨只待我們執行。

戈登 血腥的宣判是不可下得太快，說話可以修改，人命是不可以收回。

布屈勒 敏捷的奉公是合乎聖旨。

戈登 劊子手的職務，君子不爲。

布屈勒 有胆略的人不怕猛烈的事。

戈登 勇敢能殺人，不能滅去天理。

布屈勒 什麼？難道你要讓他脫逃？把將熄滅的烽火重新燃燒？

戈登 請把他幽囚着，不要就殺，在皇恩大赦之前不好先見血。

布屈勒 假如皇軍是沒有敗陣，我可以保全他的殘生。

戈登 哦，我是爲什麼替他開了城！

布屈勒 死他的不是這座城，是他的命。

戈登 我該得在這城牆上顯示騎士的風範，保守着皇帝的城而以城頭爲枕。

布屈勒 那樣會送死一千的勇敢的人！

戈登 爲忠義而死——正是男子的光榮；然而暗殺却違背乎天性。

布屈勒（示以文件）這是逮捕令，要叫我們把他捉拿。這命令是給我，也是給你足下。假如由我們的怠慢而他逃向了敵方，這担

子你可担下？

戈登 我，我這無力的人，哦，天呀！

布屈勒 你請担起這個担子啦，你請担起！大約總是有什麼結果的，與我沒有干係。

戈登 哦，天上的神明！

布屈勒 要執行皇上的意旨，你是否另有法門？你說啦！因為我是要打倒他，並不是要他的命。

戈登 哦，天事情是不得已，我和你一樣也看得分明，然而我的胸中總鼓動着另外一個心。

布屈勒 公爵如已丟命，便是這伊羅，這迭爾次克也不好聽其偷生。

戈登 哦，這些家伙不足使我心疼。驅着他們作惡的是他們的心，不是天上的星。他們是在公爵的沉靜的胸中播下了惡的情熱的種，以可詛咒的活動培養着不幸的收成在他胸中——這惡業惡報，他們是應該分受的好！

布屈勒 而且他們是應該比他先死。就這樣決定了我們一切的計議。今晚趁著歡宴之餘，我們把他們生擒，監禁在這座城裏。這是無上的捷徑。我立地去吩咐必要的命令。

第七場

前人 伊羅與迭爾次克。

迭爾次克 不久情形就要變了！明天清早瑞典軍有二萬勇敢的戰士進城。嗣後是向維也納前進。喂！快活些啦，老人！接着這樣快活的消息，不要呈着那樣難看的臉神！

伊羅 現在是該我們來寫出規定，我們要報讎，對於那些背叛了我們的，破廉恥的，萬惡的人。有一個家伙是已經處治了，便是皮柯樂米尼小生。大家都是這個榜樣，凡是於我們有惡意的人，那老頭子受着這一打擊，真是喪命！他是費了一輩子的心血，想把他那伯爵的舊家再提高一等，而現在是送葬了他的獨兒一人！

布屈勒 可是這位英勇的青年真是可惜，公爵自己也傷心，我們是明白的。

伊羅 聽，老朋友都是老總的調門，我是有點不高興，我為此時常和他論爭，他總是高興那外國人，就是現在，我敢於賭我的靈魂，

只要他能這位朋友活得轉來，像我們這樣的人在他看來就死十次也不要緊。

迭爾次克 靜靜！不要再作聲！且讓死者安寧！今天是誰把誰醉倒便算，很，因為我們的聯隊要歡宴我們。我們來鬧個有趣的謝肉祭，今天不准有夜境，我們要把酒杯引滿等待着瑞典的先行。

伊羅 是啦，讓我們今天鬧他一個快興，熱鬧的日子在眼前等着我們。不把奧大利人的血染遍這刀柄，我這把寶劍是不甘心。

戈登 喂，你這話怎講？中將，你怎的那樣不高興你的國王——

布屈勒 這最初的勝利不要過於希望。要想想，幸運的車輪轉得很快，因為皇上依然還很強。

伊羅 皇帝有兵，沒有將，因為這匈牙利費了南德王不會上過戰場——格勒司呢？他不會打過勝仗，自來只是敗兵的塞王。至於那狐狸精奧克，它佛有點暗傷帶在腳踵上，不敢公然來和符理都朗德一刀一槍。

迭爾次克 我們是不會失敗，我絕對相信。我們的爵爺依然還有幸運，我們都是知道的啦，奧國的兵沒有華倫斯太不能打勝人。

伊羅 公爵第一是要招集一股大兵，大家都渴慕着他的軍旗的自來的聲名。我們又會恢復到舊時的日子，他依然是和當年一樣的人——在目前背叛了他的那些傻瓜，真會是一場的掃興！因為他對他的朋友會裂土分封像帝王一樣報賞他們的忠勤。而我們呢，是要最先地沾恩。（對戈登）就是你呢，他那時自然會想起，他要把你提拔出這個巢穴，使你的祿位高陞。

戈登 我是滿足着我的現任，並不想再往上陞；因為陞得太高，會跌得太深。

伊羅 你以後是不能夠再在這兒頓，因為明天清早瑞典兵便要進城來呀，迭爾次克。已經是晚餐的時分。你的意見怎樣？我們要叫全城上燈，對瑞典軍表示歡迎，凡是不上燈的我們便說他是漢奸，是西班牙人。

迭爾次克 算了吧，侯爵不高興。

伊羅 什麼！我們是這兒的主人，凡是我們統制着的地方，不准誰說他是皇上的臣民。——請休息吧，戈登。望你負責這最後的責任，請派遣步哨巡城，為安全計，把口號改變也不要緊。在十點鐘的時候你把鑰匙親自交給公爵，那時你的職務便算了。清明天清早瑞典軍進城。

迭爾次克（臨走時對布屈勒） 你可也到城裏來嗎？

布屈勒 在恰好的時分。

（伊羅與迭爾次克下。）

第八場

布屈勒與戈登。

戈登（目送二人） 這些不幸的家伙！盲目於勝利的陶醉，全然不知死活，跳進了死的網羅——我倒不爲他們惋惜，最萬惡的惡漢是這伊羅，他公然要於皇上的血中沐浴！

布屈勒 你就照着他吩咐你的做。爲保持城池的安安，好生派遣巡邏；等他們一進了城，我們便把城門關定，好使市裏沒漏洩一點風聲！

戈登（担心地） 哦，不用那樣着忙！先對我講——

布屈勒 你是聽見的，明天清早已經是屬於瑞典軍，只有今夜是屬於我們，他們是快，但我們非更快不行。——再見。

戈登 啊啊，你的眼光一點也不能使我安心。請你向我約束——

布屈勒 太陽已經西沉，神祕的夜帷已下，他們在自負中安心。他們的繁星無防禦地交出了他們，在他們的沉醉的幸福感中，首先便迅速地切斷他們的性命。侯爵本來是計算的名人，他一切都知，算把人當成棋子，照着自己的目的安上棋盤，他絲毫也不躊躇，慣於把別人的光榮、品位、名聲，來打賭。他是算來算去地算了又算，算到結果是算錯了盤；連他自己的性命都算進去了，就如阿爾奇美達士●掉進了自己所畫的圈。

戈登 哦，他的錯誤現在還不好數！要想到他的偉大，他的溫和，他的心境之令人孺慕，要想到他生涯中的一切的偉業，要讓這些

● Archimedes (287?212B.C.) 希臘數學家，生於西西里島，羅馬人佔領 Syracuse 時被殺。

作爲嘆願的天使，在高舉起的劍刀之下請求饒恕。

布屈勒 那是已經太遲。我是不好哀憐，我是只有血的想念。（捉着戈登的手）戈登！這並不是出於我的憎恨——我是不高興公爵，但此是另有原因——並不是憎恨使我成爲了殺他的人。那是他的惡運。他的惡運叫我下手，並湊集了於他不利的種種情形。人就想自由的攪幹，也是徒然！他只是盲目的威力之把玩，是那威力自行選擇替他造出可怕的必然。我在心中就替他辯護也沒中用——我依然是要他的性命交關。

戈登 哦，只要你的那樣勸你，你便去那樣幹！心是上帝的聲音，人事通是些聰明機巧的打算。流血的行爲，於你會生出怎樣的慶幸呢？哦，血泊中絕不會有好事出產！這事情會成爲你的墊脚台增加你的偉大嗎？哦，不要相信其然——暗殺有時能使國王歡喜，而暗殺者則不見得喜歡。

布屈勒 你是不了解。請你不要問。爲什麼瑞典軍打了勝戰還要奔趕前進！我是高興把他委之於皇上的恩惠，我存心要他的性命何爲否，我實在是希望他活命。但我的信約是不可不遵。他是非死不可，不然時——你聽呀你聽！——放走了他，我是大不光榮。

戈登 哦，要打救這樣的一位男子時——

布屈勒 什麼？

戈登 是值得犧牲。——請冠冕些吧！使一個男子光榮的是良心，不是外界的批評。

布屈勒（冷刻而尊大地）在你的意思，公爵是一位大人物——我呢不過是一位小人。你只要大人物得救，像我這樣低賤的小人，名譽不名譽，世界是不問。——一個人對於自己有一個評價。我要把我看得十分高，那也不是夜郎自大。我和他品排着非自慙形穢不可的那樣高價的人，世間上還沒有，把一個人弄大弄小全在他意志的自由，因爲我是忠實於我，那他就非死不可。戈登 呵，我是在想使頑石點頭！你是其形人而其心獸。我是不能夠阻攔你，只希望從你的毒手中，上帝把他打救。（兩人下。）

公爵夫人的居室。

特克拉坐在一把大椅上，蒼白地，閉着眼睛。公爵夫人與諾奕布隆姑娘在她周圍服侍。華侖斯太與伯爵夫人談話而入。

華侖斯太 爲什麼她知道得那麼快？

伯爵夫人 她似乎是得到了不幸的豫感。皇上的上校戰死了的這場戰事使她吃了驚。我是立地明白了的。她跑去迎接了那位瑞典的急使，迅速地便探聽到了那不幸的詳情。我們趕去追蹤她時已經太晚，她已經是失了神倒在急使的腕裏。

華侖斯太 這於她定然是意外的打擊！可憐的孩子！怎樣？是否可望恢復？（在這時他轉向着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她睜開了眼睛了。

伯爵夫人 她已經復活！

特克拉（環顧） 我是在那兒？

華侖斯太（走到她面前把她抱了起來） 特克拉，你把心頭放平定。你當得是我的矯健的姑娘！你看你母親的慈愛的姿態，你

父親把你抱着的這臂膊。

特克拉（振作起來） 那人往那兒去了？他已經不再在這兒？

公爵夫人 你說的誰呀，我的小姐？

特克拉 那把不幸的消息傳來的——

公爵夫人 那事情請沒再想起，女兒！你的心應該把這場情景丟開。

華侖斯太 她有什麼苦處嗎？讓她把她的苦處說出來，把你的眼淚和她的滲在一塊。因爲她是經驗了一項巨大的苦痛；然而她會克服那苦痛因爲我的特克拉有她父親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特克拉 我並沒有病。我有氣力立起來。你爲什麼在哭呢？母親！我是把她驚駭了？但是事情已過，我已經復了原神。（起立，在室中尋視）他在那兒呢？你們不用把他藏下。我能够十分地支持，我還要聽他的話。

公爵夫人 沒，特克拉！那不幸的使者已經決不能再現到你的面前。

特克拉 父親——

華侖斯太 親愛的女兒！

特克拉 我是並不懦弱，我立刻便要恢復。請你許可我請求的一件。

華侖斯太 你說啦！

特克拉 請你允許我把那位不知的人再喚轉來！我好一個人聽他的說話，向他發問。

公爵夫人 那是萬萬不行！

伯爵夫人 不行！那是不高明的！請不要答應！

華侖斯太 女兒，你爲什麼要聽他說話？

特克拉 我如一切都知道了，我的心可以更放得下。我是不願意馬虎的。母親總把我惜得像花。我不願意受這樣的護惜。他說過的話已經是最最可怕，我不會再聽到更可怕的消息。

伯爵夫人

公爵夫人 } (對華侖斯太) 千切不可呀！

特克拉 我是驚愕得失了常度，我的心在那未知的男子之前把我洩露，他成爲了我的弱點的見證，是的，我公然倒入了他的懷

抱——這件事情使我害羞。我要收回他對於我的敬意，我非和他再談不可，不要使他把我賤視。

華侖斯太 我覺得你是說得有理——你這項請求我是高興允許。去叫那人進來。

(諾突布隆姑娘走出。)

公爵夫人 我，你的母親，可要旁聽。

特克拉 最好是讓我獨自和他談話。我那樣便能够愈見地鎮靜。

華侖斯太(對公爵夫人) 你由她一意吧。由她獨自去。世間上本有那樣的苦痛，只能靠着自己去療慰，強毅的心只想依賴着自己；我的強毅。她須得在她的心中，不是在別人的胸上，汲取力量來克服這次的打擊。她是我的強毅的女兒；我不想把她作爲女人，是

想把她作爲巾幗英雄待遇。(將行)

伯爵夫人(留着他) 你要往那兒去?我聽達爾次克說,你明朝便要動身,把我們留在這兒。

華侖斯太 是的,我把你們委託了一位善良的男子。

伯爵夫人 哦,哥哥,你把我們一同帶去!莫把我們留在陰慘的孤獨裏,擔心着後事。眼前的不幸我們容易忍耐,但一遠離了,疑惑和期待便會絕端地把苦痛增大起來。

華侖斯太 你在說着不幸請你改善你的辭令。我是有完全不同的希望。

伯爵夫人 那嗎把我們帶着同行。哦,不要把我們留在這陰鬱的地方,我的心在這城裏異常的重,總是像進了一座死人的房,這地方我是怎樣的不高興,我是沒有方法講。哦,你帶我們去吧!姐姐,你來,你也向他請願,要他帶着我們同行!可愛的姪女兒,他也幫幫忙。

華侖斯太 這地方的不好的外觀我要使它改換模樣:要使它配合乎我把最寶貴的東西藏着的地方。

諾奕布隆(轉來) 瑞典的先生來了!

華侖斯太 讓他和她獨談。(下)

公爵夫人(對特克拉) 你看,你的臉色已經碧青!女兒,我看你是不好同他談。請你聽從你的母親。

特克拉 那嗎可以讓諾奕布隆旁聽。

(公爵夫人與伯爵夫人下)

第十場

特克拉。瑞典的上尉。諾奕布隆姑娘。

上尉(恭敬地走近) 公主——我——須得求恕,我的太無遮飾的倉卒的措辭——但我怎能——
特克拉(端重地) 你在我的苦痛中見到我的真相。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使你由未知的人一躍而成爲了我的親信。

上尉 我怕的是你會憎恨我的面目，因為我的唇舌說出了悲哀的言辭。

特克拉 這責任應該我負。是我自己強迫了你，你只是我的運命的聲音。我的吃驚把剛提起的報告打斷。我要懇求你，把那報告做完。

上尉（躊躇着） 公主，那會把你的苦痛重新。

特克拉 我是鎮靜着的——我要鎮靜。那接戰是怎樣開始，請你報告到底。

上尉 我們是全沒期待着有甚襲擊，我們在諾突斯它達附近的宿營是沒有什麼防備，在傍晚時分由森林方面湧起了一股塵雲，我們的前衛飛奔進營來叫道：到了敵軍。我們連趕快上馬的時候都沒有，拔彭海軍軍已經飛速地踏破了鹿角，飛過了營地週圍的濠坑，簡直如疾風迅雷般的一羣。然而這羣騎隊却未免有勇而無謀，沒想到步兵還遠步在後塵，就只有拔彭海軍軍勇敢地在勇敢的領導者後面緊跟——（特克拉有些動搖。上尉停止了一下，俟伊目瞬，又再繼續）從前方，從左右，我們儘所有的騎兵來挾攻他們，把他們逼回到濠坑，在那兒迅速地整飾着的步兵隊便以槍鏢來刺擊他們，他們退也不能退，進也不能進，逼到了極其狹隘的窘境。在那時萊茵伯向那領導者叫道，趁着恰好的機會趕快投誠。然而上校皮柯樂米尼——（特克拉感覺眩暈，手握着坐椅）我們是由他的盔纓和長髮得以知道，因為跑得太快頭髮已經打散了——他向濠坑目瞬，於是他承頭便縱躍他的寶馬，全體的部下都跟着他——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他的馬中了倒杈，猛烈地人立了起來，把背上的騎者遠遠拋下，在他的身上踏過的是不能控勒了的駿馬。

（特克拉表現着種種增進着的憂慮的表情聽着這最後的幾句話，戰慄得十分厲害，行將暈倒，諾突布隆姑娘趕忙地扶着她。）

諾突布隆 哦，小姐，小姐——

上尉（感動着） 我請告退。

特克拉 已經過了——請你說到底。

上尉 全隊的人一看見了指揮者落馬，狂憤的絕望便來捉着了他們。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的死活，就像一羣猛虎東突西奔，

這便激起了我們的頑強的抵抗，終把他們屠殺到片甲不存。

特克拉（以戰顫着的聲音）是在那兒呢——那兒呢——你沒有把全盤說盡。

上尉（稍停）今天清早我們把他埋殯。扛着他的棺木是十二個頂高貴的年青的人，送葬的是我們全軍。在他的棺上飾着月桂冠，萊茵伯自己更在冠上放下了自己的勝利的劍。大家的眼淚也爲他傾酒。因爲他的大度，他的親切，我們之中有好多人都在感戴着他，他的運命使大家都感慨淚下。萊茵伯本有救他的存心，但他自己不願受那種好意，人們說，他是有意求死。

諾突布隆（感動着對掩着面孔的特克拉）小姐——尊貴的小姐，你抬起頭來！哦，你爲什麼一定要尋此悲哀？

特克拉——他的坟墓是在那兒呢？

上尉 暫時殯寄在諾突斯，它達附近的僧院裏，要等待到他父親的消息。

特克拉 那僧院是叫什麼名字？

上尉 是叫聖珈特林。

特克拉 離這兒有好遠的路遠？

上尉 只有七英里的光景。

特克拉 路是怎麼走法？

上尉 走到梯爾新賴特和法爾鏗堡，通過我們的第一步哨。

特克拉 那步哨是誰在指揮？

上尉 是惹鏗朵夫上校。

特克拉（走到桌旁，從首飾匣中取出一個戒指）你是我的苦痛中成了知己，你對我也表示了格外的同情——請你把這

收下（把指環遞給他作爲紀念）——請你下去。

上尉（驚愕）公主——

（特克拉沉默着以目令其去，各自走了。上尉躊躇着欲有所言。諾突布隆姑娘又睜之以目。上尉下。）

第十一場

特克拉。諾突布隆。

特克拉（抱着諾突布隆的頸子）現在，諾突布隆姐姐，請你向我表示你時常向我盟誓的愛情，請你證明出你是我的誠實的朋友和先生！——我們就在這晚上是非去不行。

諾突布隆 去，向那兒去？

特克拉 那兒去？世間上只有一個地方是他所殯葬着的靈柩之旁！

諾突布隆 尊貴的小姐，你到那兒去想怎樣？

特克拉 到那兒去怎樣，你不幸的姑娘！假如你是愛過人，你不會那樣問。他所遺留的一切是在那兒，那兒，那在我是這全世界上的唯一的地方。——哦，你不要把我阻當！你來，替我準備行裝。怎樣逃出的工夫，讓我們來想想。

諾突布隆 你也想過你父親會大發雷霆！

特克拉 誰的發怒都再不足使我震驚。

諾突布隆 世人會嘲笑，譏口會罵！

特克拉 我所求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假如是還在人世，我真願投入他的懷抱！然而我只是竄進我愛人的墓道。

諾突布隆 就只我們兩個人，我們兩個孤單的柔弱的女子？

特克拉 我們要武裝起來，我的手要保護你。

諾突布隆 在這陰沉的黑夜？

特克拉 黑夜會把我們藏匿。

諾突布隆 在這喧囂的暴風雨的黑夜？

特克拉 在他的馬蹄之下，對於他難道是溫柔的床褥？

諾突布隆 哦，天——而且有敵人的步哨連綿！他們不會放我們走。

特克拉 他們都是人，不幸者可以在全世界上自由！

諾突布隆 這樣遠的路程——

特克拉 巡禮者去朝參聖像，難道也問遠近？

諾突布隆 你有方法能够逃出這城？

特克拉 有錢便可以叫人開門。我們只是走吧，走！

諾突布隆 假如人家認出了我們？

特克拉 絕望地逃走出城的是符理都朗德的女兒，誰也不會相信。

諾突布隆 要逃走那兒去找馬？

特克拉 我的馬夫會找來，你去叫他來吧。

諾突布隆 沒有主人的允許他豈能大胆？

特克拉 他是會做的。你沒用躊躇，且去叫他來看！

諾突布隆 呵！你的母親會怎樣啦，假如你是不見了？

特克拉 （憐思着，沉痛地看着前方）哦，我的媽媽！

諾突布隆 那好媽媽受了的打擊已經不少，這最後的打擊你也要叫她煎熬？

特克拉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你去吧，去啦。

諾突布隆 你的「動，請好生想想。」

特克拉 凡是可以想到的，我都想了又想。

諾突布隆 我們到了那兒，你是要怎樣？

特克拉 到了那兒之後神明會對我的心講。

諾突布隆 你的心現在是充滿着不安，我尊貴的小姐呀，那不是達到安靜之路的，你那樣辦。

特克拉 像如他也找到的一樣，會得到深深的安靜。——哦，你趕快去罷！不要再多作聲，那是在把我牽引，我是不可名狀地，不能抵抗地，被引向他的坟墓，到了那兒，我立刻便會安心，這刺心的桎梏會自行解開——我的眼淚會要流出來。哦，你去吧，不然我們早已是在路上。我是不能安靜，非是逃出了這座城牆——這城牆要倒在我的身上——無名的暗力逼着我離開這城——這不知是一種什麼感情！這房子的全部的空間都充滿着慘白的，空洞的妖精——我再沒有住的地方了。——永遠是新那活着的可怕的一羣把我驅逐出這座城。

諾突布隆 小姐，你是弄得我又驚又怕，連我都不敢在這兒再行留下。好的我去，去叫羅仁堡響馬。（下）

第十二場

特克拉。

特克拉 呼喚我的是他的靈魂。是報着仇爲他犧牲了的那忠實的一羣。他們在非難着我的不冠冕的濡滯。他們在死中也不想和他們的生之領導者離分。——粗心的他們都做到那樣，我難道該得偷生！——否！把你的靈柩裝飾着的那月桂冠，也是爲我編就。沒有愛暉的生涯可是什麼內容已滅，我要把它拋休。是呀，我當時找着了，我找着了，我的愛人的時候，在那時人生才真正是有。金黃的新日璀璨在我的眼前！我是夢想過絕美的兩個時間。我自幼時便進了道院，方躊躇着走出世來，一入世便和你相見，有一千個太陽照耀着這個世間，你像是派來的一位美好的天使，把我從孩提的空幻的時代，迅速地提上了人生之峯巔。我最初的感受是天鄉的福祉，我最初的領線射入了你的心田（在我兒沉思着，繼又表示着恐怖而起立）——運命已經到了——粗暴而冷酷地捉着了友人的戀婉的丰貌，把他投在了馬的蹂躪之下——那便是地上的美好者之運命呀！

第十三場

特克拉。 諾突布隆帶着園人上。

諾突布隆 小姐，他來了，他願意轡馬。

特克拉 羅仁堡，你願意替我們轡馬？

園人 我願意轡。

特克拉 你願否替我們作陪？

園人 小姐，就走到天涯我也願。

特克拉 但你不能再回到公爵敬前。

園人 我便永遠地服侍着你。

特克拉 我要報酬你，替你另荐一位主子。你能否把我們帶出這城寨不被人發現？

園人 我是能夠的。

特克拉 我幾時可以走？

園人 就在這個時候。——路是打向那兒去？

特克拉 打向——你對他說吧，諾突布隆！

諾突布隆 打向諾突斯它達。

園人 好的，我去準備吧。（下）

諾突布隆 哦，你的母親來了，小姐。

特克拉 呵！

第十四場

特克拉。 諾突布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使者走了，我看見你更加鎮靜。

特克拉 我是的，姆媽——你此刻請快讓我就寢，留着諾奕布隆在我的旁邊。我現在需要安靜。

公爵夫人 特克拉，你是應該安靜。我是寬懷地走開，因為我能够去安慰你的父親。

特克拉 那嗎，好媽媽，你請去睡。（她吊着母親的頸子，十分感動着擁抱着她。）

公爵夫人 姑娘，你還沒有全盤鎮靜。你是戰得十分厲害，你的心音鼓動得聽得出來。

特克拉 安眠終會使它安靜——你請去睡，我親愛的母親！

（特克拉由母親懷中脫出時，幕下。）

第五幕

布屈勒之居室。

第一場

布屈勒。日拉旦少校。

布屈勒 你可挑選出十二名強壯的龍騎兵，武器用長矛，因為不可用鎗砲。——你把他們埋伏在食廳附近，等夜餐用完時，他們便一擁而進，叫道：誰個是皇上的忠臣？——我便把桌面推翻——他們便來仆殺那兩人。城門要好生上鎖並看守，不許有消息傳進公爵的耳裏頭。你現在去吧。——杜威魯與麥克唐兩上尉處，你派人去過沒有？

日拉旦 他們立刻便要到了。（下）

布屈勒 事情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市民也宣稱着袒護他，這不知道全城是受了怎樣的詐欺。他們把公爵看成爲平和的王，看成爲新的黃金時代之創建者。市會已經分配了武器；已經有一百人甘願替他作守衛。因此事情是不可不快，因為敵人是從雙方威脅着，由內與由外。

第二場

布屈勒。杜威魯與麥克唐兩上尉。

麥克唐 我們來了軍門。

杜威魯 今晚的口號是甚？

布屈勒 是皇帝萬歲！

兩人（向後退）怎的？

布屈勒 奧大利王朝萬歲！

杜威魯 我們誓盡忠誠的不是於符理都朗德嗎？

麥克唐 叫我們來不是去保護他？

布屈勒 我們要保護一名國賊和漢奸？

杜威魯 然而你是用我們來作他的部下。

麥克唐 而且到這突曷爾你是一直跟着他。

布屈勒 我之所以如此，是想愈確切地致他的死命。

杜威魯 哦，是那樣的！

麥克唐 未免令人吃驚。

布屈勒（對杜威魯） 可憐的家伙！你能那樣容易離開軍旗和責任？

杜威魯 笑話啦，軍門！我是在照着你的模範：我以為他如是惡人，你可也然。

麥克唐 我們是不假思索的。思索是你的事，你是將軍司令，我們是跟着你，就到地獄也要去。

布屈勒（慰解着） 那嗎好！我們是彼此相知。

麥克唐 是的。我以為如是。

杜威魯 我們是投機的軍人，誰個肯多出錢，便同誰個一起。

麥克唐 是的，是那個樣子。

布屈勒 你們現在應該是正派的軍人。

杜威魯 那我們是高興。

布屈勒 而且要試試運氣。

麥克唐 那是更高興的事情。

布屈勒 那嗎你們聽。

兩人 我們聽。

布屈勒 要把符理都朗德逮捕起來，生死都不論，這是皇上的意旨和命令。

杜威魯 聖論上是那麼說。

麥克唐 是的，生死都不論！

布屈勒 把這件事情執行了的人，一定有金錢和品物的堂皇的賞賜在等。

杜威魯 話自然是好聽。維也納傳出來的話照常是好聽。是的，是的！我們早就明白得很！大約是一條恩賜金鎖鍊，一匹盤腳馬，一

張羊皮紙云云。——公爵更要慷慨幾成。

麥克唐 不錯，他真是爽性。

布屈勒 但他已經不行。他已經失墜了他的運星。

麥克唐 那是真確的嗎？

布屈勒 我不會騙你們。

杜威魯 他的運氣真是盡了嗎？

布屈勒 真是永遠走盡。他是和我們一樣的赤貧。

麥克唐 他和我們一樣的赤貧？

杜威魯 對啦，麥克唐，大家非丟掉他不行！

布屈勒 丟掉他的人已經有兩萬。老鄉，我們是不好再和他鬼混。一句話歸總——我們要結果他的性命。

兩人（驚向後退） 結果他的性命？

布屈勒 是的，結果他的性命。——爲此我才選擇了你們。

兩人 我們？

布屈勒 你們，兩位上尉杜威魯與麥克唐。

杜威魯（停了一忽） 請選擇別人擔當。

麥克唐 是的，請選擇別人擔當。

布屈勒（對杜威魯） 駭倒了嗎，胆怯的棒棒？怎麼你已經有三十個冤鬼罩在頭上——

杜威魯 在元帥身上動手——這是應該想想！

麥克唐 我們對他還有盟誓的約章！

布屈勒 那盟誓隨着他的變節已經成了空。

杜威魯 聽吧，軍門！在我總覺得未免太兇。

麥克唐 是的，那是真的人，是還有良心。

杜威魯 假如他不會做過我們的首領，曾那樣長久地命令過我們而博得我們的尊敬。

布屈勒 那便是障礙嗎？

杜威魯 是呀，你聽！此外你要殺誰也行！不怕就是我自己的兒子，只要於皇上有利，我可以劍來插破他的胸心。——然而我們

是軍人，軍人而殺元帥，那是罪逆，狂妄，任何贖罪僧都不能夠把他超昇。

布屈勒 我做你的法王來超渡你，你趕快下你的決心。

杜威魯（立着思量） 那是不可行的。

麥克唐 不，那是不可行。

布屈勒 好的，那嗎你們去——請把培斯它魯村替我叫來。

杜威魯（吃驚） 叫培斯它魯村——唔！

麥克唐 你要叫這人來做甚？

布屈勒 你們不肯幹，可找的人多得很——

杜威魯 沒忙啦，假如他是非死不可，那我們比較起誰都能够博得這項獎品——麥克唐兄，你覺得怎樣？

麥克唐 是的，假如他是一定非死不可，那我們是不好讓給這位培斯它魯村。

杜威魯（在略略想了一會之後） 是幾時要他的命？

布屈勒 就在今天，在今天夜裏，因為明早瑞典軍便要到城。

杜威魯 後事是你負責任啦，軍門？

布屈勒 我負一切的責任。

杜威魯 究竟是皇上的意旨還是你自己本人的主意？自來是有實例的，暗殺是可以，而暗殺者則死。

布屈勒 手諭上說着：死活不論，活既不可能，那當然是——

杜威魯 死是死——然而怎麼能够和他接近？滿城都是迭爾次克的兵。

麥克唐 而且還有迭爾次克和伊羅——

布屈勒 這兩人我是曉得結果。

杜威魯 什麼？連他們也是該得死？

布屈勒 要先把他們結果。

麥克唐 喂，杜威魯——這是血腥的一夜啦。

杜威魯 幹那項的下手人已經有了嗎？請告訴我。

布屈勒 那是委託了少校日拉且。今晚是謝血祭，城裏要開晚餐，就在宴席上襲擊他們，把他們暗算——培斯它魯村，勒士來都是在場——

杜威魯 喂，軍門！在你是無可無不可，請你把我日拉且掉換。

布屈勒 公爵那兒更少危險。

杜威魯 危險！笑話啦！閣下，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我怕的是公爵的眼睛，不是他的劍。

布屈勒 他的眼睛會傷你什麼？

杜威魯 媽的天！你曉得我並不是怕事漢。你請看啦，我穿的這件溫暖的衣裳還不上八天。這是公爵買給我的，費了二十枚大錢——假如他看見我拿着長槍，衣裳又穿着這件——嗒！你看啦——你看啦——媽的天！我並不是怕事漢。

布屈勒 公爵給了你這件溫暖的衣裳，你這可憐蟲便以為不好把刀插進他的胸膛。那更加溫暖的公爵大袍是皇帝給了他，他的謝禮是怎樣？他是造反而又當漢奸。

杜威魯 那也是的確。這該死的忘恩負義者！我——要叫他滾蛋！

布屈勒 假如你要使你的心安，你只消把這件衣裳脫換，那你便可以放手地幹。

麥克唐 對啦！但還有點事情該得着想——

布屈勒 還有什麼該想的呢，麥克唐？

麥克唐 要殺他又用什麼武器呢？他是刀插不進，斧劈不傷。

布屈勒（跳起來） 他厲害到這樣——

麥克唐 他連鎗砲刀劍都能擋！他是用魔術封閉好了的，他的身子不能貫穿啦，我對你講。

杜威魯 是啦，是啦，在印哥斯它達也有過這樣的人，皮子硬得就像鋼，最後是用鎗頭子才把他送葬。

麥克唐 喂！我有一個方法。

布屈勒 請說吧。

麥克唐 我在這兒的僧院裏認得一位安米康派的僧侶，他是我們的老鄉，他可以替我把劍戟祭以聖水，唸一通有力的咒文，加被其上，那便對於任何邪術都能保障。

布屈勒 你那樣做啦，麥克唐。你現在就去。從聯隊中選出二三十名壯漢，要他們對皇上宣誓，在夜中正十一時——在初更剛過的時候，神情鬼靜地帶到那家裏去——我自己也跟着要到那兒。

杜威魯 內庭裏有護兵守衛，却怎麼通行？

布屈勒 那兒的仔細我很清楚，我把你們從後門引進，後門是只有一個人守衛。像我這樣職位的人隨時都可以到公爵面前。我要走在你們的前面，一劍殺進那護兵的咽喉，便替你們把路開拓就。

杜威魯 我們上去之後，要如何才不致把廷臣弄醒，不至鬧出騷音，便達到公爵的住處？因為他的左右是有多數的人衛護。

布屈勒 從者們是住在右院，他不高興，噪鬧完全一個人居在左館。

杜威魯 麥克唐，要弄得好才算——我不知怎的，心裏總有點難安。

麥克唐 我也是啦。他是太偉大的一位巨頭。世間上會罵我們是惡漢。

布屈勒 只要有榮華富貴可以藐視人們的批評。

杜威魯 榮華要靠得着才算要緊。

布屈勒 你用不着擔心。你是替費丁朗南德皇帝救了王冠和社稷，報酬是不會稀罕你。

杜威魯 他真是想篡奪皇帝的王冠？

布屈勒 是的啦！他想奪皇帝的王冠和生命！

杜威魯 假如是活着把他送往維也納，他是否一定要在劊子手裏受刑？

布屈勒 這運命他是斷難逃遁。

杜威魯 來呀，麥克唐！他是應該以元帥的資格，堂皇地在軍人的手中委命。（三人下）

第三場

廣廳，自此可通達一條走廊，走廊直向後消逝。

華侖斯太坐在一張桌旁。瑞典的上尉立在他的面前。不一會伯爵夫人迭爾次克上。

華侖斯太 請向你的長官致意。他這次的戰勝我也分着光榮，假如你見到我沒表示充分的快樂，你不要以為是缺乏好意，因為我們的幸運已經是整一不分。我們再見啦！請你接受我對於你的足勞的感謝。等你們到了，明朝便可以替你們開城。（瑞典上尉下。華侖斯太坐着沈思，凝視着前面，把頭擎在手上。伯爵夫人迭爾次克走入，在他的面前立了好一會不為所注意，嗣後他突然一動，看見了她，立即復還原神）你是從她那兒來的嗎？她已經恢復了麼？她在做甚？

伯爵夫人 姐姐對我說，在談話之後她是更加鎮靜——她現在已經就寢。

華侖斯太 她的苦痛是會減輕。她是會要流淚。

伯爵夫人 哥哥，我看你也不像生平。在戰勝後我以為你會快活一點。哦，請你保持着健勝！請你把我們振作起來，因為我是我的太陽，我的光明。

華侖斯太 我是毫無異狀的啦，你請安心。——往那兒去了，你的男人？

伯爵夫人 他們去赴晚餐會去了，他同伊羅兩人。

華侖斯太 （起立在空中行動了幾步）已經是夜深了——你可以去就寢。

伯爵夫人 你不要叫我走，讓我在你的身邊多頓。

華侖斯太（走到窗畔）空中有劇烈的變動，塔上的旗在招展弄風，雲頭奔流，月鏡澆盪，暗夜中只有一絲絲的微光。——絲毫也看不見星象！那邊有唯一的一點幽光，那是發出自王良，太歲是從那兒昇上。——然而現在，暴風雨的天空的暗黑已經把它掩藏（沉入於深思中，凝視窗外。）

伯爵夫人（憂鬱地看着他，握着他的手）你在想甚麼？

華侖斯太 我覺得，我假如能够看見他，我會快暢。那是照耀着我的生命的星，他的見面每每奇妙地使我健強（沉默）

伯爵夫人 你回頭又要看見它的。

華侖斯太（又陷於深沉的自失，他自勵着，迅速地轉向伯爵夫人）又要看見他？——哦，永不會再見！

伯爵夫人 怎的呢？

華侖斯太 他是已經逝了——化爲了黃土！

伯爵夫人 你到底在說誰？

華侖斯太 他是幸運者。他是已經完成了。對於他已經不再有將來，命運已不再爲他紡出悲劇——他的一生無竊襲地輝耀地

担着，沒有絲毫污穢的玷點留在上面，也沒有替他把不幸帶來的時間。他是跳過了希望和恐怖，他已經不再屬於迷離恍惚的

星纏——哦，他是幸福喲！然而誰個知道，下一點鐘的時間蒙着黑的面罩替我帶着什麼來到身邊！

伯爵夫人 你在說皮柯樂米尼啦。他是死得怎樣的？我剛才來時，使者正走出你的面前。（華侖斯太作手式令其沉默）哦，你的

眼睛不要朝過往看，讓我們看到前面的更明朗的一天。你請爲戰勝而快樂，忘去那舊情的纏綿；那位朋友之被奪去，其實不自

今天，當他離別你去時，已經和死了同然。

華侖斯太 我曉得，我是會把這打擊忘記，因爲人是有什麼物什不能忘！最高尚的和最低賤的，他都學習着去忘記，因爲有不可

抗的時間要叫他投降。然而我之失掉了他是失掉的什麼，我是感覺得明朗。花從我的生涯中謝了，冷悄悄地褪色地落在我的身

旁，因爲他立在我的身旁時就如像我自己的青春，他替我把現實化成了夢境，在事物之尋常的平明上織就着朝霞的金色的

氤氳——在他的愛情的火焰中，日常生活的平板姿態都高華了起來，連使我不免吃驚。——以後我縱能够獲得些什麼，但

美的已經去了，不再回程，因爲只有同心地造着幸福的朋友，共享地增進着幸福的朋友，他是在一切的幸福之上。

伯爵夫人 請不要看非了你自己的力量。要把你自己活動起來，你的心還十分的富強。你所愛的聽讚美着的他的德行，其實是

你替他栽培在他的身上。

華侖斯太（向門口走去） 有誰在這夜深還要攪擾我們？——是那指揮官，要來移交城門的鑰匙。妹妹，你請離開吧，現在已經是子夜。

伯爵夫人 今晚上我是難得離開你，有不安的恐怖瀟着我的心緒。

華侖斯太 恐怖？你怕什麼？

伯爵夫人 怕你今晚便被人劫去，明早便再也找不着你。

華侖斯太 這是幻想啦！

伯爵夫人 哦，我的心是長久地爲憂鬱的豫感所惱，醒時我如克制了他，他便在惡夢中來使我心焦。——昨晚上我看見你同你的最初的夫人盛裝着，在食桌上坐在一道。

華侖斯太 那正是什麼好事的先兆，因爲那番的結婚是開啟了我的鴻運。

伯爵夫人 今晚我又夢見我到你的房中來找你——當我一進門，這已經不再是你的房子，而是你在宜清所建立的僧院，你思想在死後埋在那兒。

華侖斯太 那是因爲你目前的心裏只在這樣想。

伯爵夫人 怎的你不相信夢兆可以預以警告之聲示我們以徵祥？

華侖斯太 那樣的預兆是有——那是毫無疑問，但只把不可避者兆示着的，我不呼之爲警告之聲。恰如太陽在出現之前，在雲霧中已透出其光景，宏大的災祥也要先見其精靈，在今天之中已經有明晨蕩漾。書上所寫的關於亨利四世的死，我自己也時常想着。主在自己的胸中，早就感覺着刺客拉韋勒所持的匕首之精靈。他失掉了安靜，他在魯沃爾不能安居，逼着他逃出了宮廷；王后的冊立式在他就像是喪事，在他那預感的耳中，他聽得見通過巴黎的街道尋找他的脚音——

伯爵夫人 你的心中一點也沒預感嗎？

華侖斯太 沒有，真是完全平靜。

伯爵夫人（在陰鬱的憂慮中自失着） 另外還有一回，我是在你後面緊追，你在我的面前跑着，通過一道走廊，通過一間廣堂，那

路完全不容有絕尾——門都閉着了發出着聲音——我喘息地跟着你，但總跟你不一——突然我自己感覺着在後邊被一隻冷手捉着，那却是你，你和我親吻，在我的身上就像一張紅蓋罩定——

華侖斯太 那是我的房間裏的紅氈氈。

伯爵夫人（凝視着他） 假如你要到那步田地——假如你，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你——（倒在華侖斯太的懷中流淚）

華侖斯太 皇帝的逮捕令驚駭了你，文字是不能傷人的，那逮捕令沒人能够實行。

伯爵夫人 但如找着了人實行，我是已經決了心——我要把安慰我的人帶着逃命（下）

第四場

華侖斯太 戈登，其次內侍者。

華侖斯太 市內是沉靜嗎？

戈登 市內是沉靜。

華侖斯太 我聽着有喧囂的奏樂，市中也很光明。在饗宴的是誰人？

戈登 是本市宴着迭爾次克伯爵與伊羅將軍。

華侖斯太（自語） 大約爲的祝勝——那些傢伙是非酒席不能高興。（按鈴。內侍者入）替我脫下衣裳，我打算就寢。（接受城

門的鑰匙）就這樣我們在一切的敵人之前都得到保證，和着忠實的朋友籠守在一城；因爲像這樣的一個面孔（望着戈登）

決不是偽善者的面孔，不然便全部都是騙我的人。（內侍者爲他說去一口鐘，解項甲和戰時綬帶）你要注意啦！是落掉了甚

內侍者 金鎖鍊斷成了兩段。

華侖斯太 那帶得已經很有年間。你把我給我看。這是皇上最初的恩賜。他把這掛在我的頸上，作爲大公爵的徽章，是在符理奧爾

戰場，我是成爲習慣一直把它帶到了今天晚上。——要說是出於迷信，就算是那樣。它之於我就像是護符一張，我虔誠地把它帶在頸上時，那最初受恩惠時的刹那的幸運，和我緊縮着有一生一世的長。——現在也就儘它那樣！我今後は當有新運開張，

因爲這組綫的力量已經終場。(內侍者替他脫去軍服。華倫斯太起立，在廣廳中走了一番，最後是沉思着之在戈登面前)舊時的往事又浮上了我的心。我又見到我是在布爾敦宮廷，在那兒我們同做過小臣。我們時常愛鬧架，那是出於你的好意，你愛指教旁人。因爲我好高騖遠，愛不量力地夢想着遠大的前程，你受責備我，勸我要以中庸爲本。——然而你的智慧却是沒有得到好報，它早早地便把你弄成了老耄，假使我同我的宏惠的喜星沒參加進來，你會依然在那小臣的位置上隨同腐草。

戈登！公爵！貧寒的漁夫駕着他的小舟，隨分地棲宿在安全的港口，他看到鯨鱸的巨艦在暴風雨中坐着礁。

華倫斯太：那嗎你已經是寄了港了，老表？我是沒有的。不衰竭的勇氣仍然新鮮地冠冕地促着我涉歷人世的宏波，我的守護神我仍然名之爲希望，精神是青年，和你較量起來，我自己看着我，是的，我還敢於誇負地說，在這棕色的頭毛上，迅速的年華是無力地經過。(大踏步地在室中步着，在反對的一邊對着戈登立着)誰個以爲運氣是不可靠，運氣於我是忠實，它從凡人之中用着眷愛把我超拔了，以有力的輕快的神腕把我帶着超過了人生的階段。在我的運氣的路途中沒有平凡，在我們的手掌的紋路中也沒有平凡。我的生涯，誰個會照着常人的調門批判？在目前我雖然好像是墮入了深潭，然而我又要立起來，低潮之後立地有高潮隨伴——

戈登：但是我却記起了一句舊時的格言：沒到天黑且沒讚賞你那一天。從長久繼續的幸運中我不能汲取希望，希望是面向着不幸。幸運者的頭上有恐怖纏繞，因爲運命的天秤永恒地在動搖。

華倫斯太(微笑着)：我又聽見舊日的戈登在說話了。——我很明白，地上的事物常在變遷，性惡的諸神在催促着它們的稅錢：這層在古時的異教民族已經知道，因此他們才自行發願，爲要綏和神人的嫉妬，把人牲供祭於帝鳳之前。(稍息一會，又嚴肅而更加鎮靜起來)就是我也向它獻了犧牲——因爲我失掉了我最愛的朋友，而且是由於我的罪咎。再沒有幸運的嘉惠可以使我快樂，這一番的打擊使我痛澈心頭。——運命神的嫉妬已得到滿足，它爲生命而把生命領受，應該落在我身上的那閃爍的雷光，落上了那可愛的純潔的頭。

第五場

前人惹尼。

華侖斯太 來的不是惹尼嗎？怎那樣周章！伯普諦斯特，你這夜深到我這兒來有什麼話講？

惹尼 閣下，我是爲着你害怕。

華侖斯太 說啦，你有什麼話？

惹尼 閣下，請你逃跑吧，趁天未明。你切不可信賴那瑞典兵。

華侖斯太 你是想到了什麼？

惹尼（把聲音提高起來） 你切不可信賴那瑞典兵！

華侖斯太 你到底想的是甚？

惹尼 切不可期待着瑞典兵的到來！在你的身旁緊逼着有好友的謀害，徵兆顯示得十分嚴重，逼緊得很，逼緊得很，有破滅的羅

網罩在你的頭下不得下台。

華侖斯太 伯普諦斯特，你在做夢，恐怖心把你顛東。

惹尼 哦，我不相信無謂的恐怖可以迷我。請來，你自己去看看那天星的配置，是有奸人在內於你不安。

華侖斯太 我的全部的不幸全出於內在的奸人，那種先兆應該再早來些時辰，到現在已經用不着再觀天星。

惹尼 哦，你來看啦！請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有兇惡的徵兆在你的命宮，是一位身旁的奸人，一名怪物在你的星光之後潛藏着作

弄——哦，讓我來忠告你！不要把你自已信托給異派，而和我們的神聖的教會打起仗來。

華侖斯太（微笑着） 那先兆是從那兒響來——是呀，是呀，我現在記上了心懷——我和瑞典的聯盟，你本來是不大高興——

白普諦斯達，你請去安寢！這樣的先兆我並不担心。

戈登（在這談話中深受震撼，轉向着華侖斯太） 爵爺！可不許我說句話有用之言往往出且賤人的齒牙。

華侖斯太 你可以說，不用拘謹吧！

戈登 即使那只是空幻的恐怖，假如是借這口宣託出的天啟，不可思議地於你有所救助！

華侖斯太 你們講起話來都像發了狂，彼此完全一樣。瑞典人怎得會加我以不幸！他們來求我的聯絡：那是有益於他們，

戈登 然而，假如恰因這瑞典軍的到來，而於你的安寧的頭上飛下了禍害——（跪下去）哦，時間還有啦，爵爺——

惹尼（跪下） 哦，你聽從他！聽從他！

華侖斯太 時間，怎麼的起來吧——我要你們起來。

戈登（起立） 萊茵伯相隔得還遠。請你下出命令，要對他嚴守着這座堅城。假如他要包圍我們，就儘他把我們圍困。然而我要說出這句話：我們的勇敢的意氣絕不會沮喪，要先看到他和他的全軍在這城下死亡。首領覺悟了，要把自己的過失修正，那精神會鼓舞着全軍，全軍會因此而得到怎樣的猛勇，他須得來經驗一下才行。這會感動着皇帝而使他和解，因為皇上的心本來是期待着和平，悔過自新的符理都朗德在帝心中會受着更高的尊敬，超蓋過一般的常勝將軍。

華侖斯太（以驚異的眼光看着他，沉默了好一會，顯示着強烈的內部動搖） 戈登——你太熱中了，說話未免過分，你是竹馬

之友，倒可以原情——血是已經流了的，戈登。皇帝絕不能把我容忍。即使他能够容忍，我也絕對不能忘情。我如及早知道這已經出現了的情形，這事情要犧牲我最愛的心友，會弄到我現在所感着的心境——我會改變我的想念，事情或許不至於——或許不至於發生。——然而到了現在還有什麼要緊事情開始得太嚴重，陰消下去有所不行。一不做，二不休，儘它去見個

究竟！在這時他走到窗邊去）你們看，已經入了夜境，城上是十分悄悄——人來呀，點燈。（內侍者早已靜悄悄地走入，在遠處諦聽，明白地表示着同感，開呼前進，十分受着感動，一納頭跪在公爵面前）你也嗎？但是我是明白的，你為什麼希望着我與皇上締結和平。可憐的漢子啊！他在克爾安訥蘭有一片小小的土地，他怕被人吞併，因為是在我這兒，他有點擔心。我難道竟窮到那樣，我連沒疆土來補償我的大臣好吧！我也並不勉強人。假如你以為我是已經倒了運，那你就請替我穿換衣服。今天算最後一次，你可以到皇上那兒去投誠——請去睡吧，戈登！我打算作一長眠，因為這幾天的勞神太甚。請留心，不要太早地把我喚醒。

（華侖斯太下。內侍者點燈。惹尼隨之。戈登立在暗處，目送公爵，直到他走入最遠的走廊下不見了為止，作種種身法表示苦痛，滿悲抑地憑着一根柱頭。）

第六場

戈登。布屈勒，起初是在背景後。

布屈勒 你們靜靜地立在這兒，等待我發出暗號。

戈登（吃驚） 是那傢伙領着刺客來了。

布屈勒 亮已經息了。一切都已睡得深熟。

戈登 我怎麼做好呢？我是設法救他？把全家和警衛叫起來動作？

布屈勒（從後方現出） 從迴廊下到這兒有光在亮。那是導引到公爵的睡房。

戈登 但那對於皇帝豈不要失臣節？假如他是逃走了，敵人的勢力增強，這天大的結果豈不是就落在我的頭上？

布屈勒（更接近了些） 沒作聲！聽誰個在那兒說話？

戈登 啊，我最好還是聽天安命。因為要想擔當這樣大的事業，我究竟是甚假如他是要死，殺他的並不是我的手，但如我把他打

救，那便是我自己幹的事情，那嚴重的結果不能不由我担負起走。

布屈勒（向前走來） 這聲音我是熟習的。

戈登 布屈勒！

布屈勒 那是戈登。你在這兒幹甚？公爵把你留到這樣的夜深？

戈登 你手上綁着了藥布？

布屈勒 手受了傷。伊羅死命地殺了一陣，但我們終把他打到了地平——

戈登（發抖） 他們是死了！

布屈勒 是丟了命。——公爵是不已經就寢？

戈登 呵，布屈勒！

布屈勒（脅迫）是不！你趕快說給我聽！事件不能夠太延長時辰。

戈登 他是不應該死，而且不應該死在你的手裏！天意已經表現在你的手上，你看手已經受了傷。

布屈勒 並不需要我的手。

戈登 罪人是已經死了；正義已得到充分的伸張！請把這個犧牲原諒！（內侍者走入廊道來，以指掩在口上，命人沒作聲。）他是

睡了！哦，切沒把神聖的睡眠殺傷！

布屈勒 否，要讓他醒來再下手。（欲行）

戈登 啊，他的心還是寄繫着在塵世上，他還沒有打算去見上蒼。

布屈勒 上帝有慈悲的心腸！（欲行）

戈登（控抑着他）只讓他再活一晚上。

布屈勒 再隔一刻都怕洩漏春光。（欲去）

戈登（控制着他）只讓他再活一小時！

布屈勒 放開手！短短的時刻於他有什麼相幫？

戈登 哦，時辰是執行奇蹟的大神。在一小時之內砂粒要移流幾千，那迅速得和我們的思想相彷彿。僅僅再讓他活一個鐘點！你

的心和他的心，說不定都會變——或許有消息傳來——有解救的福星從天而降——哦，一點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商量！

布屈勒 你把我提醒着，連幾分鐘都不可拋荒。（頓足）

第七場

麥克唐，杜威魯領矛卒上。其次內侍者。前人。

● 古以砂爲時計，故此云云。

戈登（把身子擋在布屈勒與餘人之間）哦，你們不是人！你們請先從我的屍首踏過。因為我看不慣這樣的殘忍。

布屈勒（把他推開）婆婆媽媽的臭老人！

（有軍號聲自遠處聽出。）

麥克唐與杜威魯 是瑞典兵的軍號！瑞典兵已經到了！突曷爾！我是要趕快才行！

戈登 天啦，天！

布屈勒 指揮官，你快去執行你的責任！

（戈登踉蹌下。）

內侍者（匆忙出）是誰敢在這兒鬧？沒作聲啦，公爵在睡覺！

杜威魯（以絕大的可怕的聲音）朋友還是該鬧的時候了！

內侍者（高聲叫出）救命呀！有殺人的強盜！

布屈勒 把他結果了！

內侍者（爲杜威魯所刺，倒在迴廊進口處）耶穌瑪麗亞！

布屈勒 把門扇打倒！

（衆人吶喊着跨屍而進。在遠處聽見有兩扇門挨次倒地聲——模糊的人聲——武器的響聲——接着突然又是深沉的靜默。）

第八場

送爾次克伯爵夫人執燭上。

伯爵夫人 姪女兒的寢室是空的，四處都找不見人，連看守她的諾突布隆也不見了——怕是逃了命？她們是逃到了那兒呢？那是應該趕快去尋，要把大家發動起來！公爵知道了這消息，不知怎樣吃驚！——從宴席上只希望趕快回來我的良人！公爵不知

道是否睡醒？我聽見有人說話和脚步的聲音。我是要到門口去聽。哦，是誰，惚忙地上樓的聲音。

第九場

伯爵夫人。戈登。其次布屈勒。

戈登（踉蹌地，脫氣地跑來） 那是錯誤——那並不是瑞典兵。你是不好再進一步啦——布屈勒——唔他是在那兒？（在這時看見了伯爵夫人）你告訴我啦，夫人！

伯爵夫人 你是從城上來的嗎？我的丈夫是在那兒？

戈登（吃驚） 你的丈夫——哦，請不要問！請你前進啦——（將行）

伯爵夫人（留着他） 請先把情形講明——

戈登（十分着急） 天下的大事繫在這一個瞬間！千萬求你走着啦——我們一面走，一面好談——哦，天（大聲叫着）布屈勒！布屈勒！

伯爵夫人 他是和我的丈夫一道在城裏。

（布屈勒走出廊道來。）

戈登（看見了他） 那是錯誤——那不是瑞典兵——是皇帝的兵趕到了，中將有信給我，說他立刻便要到城——你是不好再進——

布屈勒 你來得太遲了。

戈登（向壁上倒着） 天呀！你太無情！

伯爵夫人（感覺着） 行麼太遲是誰人立刻要到此？奧克它佛侵入了突曷爾嗎？漢奸漢奸公爵是在那兒（惚忙地往前走）

前人。惹尼。其次市長。小臣。侍婢。僕人等失色地在奔走。

惹尼（帶全幅的驚愕表情由廊下走出） 哦，血慘的，驚天動地的事變！

伯爵夫人 惹尼，是出了什麼事情？

小臣（走出） 哦，悲慘的場面！

（用人們執火把上）

伯爵夫人 是什麼事情啦？千萬！

惹尼 你還在問嗎？公爵被人暗殺了，睡在裏面，你的丈夫在城裏昇了天。

（伯爵夫人驚愕着佇立不動。）

侍婢（匆忙人） 救命呀！快救公爵夫人！

市長（吃驚地走來） 怎來這樣嘆聲，驚醒着這屋子裏睡覺的人？

戈登 你的屋子受着了永遠的詛咒！公爵在這屋子裏遭了暗殺的手。

市長 那事情怎麼可以有（跑出）

僕一 快逃！快逃！他們要把我們通殺掉！

僕二（搬運着銀製器具） 從那兒出去吧。下邊的廊道，被人佔了。

叫聲（在舞台背後） 讓開讓開！給中將讓出路來！

（伯爵夫人聞此叫聲乃從其凝滯中驚悟，振作起來，迅速下。）

叫聲（在舞台後） 把城門佔據着！把民衆堵回！

第十一場

前人，除去伯爵夫人。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攜其從者進。杜威魯與麥克唐同時帶着矛卒由後台出。華倫斯太的屍首在一

床紅毡上被扛到舞台後方。

奧克它佛（匆忙地進來） 那是不准的！那是不行！布屈勒！戈登！我是不肯相信。要你們否認。

（戈登不答，以手指示着地方。奧克它佛親視，震驚着屹立不動。）

杜威魯（對布屈勒） 這是金毛羊皮與公爵的佩劍！

麥克唐 只要你下命令，連書類也——

布屈勒（指着奧克它佛） 他立在這兒，現在只有他一個人能够命令。

（杜威魯與麥克唐恭敬地往後退；一切的人都靜悄悄地退下，只剩下布屈勒，奧克它佛與戈登在舞台上。）

奧克它佛（轉向布屈勒） 布屈勒，當我們分手時，你便有這種計劃！正義的神！我可以舉手盟誓。對於這項慘無人道的動作，

我是沒有罪科。

布屈勒 你的手是潔白的。你是借用了我的手呀！

奧克它佛 昏蛋！那你是一定要曲解皇上的命令，把這血慘的陰狠的暗殺，污辱皇上的聖名？

布屈勒（鎮靜地） 我僅是執行了皇上的判定。

奧克它佛 對於自己的話言給與以可怕的生命，對於迅速地消滅的思想，立即締結以牢不可動的實行，這樣的皇帝也真是

命！何以一定要那樣迅速的聽從？對於寬大的人何以不給些寬大的餘裕？餘裕是人的天使——在批判上結以迅速的實行，只

有鐵案難移的上帝纔能！

布屈勒 你罵我做甚麼？我犯了甚麼過錯？我是做了一件善行，從元兇的手裏救濟了國家，我要求寵荷。你我的行為間之唯一的差異：只是在你磨箭而我射壞。你播下流血的種子，待流出血來，你驚悼失措。我的所行所為，我早就理會，沒有任何結果可以驚愕得我。另外你對我沒有沒什麼寄託？因為我要立即跑向維也納，把這帶着血的劍呈上皇帝的御座，火速切實的聽從，當由正當的裁判者接受其謳歌。（下）

第十二場

前人，缺布屈勒。伯爵夫人迭爾次克登場，蒼白而變相。她的語調，軟弱，悠長，沒有熱力。

奧克它佛（迎着着她） 哦，伯爵夫人，誰知道要鬧到這步田地？這都是那不幸的行爲的結果。

伯爵夫人 都是你自己的行爲的結果——公爵是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公爵夫人在死的苦悶中，我的姪女兒已經不見了。這燦爛莊嚴的一家現在是烟消霧化，由各處的門道都在逃竄着驚愕了的役衛。我是剩下的最後的一個，我把家屋移交，把鑰匙留下。

奧克它佛（懷着劇痛） 啊，伯爵夫人，其實我的一家也已凋零！

伯爵夫人 此外還該什麼人死呢？還該什麼人受虐待呢？公爵死了，皇帝的復讐心也滿足了。請庇護着舊時的家人，把那些忠義者的愛與誠，不要算成爲罪行！運命太迅速地襲擊了我的哥哥，他已經不能夠再替他們思索。

奧克它佛 伯爵夫人，切沒說甚復仇！說甚虐待！重的罪科已受了重的處罰，皇上已經和解，由父親傳給遺女的只有榮名和冠戴。

皇后也念到你的不幸，對於你也張開着同情的胸襟。因此請你不要再害怕甚麼！請你信賴着並委身於主君的深恩。

伯爵夫人（向天看了一眼） 我要信賴着更偉大的主君的深恩。——公爵的遺骸應該埋葬在那兒呢？該埋葬在他在宜濟所自行建立的僧院，在前配華侖斯太伯爵夫人的旁邊，前配的夫人是他的最初的幸運之建設者，他感謝着願意和她同歸。哦，請你把他埋葬在那兒！還有爲我良人的遺骸，我也要請求同樣的寬待。皇帝是我們的城池的所有者，請給我們一坯黃土讓我們埋在我們的祖先的坟墓。

奧克它佛 你在戰慄啦，伯爵夫人——你的臉色碧青——哦！你的話我當作如何解釋才行？

伯爵夫人（集中她的最後的力量，活潑而莊重地說） 你總不會把我看得那樣低賤，以爲我一家沒落了還要苟活在人間。我們因爲不高興把我們看得太小，因此才伸手去索取王冠——王冠是沒有弄到——然而我們是懷抱着王侯的想念，與其苟且偷生，寧肯自由而勇敢地昇天——我是服毒了——

奧克它佛 哦！救命救命！

伯爵夫人 已經太遲了。在幾分間我便了結了此生。（下）

戈登 哦，這殺人的驚愕的巢穴！

（一急使持書信上）

戈登（接着他） 是什麼是皇上的印信。（將封而讀了，帶着非難的一瞥遞給奧克它佛）給皮柯樂米尼 ● 侯爵大人。

（奧克它佛吃驚，悲痛地監視着天。）（幕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夜譯畢。

● 皮柯樂米尼伯爵，此語表示其臣功封爲侯。作者以此一語作爲全劇結束，最爲蘊藉，大有「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感。

譯完了華倫斯太之後

郭沫若

最初和席勒的華倫斯太接近，已經是二十年前的的事了。那時候譯者還是日本一處鄉下的高才學校的學生。與譯者同學的成仿吾，他是尤其歡喜席勒的人，每每拿着席勒的著作，和譯者一同登高臨水去吟詠，在譯者心中是留下有儂永的記憶的。仿吾後年會存心翻譯這劇的第三部「華倫斯太之死」，在創造社的刊物上曾經登過預告，這也是十年前的的事了。但仿吾不會把這項工作做出，我相信他以後也怕沒有興趣來做；因此我便分了些時間來替他把他的舊願實現了出來。

本劇是以三十年戰爭為背境的歷史劇，華倫斯太是實有其人。但作者對於史料的處理是很自由的，劇情的一半如麥克司·皮柯樂米尼與華倫斯太的女兒特克拉的戀愛插話，便完全是出於詩人的幻想。有些批評家以為這項插話是蛇足，不如直截地用粗線把華倫斯太描畫出來還會更有效果。但在我看來，覺得這個意見有點礙難同意。我覺得這個插話的插入正是詩人的苦心之所在，詩人是用烘托法，陪襯法，把主人公的性格更立體地渲染出來，而使劇情不至陷於單調，陷於枯索。詩人的這項用意和手法，實在是相當地收到了效果的。

我對於詩人和本劇的不滿意，或者可以說是求全的奢望，是在詩人的存心過於敦厚了一點。詩人對於藝術的主見，在本劇的「序曲」中是說得很明白的。他說：

.....jedes Äusserste führt sie (die Kunst), die alles

Begrenzt und bindet, zur Natur zurück,

Sie sieht den Menschen in des Lebens Drag Und

wälzt die grösste Hälfte seiner Schuld Dem

「藝術是裁成一切的，

任何絕端她都返之自然，

她是在世運之強迫中看人，

她把他的罪惡之一大半

歸之於不幸的星羅。」

真真是「返之自然」(Zur Natur zurückkehren)那自然是藝術的真諦但是，「任何絕端」也還是自然，要把「任何絕端」再「返之自然」那要算是不自然了。詩人的這種中庸的倫理見解，似乎反成爲了他的藝術之累。本劇中登場的人物，幾乎個個都是善人，沒有一個是澈底頑惡的，詩人對於自己的見解是忠實了的，然而對於自然却不見得是忠實。因爲有這一個矛盾，詩人的見解與自然的現實之間的一個矛盾，對於本劇的構成和性格描寫上便不免有點破綻。

拿主人公華侖斯太來說吧。這人本是出身微賤的，是布爾敖領主的一位小臣，因爲性格誇大，富有冒險性，乘着戰爭的風雲便暴發了起來，由伯爵而侯爵而公爵，執掌着了奧國的兵柄。他到了這樣位極人臣的地步，終於起出野心，覬覦天位，不惜和敵人勾通了起來，圖謀不軌，然而失敗了，遭了殺身之禍。這樣的人物和這樣的悲劇，就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乃至在最近的事實上，都是屢見不鮮的。這種野心家的悲劇應該是屬於性格悲劇的典型，然而詩人要「把他的罪惡之一大半歸之於不幸的星羅」把華侖斯太對於占候術的迷信作着同情的解釋而抽入劇中，於是使本劇又不免墮入了運命悲劇的窠臼——至少可以說他的主題的支點在性格悲劇與運命悲劇之間遊移。

詩人似乎不很願意世間上有真正的惡人，他對於劇中人物，連一兵一卒都盡其寬大的容忍，因此他所刻畫的性格便不免有點模糊，而缺乏明確的個性。譬如拿華侖斯太對於麥克司的態度來說吧。華侖斯太極端地寵愛麥克司，在麥克司戰死後，讓華

倫斯太惋惜他，從他的口中說出這樣的結：

「他立在我的身旁時，

就如像我自己的青春，

他替我把現實化成了夢境，

在事物之尋常的平明上

織就朝霞的金色的氤氳——

在他的愛情的火焰中，

日常生活的平板姿態

都高華了起來，

連使我都不免吃驚。」

這把華倫斯太寫得很像是一位能够愛惜英雄的英雄，然而在初他知道了麥克司在愛自己的女兒特克拉的時候，他又藐視麥克司說

「他是想贏到我符理耶朗德的王姬？

哼！這想法倒很愜意！

這想法於他的名位倒不很低。

.....

他是一名家臣，

我的女婿當在歐羅巴的王座上去尋。

.....

我一輩子努力朝高處走，

蹂躪了一切凡人的頭，
費了這麼多的犧牲，

難道是爲結一門平凡的親事以了此一生？

.....
我難道應該像世間上的軟心腸的老頭子，

發揮着和事老的趣味，

把一對卿卿我我的人撮合成器？

.....

她是我的待價而沽的寶貝，

我的寶藏中的最高最少的古錢，

就和王笏交換我也還不以為賤。」

這樣又是把華侖斯太作爲普通的嫌貧愛富的臭老頭子而描畫着了。詩人的這種「裁成」可叫作「等盤心還沒有定」一時是英雄，一時是惡漢，而其中並沒有明白的這心理轉換的機關。

不僅華侖斯太的性格有點稜稜，就是副主人公的奧克它佛·皮柯樂米尼，伯爵夫人送爾次克諸人的性格都不免有點稜稜。奧克它佛本着自己的信念，深謀遠慮地賣了華侖斯太，然而在華侖斯太因他的陰謀而招致了暗殺之後，他又痛斥這暗殺行爲之過分而表示着深甚的悲哀。伯爵夫人的初出場是呈着虛榮婦人的面像，華侖斯太的決心叛變都是出於她的激發誘勸，但她後來在華侖斯太死後，自行服了毒的行徑和對奧克它佛凜烈地說出的番話，却又像是一位巾幗英雄。歸根，我終怕是詩人的存心不免過於敦厚了一點。絕端的惡，似乎是詩人所不願意見的。

以上是我略略說出的一些求全的奢望，然而僅只這一點不滿是不足以抹殺本劇的價值的。本劇全體的構成是苦心經營

出來的結果，時代的刻畫和事件的推進，一經一緯地幾乎沒有一絲一毫的罅漏，編織出了一幅錦繡圖。而尤其對於時代的教訓，在歐洲雖然是過去了，而在我們中國，卻正好當時。因為本劇所表現的是歐洲封建時代的末葉，而我們中國的社會還沒有十分脫掉封建時代的皮。請讀「序曲」中的左列幾句吧：

「全國都是悲笳刁斗的戰場，

都市蕭條，城堡化為灰燼，

職業和工藝區域掃地無存，

人民無事可為，萬般只有武弁，

沒忌憚的厚顏無恥嘲笑義廉，

無賴之徒屯集在駐兵之地，

於長久的爭戰中已荒謬得滔天。」

這個面像豈不是近在我們的眼前的嗎？第一部的「華命斯太之陣營」在文學的意義上講來，是最初的羣衆劇，那兒沒有主人翁，只是一些傭兵的羣像；詩人借那些傭兵來把華命斯太的時代背景形象化了。這種手法是為後來的作家，尤其德國的表現派所慣愛採用的，然而為席勒所創始。那兒所刻畫着的驕奢淫縱的傭兵們，他們的生活樣式和思想感情，在我們中國不是依然還活着的嗎？陰謀，暗殺，賣國，賣友……這些高貴的品德，在我們似乎也並未失掉他的光輝。整個地說來，本劇是可以稱為「漢奸文學」或「國防文學」這兒正刻畫着漢奸的生成，發展和失敗，這對於我們也好像是大有效用的。

但我終覺得詩人是太敦厚了一點，漢奸的英雄的假面，詩人太客氣了，沒有無情地替他剝掉。

本劇是詩劇，但幾乎全部都是無腳韻的「白行詩」，這種形式在中國是沒有的。我的譯文是全部把它譯成了韻文，然而我除「序曲」及劇中少數歌辭之外，都沒有分行寫。這意思自然是想節省紙面，並免掉許多排字上的麻煩，然而我也想諷諭一下近代的一些敘事詩人，詩不必一定要分行，分行的不必一定是詩也。

譯完全劇費了將近兩個月的工夫，譯完後通讀一遍，費了兩天，今天費了半天工夫來寫了這篇譯後感。一九三六年的猛熱

的夏天，就在這譯述中度過了。汗水雖然流了不少，但替我們中國文藝界介紹了一位西方式的「漢奸」，這是應該感謝我們的席勒先生的。

至於席勒先生，他的全名是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生於一七五九年，死於一八〇五年，活了四十六歲，比我現在的年齡大得一歲。他是詩人，是戲曲家，是歷史研究家。他於以「三十年戰爭」為背景的本劇外，別有三十年戰爭史的著作，是學者而藝術家也。他是學過醫學的人，為歌德的至友，與歌德齊名。更詳細的事蹟，只好請讀者去讀他的傳記。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作。